存吾文稿

存吾文稾

雜著

傳

論

書

記

序

祭文

表

賦

存吾文槀

長沙余廷燦卿雯擬著

原文

文者肇於太極胎於陰陽奇偶產於圓頂方趾四肢五鑿端倪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炳蔚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師友賓主散見於谿谷牝牡華實珠璣跂行喙息蠉飛蝡動薈萃於易象詩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孟子文其不可以已而自流形者故天有所不可已而後二曜五緯三垣列宿衆星形於亘古者爛乎其有章焉地有所不可已而後五嶽四瀆九州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形於亘古者粲乎其有理焉矧是人文宣洩元黃淪浹肌髓符契性命綱紀倫理歷堯舜禹湯文武之制作皐陶伊萊望散周公之佐佑孔子之金聲玉振顏子孟子之春溫秋肅繩繩繼繼穆穆皇皇靡不因自然之文庚續利導而益之則懼其爲僞爲支過之則懼其爲闇爲鬱蓋始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各自其八而生生不可已至於生生不可已而繁會者自有所統壹雜糅者自有所剖辨而至文寓焉而大文呈焉是故江淮河濟莫曲折於禹之文然不過因水以爲師春秋冬夏莫精析於堯之文然不過因寒暑以爲師易象詩書春

秋鉤深際遠大載小破至於光燭六合聲振八紘然不過因其不可以已者以爲師天地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體之體人色無色之色聲無聲之聲體無體之體而文即以色無色之色爲色以聲無聲之聲爲聲以體無體之體爲體是故其筆畫之繪爲形容曲折也則頡制字而鬼哭也其響籟之激爲節奏揚抑也則倫吹律元而鳳蹌也其結構之遇方成矩遇圓成規也則姬旦之面朝背市左祖右社而九經九緯九涂無有遠近幽明莫不絡繹奔赴受享奉職也未有文而天秘其高地秘其險日月秘其光山川秘其富人秘其性情而萬物

秘其繁賾自有文而天效其章地效其理日月效其光華山川效其動靜人效其秀靈變化而萬物效其幽遐瑰瑋文固盡人性以盡物性而參天兩地成位乎中者也管子書謂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俱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然則清濁高下固川原泉壤之不可以已者而聲因而肖之也夫人文之於天地亦若是而已矣故有文則安有文則治無文反是然過之不可謂有文谿之亦不可謂有文歷周末秦漢唐宋元明中更六朝五代一一不差銖黍蓋數而為文也與其默成於身施被於事也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一若鼎之有

足然而缺其一則岌岌䑔卼不可以安者也後人謂文以明道謂文以載道又謂文士浮華無與於道夫文外無道文即道也孔子言道則不言文言文則不言道彼淺之測文者文之不知矣於道復何有

原心學

心妙萬物於其變而能以意造有者也性涵萬物於其天而不容以人參僞者也性不與心雜糅而心亦本不與性分劑者也惟性乘心則心第效其神靈變化之用於性而性自不授心以權惟心混性則性掩其純粹中正之實於心而心且背性而冥行妄作夫自告子壹意制心其言曰不得於言卽不必求明於心其或不得於心亦無事求助於氣彼固謂仁義絕無與於吾心而一切盡斷不求省省焉默默焉寂然孤懸焉以爲適還其心之本體而妙明自於是乎出故其言性則又析性於

心外而謂生爲性失生卽氣也告子旣不求於氣而專求於心是則錮以息然常止之心爲心而初不以心爲性也此心學之濫觴也越數百餘年有黠者焉聞吾儒言性則因告子之心學而小變其說曰卽心卽性以爲吾事吾心吾本非遺外性也吾事吾心而吾心光明際天地而無不燭徹卽其性也是則異氏以冷然無炯然覺之心爲性亦猶告子以息然常止之心爲心也彼雖合性於心猶性其所性而非吾所謂性也越數百餘年又有黠者焉聞吾儒以仁義爲性則又因異氏之言而文之曰卽心卽性此非異氏之言而孟子之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且非孟子之言而孔子之言也孔子曰仁者人也是其人魁豪材辨又曰挾四子六經書出入會合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有理以故一時標揭心學鼓動號名直若考諸孔孟而不謬而其宗旨則歸於顓顓自攝其心以養靜中端倪而其視仁義禮智亦如異氏所云山河大地第從靜中端倪照現呈露而出其心淡漠而一無所與又空明而不可窮則亦仍以冷然無炯然覺之心爲性而已矣嗟乎昔之譎誕者止襍莊周列禦寇之說爲異氏語言生精彩耳若夫剽掠孔孟仁義以佐其妙悟極其幽詭其植根益深其波流益壯而其所

立亦遂操縱闔闢遠駕出於異氏告子之上是以通皦岸異者無不樂其說之簡捷徑直便其心之空虛儱宕而因借以自遁託以相高則嘗就其言而反之曰孔子謂仁者人也非謂人者仁也孟子謂仁人心也非謂人心仁也夫心之渾然其皆備肫然愻然其不可已者乃所謂性也彼敢於文孔孟之言而不顧非即其以意造有以人參僞者之一端歟或曰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猶人之有心也培其根勃然怒生寧不即爲性乎曰勃然怒生者皆是也根爲之也美種何以必不雜出爲莠稗則其性存也幾希者亦若是焉而已矣今謂百果草木

之根寓有性焉則可如卽以爲性是莫稱之根亦莫非性也其可乎然則所謂光明照徹者非卽智之性乎曰性之智合仁義禮智而言之也正也心之光明照徹外仁義禮智而言之也私智也且聖人於義猶半用而智則全不用亦猶天之大冬以不用爲用也夫用聖人不用之智而又騁其私以求其泠然無烱然覺是其心亦復何所不可至哉

原才

性無形而才有質專言性則人與物共焉者也兼言才則人與物分焉者也中庸溯自天命流行物與无妄窮本極源以言性故曰天命之謂性是則性一而已矣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若夫圓頂方趾四肢五臟之器視齒去其角翼兩其足之器相去何止屨之與賁肥之與磽此其才之萬萬不可同者卽性亦因而有殊異如一則注水於清渠一則瀦水於汙瀆也然才可別人於物而斷不可別人於人故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又曰同類相似固皆以其才之相近相似而僉知其性之相

近相似者何則人會合五行之秀以生莫不備五官完五德蓋才之最全固無如人者矣然天何不並畀以羽毛鱗介爪牙以肆其才於無極而一一束之於耳目口鼻手足又若才有所範而不得過者則以羽毛鱗介爪牙特濟惡之才而耳目口鼻手足則皆能衛性復性之才也孝經曰人爲貴董子亦曰貴於物正兼才言之也雖取數多受氣備其勢亦不能保其必無雜糅蔽虧之分然或就學而愈明或畏威而可制其才之可移而不同於物之不可移又無不相近相似者故孟子曰非才之罪非降才之殊則才不惟不足以拖性而且與之以衛

性復性明矣明於才而後知孔孟之言性合亦明於才
而後知人之可恃而性之本天者兪尊
性善而已矣然孔子則不曰性善而曰相近者正兼括
夫人所稟受之才卽小有不同要靡不歸於大同而非
若物之截然必不可同者言之故約槪其辭曰人性相
近也其後孟子以情之善驗人性而又以才之善驗人
性正根源於此然孔子又曰下愚不移者天之生大聖
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蓋有更千百年而始一遇
者矣有閱什伯萬人而尙不一遇者矣夫必如是然後
爲不可移之才又以見才之萬不可移者之甚少而其

他固無不可移而惟所習之不可不慎甚矣聖言之簡且理也畢其中而不遺其上下所以與習有權也習有權而性之權愈重而不可奪或曰才既可習而遠則才烏得無罪不知近者可使之遠即遠者仍可使之近惟其爲人之才具四體全五官乃足與五性相輔相導而終不相反若銳喙決吻深爪出目如禽獸者則終始於遠而已矣即偶近其一亦全遠其四而已矣奈何不罪習而轉罪才他日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所謂成之者亦兼才之所成言之也天命之性固不能不妙合於氣質之中而始見也蓋孟子即才驗性其學

有所受。而其言爲天下之公言如此。若韓子者、其近似孔孟者乎、彼荀也揚也、或言性惡、或言性混、吾不知其將何居焉、

石刻濂谿先生遺像述

自荀揚耆儒與孔孟同門異户七八百年道喪文弊心性茫無津逮是故遁空虛者如追岐羊識正鵠者亦格膚縞羣言轂出靡有統壹先生去聖益遠身際趙宋心符羲禹覃思舂陵萬峯中覓覓孤影有以通神明而參造化是故其學潔淨精微壹稟天命見天心接聲欬於魯鄒著睟盎於光霽風雨如晦明入地中先生乃始東出而中天被六合以清明廣大者乎所不槩然於陸氏者謂無極之文贅也主靜之說空也以是蚍蜉撼樹齗齗未已靡不以老氏有生於無之旨爲詬病則盡不返

而自驗諸心今夫人各具性於心非卽太極乎非無其徒而自有其準者乎且凡有極可準者必涉形器明矣聖人因易不可見借極以相肖似抑又明矣先生之推言無極者猶曰本無形器云爾猶曰渾然寂然而實誠然云爾蓋無爲極言非爲有言也知無極之無爲極言則知無極之極粹然微妙知無極之極粹然微妙則靜者爲主正以還其發微不可見之本體卽以裕其充周不可窮之大用又有不待辨而自知者讀者深文不知鼓鐘於宮而徒測響於外是區區者誠不足爲損益獨念先生之學二程親炙德輝吟風弄月考亭賡續推闡

益大以光蕺先生之學萬世之學也孔孟正傳寄焉而時近居邇者日讀先生書乃不克繼序嗣音究竊絕業叉自嘉隆時閏位餘分贊鼓號名動與濂洛關閩波瀾牽引久猶未熄每見鄉邑材雋趨新信口不覺依聲附響喜異厭同亦自悔曩日聽熒視眯出純入駁并爲一談及反覆於金谿姚江參驗是正乃嘆哲人之已遠悼微言之莫尋作於意氣者傷乎粹務於徑約者失巧利狃於聞見者汨本源尚跂洗濯其心根極其要追逐午晷鑽仰末光㷀獲有聞於百一而石刻遺像儼然在焉詠那頌之卒章高山仰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矣

無極主靜解

洪範首五行大易首陰陽夫子於陰陽之上則繫之曰易有太極然兩儀四象五行本有容狀可以名命有往來消息衰旺盈虛可以數紀故曰儀曰象曰行又曰兩曰四曰五獨太極則名與數所不居而實則凡有名與有數者所莫外在三聖人心知其意而未宣之言以達其意定其名夫子因借極之名肖似形容謂是固天地萬物之總萃會合無有或遺者矣周子恐人之稱太極者亦猶儀也象也行也有可狀而名有可指而數者故申之曰無極以見太極不涉名數固非若兩儀四象五

行猶有倫可擬而其蘊則該括渾涵於兩儀四象五行萬有又自無所不在故曰無極而太極夫古聖人取則於天多自近而有徵者始是以洪範一書源而上之至五行止矣大易一書源而上之至陰陽止矣夫子贊易乃由陰陽源而上之曰有太極則盡乎萬有之宗所謂本隱以之顯者夫子言有而周子言無非枝也天下之因其有是名即徵其有是狀者皆物也物則不通惟太極尊無與對大無不涵隱無弗寓則言無極者正言太極之純粹以精無二無雜無容參以言思擬議之妙也於太極又寧有二而不一耶若夫主靜立人極則又非

周子之言而大易之旨也乾用九曰見羣龍无首羣龍陽動也而曰无爲首非主靜乎坤用六曰利永貞夫子又發之曰以大終以大終陽動也而曰利永貞非主靜乎蓋陽德統貫於乾坤六十四卦而无爲首利永貞則主其中此蓋造化之秘妙也三聖人於乾坤二卦宣之以爲全易之精蘊奥旨莫邃於是周子所謂主靜者正若是焉而已矣卽所謂無極者亦若是焉而已矣何則无首者乾元無端也卽無極也惟其體無極故其用无首而永貞可知矣彼以無極主靜爲墮於老氏宗旨者則大易之用九用六文何說以相解耶

愼微

通於物之性而制之者其神乎神農氏通百草之性姒氏通百川之性稷通百穀之性爲之劑而用之利而導之物土宜而布之是以疵厲和高下實榮衛滋使是三者咸止其所止而不過乎物然神農氏能制藥之性以扶疾不能兼制醫之不小誤於燠寒稷能制百穀之性以養生不能兼制民之偶不時其饑飽禹能制水之性以注海不能兼制防之不作潰於蟻穴綫霤吁嗟江河有時泛溢直潰汙之不如矣參术有時殺人豬苓之不若矣稻粱有時伐性且黃稗之不如矣而其患皆自

微始豈三聖人之智有所及復有所不及耶其亦可制之數止於此而智有所窮心有所待耶吁此聖人所以不憑已然之效不徵可見之迹而必防其微謹其幾常與天下同其憂患然後調陰陽翕河嶽拯饑溺而與斯民相濟於無窮也

顯微

詩言上天之載無聲臭矣然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惟上天有聲是以聲聞其聲也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惟上天有色是以章爲其章也則又何獨上天爲然哉今夫呼谷者自聞其聲立竿者卽見其影故詩又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予一夕讀小雅旱麓詩至其三章沉吟之反覆之咏嘆淫液久之已乃淵淵抗聲歌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何其與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同一化機洋溢氣象也孔子所謂從心而不踰其矩者於文王見之矣吾乃知文王作人之德與其感孚之

盛是以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噫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天人相與之際其微矣哉其可不畏也哉

詁易

包荒者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用馮河者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不遐遺朋亡者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得尚於中行者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剛質也柔文也質本也文末也或疑剛上文柔何以言分也末則附於本矣豈本亦附於末乎曰凡柔之文皆剛有以文之也猶月無光以日之光爲光也柯葉蔚茂者根貫其精膚革充盈者神輸其王必待華葉成實而歸於種乃爲分剛上也於義得毋有未該乎

言揚火也火必有所麗而後傳言必有其物而始立故

家人之大象曰言有物。夫火麗於薪。薪陰也。言準於事。事陰也。是象離之中畫偶也。猶後天之終萬物始萬物者。皆陽。而其中必藉陰之致役以顯也。然乾之九三則奇也。而文言傳曰修辭立誠。夫辭立誠。非即言有物乎。而奇畫偶畫分焉。又何也。乾健體也。立誠則以體言也。蓋曰若乾之九三終日乾乾。至夕猶惕。若則天命無時不存於心。而辭立其誠矣。離明用也。有物則以用言也。蓋曰若家人之六二正位乎內。萬事擘端豪無曖昧。則明命無時不行於事。而言有其物矣。九三之辭立誠。猶先天之乾位乎南。爲君以統天於南也。六二之言有物。

猶後天之離位乎南萬物皆相見於南也然必先立誠而後物有其物亦必能有物而後誠立其誠蓋傳曰不誠無物有物有物豈苟然哉

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即坤之東北喪朋乎是故位坤於西南致役致養萬物成焉即利得朋之義也位艮於東北成始成終天命續焉即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義也夫子曰艮東北之卦也固謂艮之心德與坤之能喪朋一而不二者也彖辭與圖位互證愈見文德之純亦不已也

天秉陽垂日星解

天秉陽垂日星謂陽主施也地秉陰竅於山川謂陰主受也播五行於四時非山川播之謂日星播之也日中星鳥則播爲春分日永星火則播爲夏至堯典其明徵也參以月令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爲孟春爲盛德在木而益信四時有其播之者何謂和日星有短永有贏縮有分至有啓閉有南北燠寒有東西早暮凡陰陽消息一與四時相進退轉運而後和和而後月之晦朔絃望因以生焉今夫月無光以日之光爲光者日之四序晷刻不得其和即月之三五盈虧不得其準施受一

氣也然惟中國當赤道北寒燠温涼得天地之中故月之盈虧亦與平氣應若夫兩極之下其地大寒又或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彼其望月卽有盈有虧亦必不如中土之晦朔絃望互相停調朱子謂不和豈必月不生繹朱子未盡之說則經言月生者正謂其舒光吐曜一一如五行四時之冲氣會合故曰和而後月生也

書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說

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西士湯若望譔、並繫以說、而徐文定光啟序其端、兩圖圖徑、占紙八幅、幅廣尺五、合八幅廣十有二尺、徑十尺、列之若屏障、人渾身在天垣也、己酉庚戌間、京邸餘暇、每訪星官疇人學揆日測影、吾友那伯約笑其勤而無所、因出此圖、以付予者、若望之說曰、凡圖星者、以中州所恒見者爲圖、以所不見者爲止界、故詳於北而畧於南、西法則以兩極爲心、以赤道爲界、平分南北二圖、以括渾天可見之星、而兩圖規其外、分三百六十者、是名平度、規其內、分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者、準一歲太陽行天一周之數、是名日度、而總爲天之經度、其一以北極爲心、一以南極爲心、繇心至邊、九十度、兩極相距百八十度者、是爲天之緯度、予讀明史、懷宗詔問監臣推測雨水節氣何以先後不晝一、李天經奏言、有平節氣、有定節氣。平節氣者、以一歲之實。二十四平分之。每得十五日有奇。爲一節氣、而從冬至起算。必越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爲雨水。定節氣者、以三百六十爲周天度。亦以二十四平分之。每得十五度爲一節氣、而從冬至起算。歷五十九日二刻有奇。太陽行滿六十度。即爲雨水。蓋太陽之行有盈有縮。宜

用。法。加。減。則是圖之分平度日度。正天經奏論所根据。故、若、望之、說、亦、日、凡造器測天、推步演算、皆先用平度。次以日度通之。乃得真度分也。又天之經度、但測東西、而。緯。度。兼。推。南。北。更。爲。密。率。是以徐文定亦言近世測驗者、太都宗郭守敬法、至若天有緯度。地有經度。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之。則是圖於經度外、又增緯度、乃其捌而確者也、又其說曰兩圖從赤道極至界、分二十八直線者、依二十八宿各距星所占度分也、蓋距星度分、俱隱有移動、如觜宿距參、漢測二度、唐測一度、宋測半度、明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非星有異

行易位也。大約以近赤道極遠赤道極為疎密故李天經之論亦曰、恒星本以黃道極為極、然行漸近赤道極。即赤道所出過距星綫漸密。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小。漸遠極。即過距星綫漸疎。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大。此是圖二十八直綫、必起從赤道極。以定距星所占度分也。又其說曰去極二十三度半有奇、復作一心者、黃道極也、從黃道極出曲綫抵界、共十二者、乃黃道經度、分十二宮者也、蓋赤道極、即魯論北辰、而黃道極、則古所未聞、緣古人推步、但以赤道為主。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從赤道分而統於其極。然日月五星。皆依黃道行。而行

又有出入遠近。其行度之舒亟轉變。測法多端。皆以所當黃道。及其距黃道之遠近內外為根。故西法一切。以黃道為主。而必先求黃道之經緯。既求其經緯。則引各經緯度幾。會於黃心之處。以為樞紐者。乃不在赤道極而別有其心。是為黃道之南北極。宣城梅文鼎曰。以每日之周轉言。則周天星度皆東升西沒。惟北辰不動。以恒星東移之差言。則雖北辰亦有微動。而惟黃極不動。此是圖所以又有黃道極也。又十二宮之說。舊法不據黃道以分宮。故授時所定十二宮。惟赤道勻分各得三十度奇。黃道則近二至者。一宮或止二十八度近二分

者一宮或多至三十二度、所以濶狹懸殊者。過宮雖在黃道。而分宮。仍依赤道。赤道之勻度。抵黃道而成斜交勢。有橫斜。遂生濶狹。此是圖所以必準黃道極、分周天為十二宮也、又其說曰三百六十度、黃赤度分同者、獨二至二分四織為然、餘各有參差、蓋黃道斜絡赤道內外。差至四十七度。則經緯之依平儀為形者。其視赤道。自延羨修弃之不同。非若二至二分。均布於四大限。無錯午也。又其說曰星以芒色分氣勢、以大小分等第、而等有六、必依視徑、推其本體之大小、以成象、故居天者一與距地等、儻實徑不隨視徑、而以第六等較第一等、

則其遠近距差、當不可道里計、又蒼灝有中虛者、舊指爲氣、今以遠鏡窺測皆星也、亦圖識之、若夫三垣二十八宿三百座、一千四百六十一有名之星舊亦未能盡圖、就所已圖、其中尚多疑似、今非實見、則寧從闕、亦有舊所無而今所增、皆其測之有經緯度者、又自見界諸星外、尚有南極旁隱界諸星、雖各直省未見、從海道至滿剌加國、悉見之、不可畧者、惟是向來無象無名、因翻譯其得星一千八百十有二、予思古人凡事詳於所可見而畧於所不可見、其圖星也意亦如此、若西法則備覘筩遠鏡諸器、凡躔離掩食五步淩犯、尚於密室中能

吸取光景映照尺素鄭鄭著明則夫仰出沒隱見之穹壤繁䌓細碎一一能鉤攝其情狀固可信其有不必疑其無者然既無關於三垣七政恒星目不及測數不能窮此亦如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而湯氏乃富圖之亦勤矣哉又其說曰今欲以赤道經緯度攷某星度法用平邊界尺從圖心引切某星至圖邊得所指某宮某度即崇禎元年戊辰本星之赤道經度分次用規器依元定界尺從赤道量至本星以為度界元度依前左右分度綫上量得度分即本年本星之赤道緯度分蓋西人凡製器必準算法況是圖之分杪忽微必一一與句

股割圓之切綫相應其從圓心引切至圓邊者此東西引切之求其經度也從赤道量至本星以爲度界元度者此南北量之求其緯度也蓋隨時隨地皆可測候活法故若望亦曰繪圖立表測天三事悉皆符合者又其說曰量黃道度無定法且是圖所分止有黃道經度而緯度當依宮次之弧綫弧綫當依平面儀曲直各不同蓋宮次之弧綫曲也平面儀直也而平面儀是圖則仍限於方幅所未及圖者故曰曲直各不同欲求黃道緯度者無第循宮次之弧綫求之而不知有平面儀在也又其說曰日月五星距黃道內外不遠如其行度聚在

本圖何宮宿與何恒星同度即得七政所躔宮度其兩大圖左右分布十小圖則五星經緯圖也左經右緯各繪本星一周之遲速歲月即可以例其周而復始之遲速歲月夫日之贏縮月之遲疾五星之留退至難定也而湯氏盡括於尋丈引伸間亦可爲規天矩地窮高極遠之一助者予觀宣城梅氏論周髀經筭以寫天之說謂其製當半剖渾圓而空其中於其中按經緯度數以寫周天星宿則必以北極爲心赤道爲邊其赤道以南漸歛漸窄或仍半渾圓內空之形而亦以赤道爲邊其星宿並取其距赤道遠近求其經緯度數而圖之至於

南距赤道甚遠不可見星之處可空之不用於是兩器相合即周天可見之星象俱全此梅氏苐揣古聖人寫天之笠然何其與湯氏兩圖隱合也惟湯氏來自西達行赤道以南之海道見南極以下之星躔指杓累譯遂得補成赤道南星圖與赤道北圖有如珠聯璧合爲可貴耳抑又安知當年抱器算而奔西者不並笠以寫天之製抱之去而湯氏宿其業其師承有自乎因取兩圖付裴瀕序似實名文定並即湯氏說細繹參證之以質世之能讀是圖者

書測恆星黃道經緯儀說

冶銅規爲六環。內外層相亞。以次結於黃赤二道之南北極。周其外圜者曰甲規。平分三百六十度。恆定不移。以象靜天。中於甲規者爲乙規。以規子午兩端。則赤道南北極。本規從心縣庚辛綫。界中垂下。綴以九。以象天頂與地心相直。庚辛綫去赤極五十度。與黃道經度相當。中於乙規者。平設丙規。爲極至交規。中於[丙]規者爲丁規。以壬癸爲之軸。壬癸軸卽西法黃道極也。較去赤極二十三度半有奇。本規限黃道之經度。去本規前後各九十度。當庚辛綫心。散黃道規周分十二宮。與本規

相交爲直角。兩交處爲冬夏二至。去交最遠之兩點爲春秋二分。中於丁規者爲戊規。與丙丁同極。爲黃道緯度規。丙丁極即壬癸軸也。黃道經度軸以壬癸。緯度亦軸以壬癸。所以別於赤道之經緯者。最末中於戊規者爲己規。規面切戊規。其兩旁偕爲平行。設兩窺表相向。法於日將入時。以甲乙規定其地北極出地之高下度分。次轉丁規。定黃道上太陽經度。次轉戊規。以己規窺表向月。必月與二表參直。即得月離經度。日入後。又轉黃道規。以己規窺表向月。用元定黃道。獨轉戊規。以己規窺表向星。則戊規所定黃道一點。爲星之定經度。既

定某星之經度、因推緯度、又以己規窺表。向星。依星之或南或北、從戊規上測視。即定本星之緯度

書測恆星赤道經緯儀說

圜其外設子午規、爲乙規、周分三百六十度、承以半圜徑之架曰癸架。仰銜乙規而週遭旋轉之、以就其方、北極出地之高下。平分乙規之四周而東西設之軸、平分軸之東西而中設之表。表象地、當天頂而縣綫下垂、綴以丸以象天心、與地心參相直。癸架下設之螺旋、取其利轉、以就高下而取平。中於子午規、平置己規、中於己規之中界經置丙丁規。丙丁規者赤道也、中於丙丁規、

又緯置戊辛規、戊辛規與子午外規同軸、然自爲旋運、不交於外規、凡四規俱平分三百六十以定度分、而丙丁戊辛兩規之上、各設兩游耳、可相離合近遠、所謂百游無定之通光耳也、其測星也、用赤道丙丁規求經度、法以兩通光耳一定置一游置、一人從定置耳窺軸心之甲表與弟一星參直、一人挈游置耳迴環遷就、亦窺甲表與弟二星參直、較兩耳閒之度分、即得兩星之眞經度分、又用戊辛規求緯度、亦以通光耳遷就、若測向北緯度、即設耳於赤道南、測向南緯度、即設耳於赤道北、所得游耳下本規之度分、在赤道規或南或北、即得

本星距赤道之南北度分。

書紀限儀說

規渾圜而六分之。割其六之一。爲度者六十。則弧圜侈而遞殺於螻心之處。有若半輪之聚轂。因反兩弧角於下。而以一角上指者。命曰甲心。甲心標樹圜表，尺其上而下垂之，與弧圜齊，則以圜表爲尺樞，命曰甲丁度尺，尺丁末立耳通光，耳中界揜一綫而鏬其兩旁兩鏬之中揜綫徑，與上甲心之表徑等，甲丁尺隨其上樞推運。游移於下弧之左右以定度分。故名通光游耳。又循甲心之迤右邊裔直下者爲乙，乙末亦立耳通光，與丁末

耳等常定不移。命曰通光定耳。全器高支以柱、令上下左右偏正所向無不可。以展轉測眂諸曜之距度分。臨測先定所測之二星、順其踦零延精之勢、以儀面承之、一人俯從邊齒之定耳、俯仰窺甲心表、必目與表與弟一星參相直、又一人從游耳、俯仰窺弟二星、亦如之、次較視兩耳下兩中綫之間、弧上相距度分、即兩星之距度分、又耳有別設者、用則加、否則減、名通光設耳、又弧圖次乙在二十度者、為戊、次戊在三十度者、為庚、其迤右邊齒、循乙而上之、稍近於甲設表者、為己、假使二星相距度分絶少、難容兩人并測、即加設耳於戊、所得己

戊、殘與甲庚平行、使從戊窺己、從庚窺甲、其度分等、故以戊己當庚甲、同己表窺弟一星、而甲丁度尺對弟二星、如從前庚外數之。卽所測兩星相距之度分。

右三儀湯氏俱縮小規製作圖、並繫以說、分布赤道南北兩總星圖之紙尾、蓋皆推測步算家所不可廢一者、廷燦嘗至觀象臺審問諸儀、畧省識一二、因就其說推演而書之、以見西法之初來自利氏湯氏、已有如此巧密者、三儀之外、更有地平經緯儀、則圖全而其說漫漶、過半未可憑臆揣測、遍覓藏書家亦尠原本、姑從闕文、俟他時聞見少進、當賡續補之、以

還湯氏舊觀

書王蕃渾天說

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夫嵩高不在極南之九十一度而在五十五度、是則嵩高本非天之中也、惟就出地所增之三十六度與入地所減之三十六度均其兩端以取中、其下適直嵩高渾天家遂標嵩高爲天之中矣、故推步者謂夏至日道

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弧背九度餘、夏至日道下直衡岳晷無影、而從嵩高至衡岳夏至日道圜天之弧背以弧矢術求弦、得衡岳距地中弦徑。約九度餘是則嵩高本非天之中也。特緣出地入地之度、折其低昂以表天中。使測算者有所依據、界段亦猶洛邑本非大地之中也。特緣王畿五服之地、折其里道以表土中。使享王者知所環嚮會歸也。今新歷家自侈獨得、乃歷指前人之說為不然、康熙初西士南懷仁入京師、深詆天圓地方之說、及以九州為中國之誤、其言曰天之包地如卵裹黃、未有卵圓而黃乃方者、天地既圓、則所謂地

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處為然懷仁與會士來時會身履其處乃真所謂地中者其言似自矜其創而確不知從南極北極均其兩端以取中則天地之中自在南戴赤道下之國不在嵩高洛邑然古人但就赤道北之中國言中其不言者往往隱寓其意初不必明著其詞故言北極而不言南極蓋天而不爲渾天古聖人因多闕於所不見要其所闕者固無不心知之者而豈有所疏漏以待後人補闕之乎

昔程子謂地無處而不爲中蓋以地體渾淪至順極厚高下相循四瀆旁礴非有方隅非有邊際隨人所處無

適非中及明末利瑪竇輩入中國言地原無上下無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以爲不宜之秘而不知程子已先發明之及近日宣城梅定九出又推闡周髀經以爲亦原如此說何必西學今使論中於南極北極之下潛見絕判寒暑絕懸甚或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此則晝夜不均羸縮互異誠不可以言中至論南戴赤道下之國日之出没於地上下皆半周天初無永短之異周髀言冬有不死之草歲有再熟之禾豈非得氣至平誠天地之中乎然使一歲之內晷影絕無短永無進退饒乏之漸無陰陽消息之平執一拘墟揆之於理亦中而非時究非

中之至也如是則惟九州中國之地晷刻淹速寒暑升降一一與晦朔弦望春夏秋冬相推移乘除毫無缺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周禮地官所謂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信乎其爲至理而非虛言也周公豈欺我哉尙書孔氏疏謂渾天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則渾天必不徒營自洛下閎度自鮮于妄人象自耿壽昌而有所受之於古偶就王蕃渾天說尋繹其詞其隱括後來西人之說固已有端倪可見者因論次之

記周禮大史正歲年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以序事。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躔發斂一周天，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一，在天爲度，在歷爲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蓋四其二百三十五，恰周九百四十，故二百三十五乃九百四十四分之一。凡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爲一周天。一周天凡十二中氣，主生長收藏之端。就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爲十二，則自前中氣入後中氣，每歷三

十日而尚有盈分朔數者日一歲周天月一月周天日行遲月行速月行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而成一月日月同行謂之合朔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者分一日爲八十一分日雖西下未全昏日未東升巳先曉故夜止三十八分日得四十三分是爲半日強月行二十九度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爲一月則十二月計止三百五十五日餘每月餘半日弱十二月餘六日弱此即月有六大六小之分而一年既餘六日弱則分爲十二自前朔距後朔應三十日者止歷二十九日半強而有虛分以二十九日半強之有虛分揄三

十日之有盈分故朔常不盡周天之中氣於是逐月參差中氣有漸不正者何也一歲氣周天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十二朔一周惟三百五十五日餘是一年月餘六日弱日六旬之外又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得五日強六日弱與五日強一年共餘十一日有奇漸遞至三十三月後則中氣在晦再遞至三十四月則中氣入後月故三年五年九年至十九年之爲一章必七置閏以補之所謂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而一年十二朔數遂有增至十三朔數者蓋朔節可入前月而中氣則斷無入前月法亦斷無入後月法是故閏無中氣中氣

匝則爲歲朔氣匝則爲年賈疏謂如十二月之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匝卽中數曰歲左氏所謂舉正於中以中氣正時也而孔子修春秋於合朔先天者則經書日食以糾之於中氣後天者則傳書日南至以明之正見歲年之不可不正有如此維繫者近日休寧戴氏沿三山鄭氏鍔樂清王與之說乃偏據爾雅夏曰歲周曰年之文傅會周官兼用夏時有書歲書年之辨謂太史祇別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卽爲正歲別其從周正所行之事卽爲正年因牴牾鄭氏之注歲

注、年於載籍未有明徵、不知歲以歲星得名歲星正氣之周於十二月者唐虞曰載而論閏月定時則不曰載而曰歲非中數曰歲之確證乎若夫周曰年而朔則爲一王朝會之首須朔告朔正周家紀年之最重者不繫朔數於年而朔數更於何繫且本經正歲年以序事之下、即繼以告朔閏月二條惟正年於朔數乃須告朔惟正歲於中數乃置閏月此文以本經證本經顯白無疑者戴氏深於鄭注、獨此騁其鋒辨、壬子四月置閏、一日由繹及之乃益歎鄭注之有所受未可執孤證輕議也、

天左旋解

横渠張子有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之說、儒者往往以右旋於左爲遲。遂疑日月亦左旋。因行遲而覺其右轉。則徒以右轉爲推步家反算捷法。而有左復有右有順復有逆。究不以爲天之實象。然其說非也。謝生大猷曰、如以七政爲順天左轉。則日行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此猶有常可執者也。至於五星之遲留。伏逆進退。疾徐無常可執者。何得以順天左轉爲定論乎。且五星之行。值日則伏。與日三合則留。對衝則退。當其見伏留退之。交其行又有疾初

疾末遲初遲末主金水二星又各有合退伏其參錯不齊若此以張子之說考之則當其退行之際皆爲行過於天而金水退疾又當過三度强者夫日月之行旣皆不及天矣五星之行獨何緣而過天乎謝生之辨七政非左旋甚明快而於右轉之說尙渾含其詞未極剖析案晉書天文志稱周髀家云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又案明史天文志記洪武中帝論天與七政之行羣臣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自起兵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歷家之論確不可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此則右轉之說違有

端緒今日兼證之西法而益明者蓋古者第以恆星爲天體則天左旋卽指恆星天而於歲差之故不明西法以宗動爲天體故不獨日月五星東行恆星亦東行而於楚詞圜則九重之說乃合蓋自有宗動天以渾灝之氣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速故外之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旋之度甚遲內之遠宗動天者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是故恆星天東行最遲歲差纔五十一秒大較歷七十年而差一度新歷不謂之歲差而謂之恆星行度是也其次則土天木天又其次則火天至日天金水天較速矣而月天則最速所謂月行一日不及十

三度有奇是也。謝生茀謂天以二十八宿爲體。以日月五星爲用。體用一經一緯。旋轉一順一逆。乃天道自然之妙。則其說尚沿舊解。而於右旋無確据。予故參西法證之。而右旋之說。益顯白無疑。且既謂之渾天則必環圓內抱。旋紐互根。安溪謂如層雲疊湧。雲有背有馳。如二水合流。水有流有滯。則明乎一氣參差之故矣。又謂置盂於此。自邊而引之。旋其近中者必緩矣。宗動之天急旋於外。若或引之。其彌近地心而彌緩者勢也。可謂精於譬類者矣。謝生來學城南。潛心經義。嘗具一往深沉之思。已酉以選貢赴京師。未與

廷試而遽沒是篇與掛扐解皆試於學使風簷為人所傳播者乙卯索君偶從故紙堆中檢出心怦怦有慟因採其獨悟之思補其未備之說正欲存生之孤詣遴往以見不可禁禦有如此者

掛扐象閏解

學使拔諸生之秀傑者貢成均而試以掛扐象閏解未陽謝生大猷頗究心易義則曰掛扐之說郭氏與朱子異朱子常與之往復辨論良由郭氏之說偏滯不應經文夫經既曰掛一以象三矣象三者豈能復以象閏乎人皆喜謝生之辨甚明快然亦有未曲盡者郭氏惟以掛一象閏遂謂後二變皆不掛而但有扐彼所堅據者在再扐而後掛一言也夫固謂初變有掛須更閏二變而後掛亦如初歲有閏又須更閏二歲而後置閏也然經何以不曰三歲一閏又何以不曰六歲再閏而必曰

五歲再閏乎如郭氏之說直使五與再二字皆懸而無所着再閏再扐亦判而不相聯矣朱子以一掛兩揲兩扐解五歲再閏句以經證經於五字再字乃顯白無疑且後二變皆有掛既與四營成易合而於成卦變爻皆有自然之法象於後二變之數不四則八者亦絶無參差不齊之弊朱子曾推究之甚詳此固不得輕議朱子之解五歲稍涉雜湊而可漫以左手五指遂臆決其當五歲乎謝生又謂掛不同於扐朱子之解掛也謂掛於左手小指之間與其所解扐者無異也豈知掛不得同於扐掛既象三宜掛於脅前以法中初不與揲餘混而

朱子不辨。其著筮儀。漫曰通掛之策。不五則九云云。是朱子自不能別其一於歸之外。安得使人不混其一於歸之中。無怪滋郭氏以歸掛一之奇於所揲之餘之誣也。其辨愈鑿鑿可聽。然未免愈離其宗。夫經文固明曰歸奇於扐矣。則奇與扐自是兩物。併而歸一也。經本併其一於歸之中。解經者乃別其一於歸之外乎。若以奇爲揲餘。扐爲指間。朱子嘗據孔疏解之。不知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扐爲所揲之餘。其說已始自虞翻。而扐爲數之餘。見禮記王制。又不得執孔疏闢郭氏。而謂經文之歸奇於扐。非歸掛一之奇於揲餘也。況掛爲氣盈扐

為朔虛氣盈者綜三百六旬之成數而可知故分二之後即除一而掛之也朔虛者計十二月之空分而後得故逐揲之後乃存餘而扐之也歸氣盈於朔虛而置閏故歸奇於扐以象閏則氣盈者正閏法起積之端而掛一者又蓍策起積之端謂掛象閏則不可謂合掛與扐皆以象閏固無不可也又烏可別其一於歸之外哉

旅酬考

凡祭必立尸、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爲賓黨。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凡祭則子姓兄弟咸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爲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立、凡祭必有獻有酢有酬、凡受獻必於堂上、受酬必於堂下、自迎尸入主人初獻尸、主婦亞獻尸、賓三獻尸訖、事神禮成。此據特牲饋食禮言之、於是順神意以逮神惠。遂獻賓、獻衆賓、設尊酬賓、獻長兄弟、獻衆兄弟、獻內兄弟、凡六節、乃旅酬、其獻賓也、主人降自阼階、西面洗爵、酌西階上、獻賓、賓受爵、薦脯醢、凡言

薦言祭皆謂脯醢也賓卒爵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受爵卒爵賓執祭降西面奠於其位位如初言賓復西階下東面位也其獻衆賓也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辯主人備答拜降實爵於篚其設尊酬賓也尊兩壺於阼階東爲兄弟之尊尊兩壺於西階爲賓之尊主人洗觶先酌西階之尊自西階前北面酬賓獻賓之禮以酬副之其禮乃成主人先自卒觶以導飲再洗觶酌以進賓西面主人奠觶於薦北賓取觶還東面奠觶於薦南此則西階一觶發自主人奠而未舉正開旅酬之端者其獻長兄弟衆兄弟也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先成賓禮然後獻長兄弟者主人之義也洗獻衆

兄弟如衆賓儀、其獻內賓、宗婦也、（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主人於賓兄弟並同北面拜因獻爵酢而此則主人自西面拜且易爵而酢也）卒爵、降實爵於篚、人復位、其旅酬也、前主人酬賓、已舉西階一觶、則長賓有酬爵、惟長兄弟無爵、無以相酬、於時兄弟弟子洗酌東尊、在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旅酬只有兄弟弟子舉觶而中庸註及賓弟子蓋兼後無算爵言之自不合乎樂至棄經從傳）弟子亦先自飲以導、如舉人酬賓儀、此則東階一觶、發自兄弟弟子、亦奠而未飲、正當旅酬之始者、然後賓取前所奠薦南之觶、往阼階前、（凡言前在階下）北面酬長兄弟、賓立卒觶、酌於東尊進、

長兄弟受觶賓復位長兄弟卽舉賓酬觶往西階酬衆賓長兄弟自卒觶酌於西尊西面衆賓受旅者受旅行也受行酬也長兄弟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此先旅西階一觶也然後長兄弟又取前弟子所舉觶以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於篚此次旅阼階一觶也蓋賓取爲酬之觶酬長兄弟則長兄弟行旅於衆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長兄弟取弟子之觶酬賓則賓行旅於衆兄弟衆兄弟及衆賓亦交錯以辯而內賓旅酬之節又詳於記而經不言者此旅酬之正也然後賓弟子洗酌西尊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前此賓弟子無舉觶

於其長之事。至此、無算爵時乃有之兄弟弟子又洗酌東尊。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前兄弟弟子。自行禮於其長。此則因賓求子及行禮於其長而及之且因將行無算爵而及之也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於其尊復中庭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於薦右、注云非神惠同於生人飲酒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於其所、將眾相酬也。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東西面之位、爵皆無算。旅酬惟兩觶交錯以徧而此則徧後又舉以酢爲度故無算也而此下當有賓及長兄弟以次各舉其弟子所舉觶交錯以辯其文省耳此則旅酬之全也。

九獻攷

祭之日、王袞冕入。尸亦袞冕入。若享先公、尸鷩冕。王亦鷩冕。司服云、享先公則鷩冕是也。王不出迎尸。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其入、皆有樂。大司樂云、王入奏王夏。尸入奏肆夏是也。延尸入室、乃作樂降神。大司樂云、圜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九變而降人鬼。鄭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是也。於時王執圭瓚祼。故書曰、王入太室祼。祫祭則七廟之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祼。灌用鬱鬯。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又周官小宰贊祼將。鄭注

云尸受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王乃出迎牲后以璋
瓚從祼是爲二獻及迎牲入君執紖卿大夫贊幣從士
執芻亦有樂大司樂云牲入奏昭夏是也乃麗牲於庭
碑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
血毛告幽全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用牲廟各
別牢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又逸禮云毁廟
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時行朝踐之事乃延尸出
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主在其右羣昭西向羣穆
東向主各在其右故祭統注曰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
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於堂上取牲膟膋燎於爐炭而

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墮者謂分減膟膋以祭。故郊特牲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為制祭。禮器曰、君親制祭是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以報陽、則三牲首皆升、后薦朝事之籩豆。故籩人有朝事之籩、醢人有朝事之豆。乃薦血腥於尸主前。謂之朝踐。禮運云、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是為三獻。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是為四獻。然後退而合亨。乃薦孰先陳於堂。故禮器云、羹定詔於堂。又云設祭於堂。謂正祭也。已乃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南面穆北

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先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乃大合樂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孔疏謂據薦腥之後正祭之時而言是也自此以後謂之接祭尸舉饌南奠斝而祝詔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案特牲少牢無二祼與朝踐直自饋食始故妥尸在饋食時若天子諸侯有二祼朝踐則妥尸不在饋食時當二祼朝踐時已行之然必謂饋食時不必妥尸亦無嫌臆斷今仍存之后薦饋獻之豆籩故籩人有饋食之籩醢人有饋食之豆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獻尸是爲五獻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獻尸是爲六獻於是尸

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鄭注司尊彝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籩豆故籩人又有加籩之實醢人又有加豆之實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獻諸侯后復薦羞籩羞豆各二故籩人又有羞籩之實醢人又有羞豆之實后乃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是爲八獻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亦尊相因也於時王以瑤爵獻卿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是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禮有三加則天子以下不祇三加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

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凡裸侯伯之君無朝踐饋獻三獻通二裸爲七子男饋熟以前無獻食後行三獻通二裸爲五大夫士無二裸朝踐俱自饋食始凡器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鬱人職云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王酳尸用玉爵則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加爵後乃行旅酬徹則歌雍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是也尸出如前奏肆夏王出如前奏王夏賓出入則舂牘應雅奏祴樂以節步趨

千乘攷

馬氏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司馬法之通十爲成、卽小司徒之四邱爲甸、甸方八里、舉其實出稅者言之、合旁加一里之不出稅而治溝洫者卽爲方十里之成、成與甸異名而同實者也、王制曰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則一成積百井九百夫、除三

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其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則供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爲一乘所自起周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正掌其一成出一乘者大國千乘則其地千成而馬氏融注謂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嘗就邢氏昺疏繹之王制曰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若方其三百里而乘之則爲方百里者九可出車九百乘蓋三其三而九此周官九數之方田法所謂方積者今籌家以爲正方也然賦千里猶不足方百里賦千乘猶不足百乘又取方百里者一析其中之六分每分得廣十六里長

百里、引百里而挼之廣十六里、長六百里、中𠞰之各長三百里、則取兩段三百里用埤前方三百里而矩句附之是爲方三百一十六里、此又方田法所謂廉積者。今籌家以爲長方也然兩廉角尚缺方十六里者一、計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則前剖方百里者爲六分、尚餘方一里者四百、今取其四百中之二百五十六、埤兩廉角以周匝其鈌缺此又方田法所謂隅積者。今籌家以爲小分形亦正方也。然尚餘一百四十四則又取其餘數析而埤三百一十六里之兩廉、每廉尚不得半里、故馬氏曰、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蓋就千

成出千乘之地開方之有如此數者。然大國之受地容有加於三百一十六里而制軍賦則斷無加於千乘者。受地有加如大司徒所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初非限以三百一十六里也賦則無加於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即明堂位記封周公地方七百里亦止云革車千乘魯頌閟宮之夸大其詞亦止曰公車千乘自千乘之外則皆無溢詞故馬氏謂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以其地遞有所加非伯子男之僅自三百里而降絪者也又曰雖大國不是過焉者以其賦有所止雖公侯之雄藩不得自踰其制於千乘也。

然及其用兵也則又止調發千乘之半用五百乘蓋大國三軍一軍陳車百六十餘乘古有定制而大國三軍五百乘則取於三鄉副以三遂而已足故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言出三軍之地也千乘則闔千里全境計地寓兵以見安不忘危所在皆備有軍制而不用蓋即從王興師亦止出三軍二軍初不盡民之力惟至前敵不服有時必不得已然後盡掃境內皆使從軍要之此其變也權也三鄉出三軍五百乘乃其常也乃其正也又一乘之車甲馬牛亦有給於官不供於民者緣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力已殫其物不可私備故王國

鄉遂之軍賦皆宜示寬饒而周官巾車職有毀折入齎於職幣之文質人有受馬於有司之文司兵職又有授兵輸兵之文其明証也惟侯國之車甲馬牛則孔氏正義以爲皆計地令民自出不與王國同優者又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是一車三十人鄭氏所引以注小司徒者司馬法又曰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則一車七十五人鄭氏所引以注論語者二法頗不同賈氏正義謂小司徒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論語乃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外內有異故也又軍法起於伍成於卒五人爲伍百人爲卒

以徒言也、而車亦有卒伍。故周官一曰合萬民之卒伍。又曰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盍陳氏祥道曰、三卒而車四乘、三卒三百人一乘七十五人四乘亦三百人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卒伍已寓於車之中者、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左氏傳曰、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車亦爲卒伍之法變化無窮者、

輗軏攷

輗軏與鬲衡有辨。而鬲與衡又有辨。鬲長六尺。視轍之廣。故攷工記車人大車轍廣六尺。鬲長六尺。鄭司農注曰鬲謂轅端厭牛領者。賈氏疏之云以大車兩轅一牛在轅內。故鬲狹。衡長六尺有六寸。則其轍廣八尺。故攷工記與人爲車輪崇與廣衡長參如一。鄭氏注曰衡長容兩服。賈氏疏之云參如一。謂俱六尺六寸。容兩服者服馬也。又曰以四馬車一轅兩服馬扗轅外。故衡長二者皆橫設之轅端。而轅亦有辨。大車兩轅對從其旁。而攷工記車人爲轅三其輪崇。疏謂輪崇九尺三之則轅

二丈七尺、又其輈直故攷工記曰大車之轅摯、注摯輖也案既夕禮軒輖中、注軒輖猶軒輊、中適中也蓋惟直故中也、又曰直且無橈小車一轅、獨縱其中、而攷工記輈人爲輈注謂輈前十尺入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又輈穹而上、曲其文五粲故攷工記曰輈欲弧而無折、注採輈太深則折也、二者又皆爲之軛以下衡。而軛亦有辨。鬲一軛包氏先言橫木、次言以縛軛、則軛別爲鬲下之曲木、縛其上以軛牛者、衡則分兩軛縛衡上、故鄭注衡任謂兩軛之間、賈氏疏謂服馬二馬各有一軛、軛馬領不得出、左傳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兩軥即兩軛故曰鬲與衡有辨者。自包氏咸注論語謂

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於是讀注者、遂以輗即爲轅端之鬲、軏即爲轅端之衡、朱子集注亦徵引包氏注無異辭者、而休寧戴氏震據許氏說文之訓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訓軏。車轅端持衡者。因推明許氏之旨。謂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可知大車之轅端持鬲。其關鍵名輗。小車之轅端持衡。其關鍵名軏。輈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包氏乃據踰丈之輈。六尺之鬲。以當咫尺之輗軏。不亦乖乎。而近

者儀徵阮氏元又爲戴氏推廣其證曰。皇甫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氏說本甚確。不知何氏晏何以棄鄭取包。揚雄氏太元經曰。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伸即信也也。此揚子即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輗軏爲鬲衡上之關鍵。又顯白無疑。此與戴氏互證而輗軏益明。故曰輗軏與鬲衡有辨者。或言包注之上曲鉤衡明指輈言。則似不以軏爲衡而以軏爲輈者。曰注者既失之爲衡。而讀注者又失之爲輈。蓋去而愈遠也。繹包氏語勢。固趨重鉤衡與橫木對。豈有注軏之行車。反輕置衡之上鉤於輈。

下屬於馬以引車者。不詳。而轉詳自軌前上曲之輈乎。
若以曲在輈端。是則所謂輈頸轄下鉤之者。更不必複
云上曲矣。且行車在轅端之鉤乎。抑在所鉤之衡乎。吾
知注雖疎、必不濶越至此、而何義門焯行遠集、凡拈小
車無軏者、但向輈字渲染、即劇賞之也、至鬲亦或謂之
衡、如輈亦可謂之轅、衡有文以為飾、輗有環以貫轡、而
大車之轅本無曲法。蓋曰直、以其無穹而上者、曰無桃、
以其無曲而下以鉤衡者、故大車登阤不伏其轅、必縊
其牛、下阤不援其邸、必緧其牛、桃謂利曲不利直。凡此
又不可不辨者。

釋射

張布爲所射布謂之侯。侯中方一丈謂之鄉。侯之中三分之得三尺三寸有奇謂之鄉侯之鵠。中上下各長二丈橫設之廣二尺左右各出五尺謂之躬。躬上長四丈橫設之廣二尺左右各出躬一丈謂之上舌。躬下長三丈橫設之廣二尺左右各出五尺謂之下舌。舌亦謂之个。侯上幅謂之上个。舌上下有綱維之各出舌尋謂之綱。下綱去地尺二寸謂之武。（中人之踶長尺二）兩旁樹木謂之植。籠綱以繫於植謂之紐。紐圜寸謂之纘。六尺謂之弓。量侯道遠近以侯中謂之量。大射侯道九十弓（鄭虎）

侯王自射弓取二寸。則丈八尺以爲侯中、三分其侯而鵠居一、謂之大侯之鵠。侯道七十弓、卽熊侯侯所射弓取二寸、得丈四尺以爲侯中、三分其侯而鵠居一、謂之參侯之鵠。侯道五十弓、卽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又卿大夫大射主臣同禦侯亦五十弓弓取二寸、得一丈以爲侯中、三分其侯而鵠居一、謂之犴侯之鵠。爲獲者禦矢謂之乏。乏之謂之容。爾雅容謂之防。在侯西北邪向、謂之侯黨。於文反正爲乏正以受矢乏以蔽矢弓淵謂之隈。隈者弓之曲處考工記凡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者必橈是也弓把謂之弣。弓末謂之簫。簫或作弰又曰彌詩象彌魚服又曰彎說文曰彎弓戾也又曰峻弓人曰凡爲弓方其峻又爾雅云弓無緣者謂之彌盡無緣之弓以骨飾其彌故謂之彌又簫之飾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圭郭璞曰珧小

時也

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矢幹長三尺謂之笴。矢末銜弦謂之括。四矢謂之乘。橫矢於二指之閒謂之挾。插於紳帶之閒謂之搢。紳之外草之內故云紳帶之閒遞取弓矢見威儀謂之拾。天子之弓合九成規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弧弓。諸侯之弓合七成規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弓大弓。大夫之弓合五成規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弓庾弓。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戰守二在前三在後其違遠謂之枉矢絜矢。田獵一在前二在後其違遲謂之殺矢鍭矢。弋射四在前三在後其行高謂之矰矢茀矢。散射四在前四在後其行平謂之恆矢庳矢

著右巨指、以鉤弦闓體、謂之抉。朱韋韝食指將指無名指、以利放弦、謂之朱極。韋韝著左臂、以引弦、謂之遂。遂蔽膚斂衣、謂之拾。左免衣謂之袒。袒朱襦、謂之君袒。袒纁襦謂之大夫袒。君在、大夫射及士射、皆謂之肉袒。堂正中、謂之棟。次棟謂之楣。堂東西柱謂之楹。東行過由楹北、謂之鉤楹。內東行過由楹南、謂之由楹。外疏數容弓、謂之兩楹閒。能正方圓者、謂之梓人。一縱一橫謂之午。若丹若墨、度尺而午、謂之物。在左者謂之左物。在右者、謂之右物。履左物者、謂之上射。履右物者謂之下射。左足履物、既視侯而俯、併其右足、謂之方足。矢下行者

謂之留矢上行者謂之揚矢左右行者謂之方析羽為之倚侯中謂之旌雜帛為之謂之物舉旌唱獲謂之獲者舉旌而大言唱獲謂之以宮偃旌而小言唱獲謂之以商長尺有握者八十謂之箭籌籌謂之算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謂之中君於國中燕射以翿旌獲謂之皮樹中郊於太學射以旌獲謂之閭中竟與鄰國君射以龍旜獲謂之虎中大夫各以其物獲謂之兕中士翿旌以獲謂之鹿中其射之以樂六耦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謂之王射四耦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謂之諸侯之射三耦一侯一獲一容樂

以采蘋五節二正謂之孤卿大夫之射三耦豻侯一獲
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謂之士射張幃席為之謂之
玄所以揵犯教者謂之扑執弓以指受者謂之畢射左
執弣右執下末向之而揚之以命去侯謂之揚弓向侯
而揖之（推手也）以命取矢謂之揖弓以取矢之器謂之并
夾以盛矢之器謂之箙所以承笴齊矢謂之楅設中庭
而統於賓以西為上謂之東肆手放而下備不整理謂
之順羽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謂之撫矢釋獲先數
右獲一算謂之奇二算謂之純縮而委之異之謂之十
純橫諸下者謂之餘純（奇亦縮諸純下）若右勝者謂之右賢於

左。若左勝者、謂之左賢於右。左右一者、謂之左右鈞。設於西楹西以奠觶者、謂之豐。奉豐者謂之司宮士、大射則司宮士鄉射則弟子。袒決遂執張弓、謂之勝者。左執弣右執弦。襲而說決拾、卻左手、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謂之不勝者。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之鄉射。將祭擇士謂之大射。諸侯朝天子而與之射、謂之賓射。諸侯相朝而與之射、謂之燕射。比兩人對決勝負、謂之耦。司射選賓衆弟子有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射、謂之三耦。席戶牖閒南面東上者、謂之賓。席阼階上西面者、謂之主人。繼賓席而西、居衆賓之長者、謂之三賓。席於尊東西上者謂之

遵位於堂西待比耦者、謂之衆賓、待命事者、謂之弟子。在官之士、與賓俱來者、謂之公士。將射來觀禮者、謂之羣士。贊主人之命、謂之相。泣酒禮而尊卑皆受範、謂之司正。以主人之吏爲之、謂之司射。掌一射之儀、謂之司馬。

書王學質疑後

釋氏不知有性而卽指知覺之炯炯者爲性於是掃棄一切人倫庶物以爲是皆障翳累礙最爲吾性之累者吾空諸所有不實諸所無久之本體現全體完而此心之光明瑩澈遂自圓無際而大無餘此彼教中所謂最無上法精第一義也然炊沙不可成飯買櫝豈可還珠以知覺爲性亦何異大明之出自暘谷入自濛汜者僅以掠眼一瞥盡之哉昔人謂釋氏言性以空儒者言性以實釋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豈不以釋氏所據之知覺本無所有哉自王氏倡爲陽儒陰釋之學乃竄取孟

子良知之名以標揭釋氏知覺之實其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則知覺之景光分際一言宛肖非王氏固莫能如此名狀顯白者其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即至善是其始也陰援釋氏所据之知覺入孟子之良知其繼也即据良知入天理入主善以求合於程朱之微言即因以求不背於孔子孟子之論性而釋氏之門徑益闢釋氏所据之知覺益尊而無以加堅而不可破王氏可謂釋氏之功臣矣又其說曰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是即釋迦牟尼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以前已經無量身之說而王氏妄据之以

惑愚而誘智也。又其說曰。良知茍存。自能酬酢萬變。非遺棄事物以爲高者。則又以知覺之靈圓捷利。儻蕩縱恣求合於程朱全體大用之說。以見吾性卷之無不收攝。放之無不昭通。夫世豈有秉一燭之微。明能周六合之廣宇哉。彼其倉卒指麾。神明定。智慮周。而且光燄長者。皆昔人所謂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者也。以故一時鼓動號召。學者豈不翕然宗師。然當王氏時。弟子遍天下。咸都高位。擅聲勢。顛[illegible]揭尊奉其師。不啻聖與賢之復出於當世。而王畿王艮又嘗挺身爲其師傳播絕學。所過招要。因風縱火。乃聞其所傳播者。率皆言雜禪機。絕

無忌諱蓋倡之者雖主張一點靈明猶必與吾儒依光附響出入會合惟恐周遮之不工而繼之者乃至大放厥辭茲無津涯畔岸是早代其師吐露眞贓俾不得遁於天下後世之公議也大興張賢善武承深疾陽儒陰釋之說爲莠亂苗鄭亂雅壹意以閑邪衛道爲已任乃著王學質疑一卷批駁良知之害至明至悉毫無遁隱惟王學之興於世百有餘年其植根於人心者深其波漫於學術者遠是以羅整菴著困知記陳清瀾著學蔀通辨亦既辭而闢之然且不能根株盡拔以予所見近世賢達秘負材識者尙往往陰摭王氏之說於胷中以

牴牾程朱自詡高妙而質疑一書則更言之深切著明
使讀者如撥雲霧而覩白日誠大聲疾呼有功於正學
者矣抑又聞陸稼書言贊善在史館嘗論宋史特立道
學傳惟周子程子紹先聖之統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
宜列道學餘則篤實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
弟純粹有用如眞西山亦僅可列之儒林等於元儒之
不立道學傳者至有明一代純正如薛文清曹月川胡
居仁尚且不必過宋之眞元之許況陽明光芒橫肆使
列在道學卽不然或列之儒林天下後世必議史臣爲
無識卓哉贊善高論誠精確不可磨予故並書之以見

王學質疑之決不妄作並告世之讀王學質疑者贊善名烈字武承先世籍浙江之東陽自其曾祖始遷居京師是為大興縣人登康熙庚戌進士後舉博學鴻詞得授編修轉右春坊右贊善

書儀禮鄭注句讀後

儀禮之難讀也。宋元明以其業顯者。纔數人相望耳。

國朝則儀禮之學甚盛。自朱文端節畧儀禮、方望溪九治儀禮而外、如丹陽姜孝廉上均、錢塘吳通守廷華、秀水盛處士世佐、寧鄉王徵君文清、海內皆推健者。而濟陽張稷若先生爾岐、則有儀禮鄭注句讀一書。又實為諸家先導。予未得見是書。己酉在京師、嘉興馮給諫應榴自山東典試還朝。一日揖予言曰、已特為君覓來一編矣。知君固他無所嗜、能味於衆人之所不味耳。予媿給諫言、亟發函讀之。知稷若先生三十許時、始讀儀禮。苦

莫能通又無師友可質問且有阻之者有笑之者讀不數繙輒罷其後屢讀屢罷至年五十九勉讀六閱月乃克卒業於是句劃章分全錄鄭注之簡要節芟賈疏之曼衍務使注以釋經疏以證句而又時時附以已見於師微業絕之後千貫橫斯解疑釋結直接五傳弟子譬欲於今日是書成誠所謂無荒不耕者先生因自耗簡序之曰始于之讀之也遥望光氣以爲非周孔莫能爲耳亦莫測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矻矻乎讀之讀已又默存而心歷之而後其俯仰揖讓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雖不可施之行事時一神往焉彷

彿戴弁冕紳從事乎其間。忘其身之爲野鄙。傴無所肖似也。嗟呼先生則可謂不苦其難。讀而於魏伯陽讀書千徧其義自見之說。益信而有徵已。亭林顧氏炎武曰。精於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誠見先生離經析段。宅注裁疏。使學者因句讀以得其典文。因典文以得其義理。因義理以通乎制作本始。則是書豈獨爲注疏之功臣。實古禮經之羽翼。以視王氏之罷經立傳。陸氏之闕鄭東賈。不誠經學大師。能維挽絕業於不墜者哉。先生耆道力學。能文章。其文集三巨冊。胡太守德琳選刻其半於東昌。又蒿庵閒話二卷。吾同年益都李素伯

文藻作分守時刻於潮州其他所著已刻者易說畧八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未刻者詩說畧五卷老子說畧二卷春秋傳議一書未就其生平事行有先生自序墓志及樂安李象先煥章所撰嵩庵處士傳近日瑞金羅臺山有高又爲之傳載其天道論中庸論後篇終論數篇且謂百餘年來山東大儒惟先生與馬宛斯驌固信其文之必傳於後無疑也而先生則邃於經以達於文讀者尤不得飲水而忘其源矣

讀鄭注

小司徒九夫爲井積而至於邱甸縣都以九起數也而鄭注云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是則遂人以十起數之溝洫獨非匠人所爲者乎就此一語卽可知遂人以十起數之溝洫固卽包小司徒以九起數之井田乃互成井法者蓋無地不有平疇衍沃可井卽無地不有畸零延袤阬塹之區阻不可井者大約助之井在中央而貢之溝洫在邊裔耳孟子所謂國中卽城郭也其田之阻於城郭必不可井者卽國中亦田之邊裔安得不用貢法以濟助法之窮也且舉一國中

而凡邨落園廬山川林麓畢視此矣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自賦孟子第就五十里之縢地區畫之惟命世大賢其說閎通簡易直能心周公之心以運用周官故區畫五十里即可通其說於天下而無滯礙而鄭氏乃自分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以隔閡其中弄意此解必鄭氏拘牽文義偶未覆審而相包乃成之說固有所受於周秦古經師乃與小司徒匠人遂人三職暨孟子廛不融滙單辭毫無膠轕者凡土必包水今大海包中國河包北界江包南界支川之包都會縣邑推而溪港溝渠亦包聚落廬宅其大勢也聖人井野以匠人之溝洫

周其外又以遂人以十起數之溝洫周其外之外是故匠人止於一同之澮而遂人則推及萬夫之川澮在內而川在外川非人之所能爲也此正則天因地相包相成以見無地不可行助即無地不可輔之以貢者又何分於鄉遂何分於都鄙鄭注又謂何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言以三百二十四夫之地爲洫乃計所占之地而言耳若以治爲濬導之治則一成中旣歲虛三百二十四夫治洫推之一澮中必歲虛三萬七百三十六夫一川中必歲虛三萬二千四百夫此又不善

讀鄭注而自取牴牾者也

書爾雅正義後

右爾雅正義若干卷餘姚邵太史晉涵廣續郭氏注而疏其所未詳補其所已漏薈萃捃摭勒成一書者夫爾雅包羅天地囊括詩書標訓詁之指歸通古今語言之同異在昔業之者無慮數十家近日休寧戴氏主於沿字以討其詞沿詞以通其意其業橫踊提出故論說磊落旁魄實能變易一時之聽聞太史是書則又破郭注之荒證邢疏之陋凡片簡隻字但與爾雅相發明者莫不搜奇酉穴抉輿羽陵亦采殊指舛論意在別是以非或收孤義僻聞期其證同於獨塗山之玉帛千重禹鼎

之岡兩萬狀栗栗菽粟穫穫機絲誠綴緝絕緒羽翼孤經能關山嶮於鬣叢導河源於星宿矣予尋討細字昭若發蒙服膺之久因繫以詩蒼頡鳥跡既權輿萬靈百秘洩包符孳乳蝌蚪及籀篆摹繢根窟達方隅六經囊括總心畫隻字貫串皆道樞元聖爾雅始訓詁孔門游藝先支餘講析形聲自幼學庚續增益到漢儒經義煙海此津逮沿源底不隔斷湶郭氏作注功豈小中流失船膹一壺陋儒閣注不寓目繼注作疏亦齟齬學書總取記名姓問字不過識之無或矜鼮鼠辨豹釆或誤蟛蜞充食廚終軍詎與蔡謨等記錄細碎要區區無怪退

之腹蠹落浪謂爾雅注蟲魚邵子正義一眞注郭注罅
漏全補苴祕書遍索呂覽市奇字盡採揚子居碎金收
拾入大治康莊指點借岐途穿穴羣經集證佐情狀百
物供畋漁詞嚴義密古在昔歷歷周冤湖商彝
盛代典冊萃壁府
堯文廣煥亂縵初九經九緯標涂軌一歲三歲任菑畬遂
有絕學破荒出江河既導萬穴俱眞開潭奧啟鈐鍵寧
修子不誇駏驉每展細字邃古披宛露羲圖與禹書

律中黃鍾之宮辨

有九寸之黃鍾。又有八寸一分之黃鍾。者寸以十分爲法則九寸。寸以九分爲法則八寸一分此二而一者也。皆指子律候十一月之氣也。有三寸九分之黃鍾。又有四寸五分之黃鍾者。對九寸言之。則四寸五分。對八寸一分言之。則三寸九分此又一而二者也。皆所以立之準。如國語謂之均也。爲三寸九分之說者。則呂覽言冷綸以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別十二律。解者曰。自黃鍾八寸一分。至應鍾四寸二分。中間長短相距恰

三寸九分。於是間別其三寸九分。穴孔而迭吹之。而黃鍾所生之七聲。咸備此三寸九分中。其全管則黃鍾。其餘則黃鍾之宮所含之少聲。故曰次爲含少也。此蓋別制一管以爲律本。然後如其損益之法。制十二律以相參驗。而十二律定於此管矣。爲四寸五分之說者則蔡氏邕熊氏安言黃鍾之宮。黃鍾必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解者曰。先爲黃鍾之宮四寸五分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爲黃鍾之全律。以生大呂以下十一律。冷綸以黃鍾清聲爲律本是也。呂氏所云三寸九分。則四寸五分之訛也。含少者。則宮少之訛也。蓋

朱子亦謂黃鍾清長四寸半也。然則月令季夏律中黃鍾之宮之說。將主蔡熊而黜呂氏乎。竊嘗懸揣覆審。九寸者。黃鍾之體數也。四寸五分對九寸言之者。則以此四寸五分專爲黃鍾子律之體數立之準也。八寸一分者。黃鍾之用數也。三寸九分對八寸一分言之者。則以此三寸九分兼爲黃鍾所生十一律之用數立之準也。專準者主於一而不咸。兼準者以一統十二律之全。於季夏中央土備四時之義爲合。故曰律中黃鍾之宮也。國語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而四寸五分則爲黃鍾立均出度。三寸九分則又爲十一律立均出度。如朱

子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有一絃不動者。十二絃自應十二月。則黃鍾之宮。自無以易於呂氏之三寸九分者

寢衣辨

寢衣不必爲齊製也夫人莫不然也夫人莫不然而特記之者若曰聖人亦猶夫人云爾蓋由褻裘之取其溫連及寢衣狐貉之亦取其溫由褻裘之短長之有其制數連及寢衣之長與半與狐貉之厚之亦各有其制數皆以類相從也合是章前後以分稽其類彌覺三者不類之類更雜而不可越雖舊說讀有半之有爲又則如十有二月十有三年之有言十又加二十又加三也然只就衣字索解故安溪李文貞曰恐非便蓋比一身之長僅半耳於是讀有爲如字猶曰三分有其二之有文

貞蓋爲不便解也而要亦只就衣製言之則苐據其半也。非其全也。其義似仍不該。不即乎人心者。偶讀許氏說文注被、曰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乃覺羣疑頓釋、了無滯礙、益嘆說文之大有功於十三經、而治十三經者誠不可不讀說文矣。則又有獻疑者曰、衣則對裳、衣有袂者、被亦名衾、衾合裯者、烏得無辨、然移衣亦可言被。見於孟氏。厚薪亦可言衣。通於繫辭。二文訓詁、豈本分曹劄部、而許氏深於六書、乃肯函胡混并爲一、者既而讀魏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注寢衣。亦曰寢衣今之被也。孔安國則武帝時承詔作論語訓解者。前乎許叔重矣。

今菊得說文片言。已足杓指。況其不始自叔重遠有端緒可尋者。將何去何從。與或曰固也無可疑也。然寢衣別爲齊設、亦猶變食遷坐更新以交於神明故曰必有也。是亦可備一說者。

讀曾子問

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此曾子問之言也而以儀禮推之則其說有不可通者儀禮載士昏禮曰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又曰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纇黼在其後又曰父醴女而俟迎者又曰女出于母左皆稱女也至壻既奠鴈則變文稱婦若婦從降自西階壻御婦車婦乘以几自是婦之稱名乃一成不易凡以女辭父母而適人即宜正其名爲婦藉非婦也卽安得從人以往哉儀禮又載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

牖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又曰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又曰三飯卒食又曰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卺亦如之又曰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又曰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此皆婦初至之文儀禮序次甚詳者今以未廟見死而曰未成婦則古者三月而後廟見設距廟見幾數日而死豈有女子與其人共牢而食合卺而酳而又委身于人至一月二月近于三月之久倘得謂之非婦哉且不得稱婦則必稱女然稱女之不可不待習禮者識之又可知也十二死者爲下殤以其知有父子之情則死必

立之主名雖幼不得畧之耳今稱婦不可稱女又不可是使二十而嫁之女子一死遂無所屬死生命也而竟等於棄婦死不重爲女子累哉或曰此以見廟見之重耳然予讀儀禮載納采主人筵于戸西西上右几鄭康成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是女氏久重其事于廟矣親迎時女之于廟雖不詳其禮然必請于廟而後行又可知也不幸未廟見死即歸葬于女氏之黨是同一廟也於夫家之未廟見者則義不可留故足以示廟見之重於女氏之已告於廟而行者則不妨再返不又以見告廟之

輕哉。或曰、儀禮經也、曾子問變禮也。予曰變而不失其正而後可通也。若未廟見死則曰未成婦以儀禮推之。而實有不可通者也。因次之以俟通經者解焉。

答陳體齋論小功爲位

來教謂申詳之哭言思爲位、哭與倡踊、一如子思、禮文及鄭元注、俱未以申詳爲不可、廷燦謂言各有當也、按曾子文意語勢、以哭小功不爲位之不可耳、其引子思之哭嫂爲位、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以言子思於無服之喪且爲位、非直子思也、申詳哭妻之昆弟之喪亦且爲位、如子思之哭嫂、所以甚小功不爲位之不可也、鄭元注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亦依文順勢、以言過此則不爲位、未過此則無不爲位者、亦所以甚小功不爲位之不可、而申詳之可不可、固未暇縷析、而亦不必析、而

自明也禮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則申詳於言思固有所以自處矣鄭氏俟讀禮經者於空文交會處自得之似未嘗留疑義以待後來疏之也字子思者有兩人固也或又云孔氏一子相承至九世其又敢据其一說而斷然以子思爲原憲與言思爲申詳妻之昆弟既据說者云云則已確指其親戚之所屬似不得而廢也經義缺絶不講蓋久承問茲如師心妄忖知必無一得亦不肯黯黮蓋覆而不是正伏惟裁定

民貴

厥初萬物權輿與元黃同剖判者其圓頂方趾之民乎民質也有因民之質而文之者則曰聖賢民萌也有因民之萌而達之者則曰君相二者非有異於民也以民明民也以民衛民也非用民而爲民用者也此天地之心也然治民者且曰民賤何異足曰薦地而不思去地則足懸無所附雖有飛廉跨空之足僵仆頓踣而已矣何異魚曰在水而不知水涸則魚相與處於陸雖有橫海之長鯨螻蟻治其命而已矣楊雄氏曰周之士也貴然文王武王周公之貴民也亦明矣愛其子者隆其師

貴士正所以貴民也寒其足者傷其心民不貴節士亦不可得而貴也明人竭三百年天下之力顓顓奉數十百褒衣博帶之士夫此數十百褒衣博帶之士其不及姚姒子姬孔孟之聖與賢可知也姚姒子姬孔孟之聖與賢天所斲而不輕生者然及其既生天亦止欲其護吾民耳貴姚姒子姬孔孟而於吾民夷然不屑何謂違天柰何截然絕吾民於士一以爲珠玉一以爲糞土小民方與相爲仇敵雖欲長與士共天下其可得哉今夫投棄詩書家必敗也固也秦之賤士是也今夫歌誦詩書不絕曰與之觀溝涂川澮謂黍稷桑麻則吐棄如臭

總是直繇天地之性而稟生人之命也又豈真能歌詩誦書者哉

富民

自常平社倉外法宜以時風諭富民歲歲積穀而貯之家家約自百石始遞增至千石止隨其貲產之上中下而進退之以爲一家積貯之數其歲無備時雖有備時會不及額者許里社相糾罰其歲歲及額且有加者官旌異之惟出入斂散則不得與顆粒於官府焉都計一鄉橫袤數十里就中中下富民率什之二三上富民率百之一二寓數百石之蓄於十戶中寓數千石之蓄於百戶中即不幸旱荒相隨屬亦人人隱然有所恃以自固故藏富不在官而在民古昔富民更變久皆知重積穀

富民重積穀故常平社倉所遂緩稽滯不及事者富民實能佐有司之急紓百姓水旱之憂一時婚姻親戚毗鄰告糴告貸於其門者若取寄物耳其後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皆務極聲色窮珍異侈麗都喜好佚樂而矜誇勢醆漸靡既久富民遂相率重金錢而不便利穀粟至於歲歲括賣升斗之儲以奉其所欲給其所求猶若不足困窮耗矣一遇旱乾猝至貧者富者俱若魚之涸而處於陸螻蟻皆得制其命而俟其斃有立枯死耳嘗竊嘆學士大夫不重經籍儒術務為一切文法以閑防籠絡其實乃枵腹空空無益於用徒長浮薄散

淳樸皆富民不重穀而重金錢之續耳昔管夷吾過市有新成京囷者二家請桓公賞之民爭爲京囷以積穀齊用富强武王立重錢之戍令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而國穀二十倍南楚俗尤隋窳安土物重遷徙堇堇與穀爲命脈今穀熟則盡化命脈爲金錢如穀不熟則豈可食金錢以全命脈與莫稗之不若矣有深思長慮爲根本之計者於富民早爲之所或亦有以佐常平社倉之所不及者歟

節烈辨

女子以身許人其重無加者節而已矣其切齒椎胷屈折以之死者皆求其不失節而已矣節不必皆烈而烈止所以成其節也節固窮天地亘萬世而無以易者也予讀歷代史傳自唐以前其女子之近烈者無若皇甫規妻之立罵董卓而死呂榮之手斷仇頭祭夫旋因賊逼而死而後漢史皆書爲某某妻其書爲某某妻者猶春秋之繫叔姬於紀繫伯姬於宋以完節予之也至唐書始稱烈婦者二而二婦皆非殉死也一以護項城於寇至二以脫夫難於仇手此固史家之因事起例而其

他之引刀斷指立刃罵賊如樊彥琛妻如符鳳妻之斬斬立死者又未嘗不以其節而統之也然則清操終其身而不遠死者將何以别之耶曰清操終其身者甘節也倉皇引決者苦節也聖人繫易甘者苦者固明統之以節矣今必謂從容者書節而慷慨者書烈將教人以節耶教人以烈耶以烈教人則烈不可垂教以節教人則烈亦爲吾所美而其美且若過於節是使女子之守義者節則遺烈烈則遺節於彼於此無一得有全美者也且謂從容者不得爲烈亦將謂慷慨者不得爲節哉故曰莫若統之以節統之以節則吾之期天下以必至

者上此而其人之安東而徐至與重爾頓足備歷艱辛而至者惟天下之所以而吾第問其至不至初不問其何以至其爲教不益明乎蓋節者心也烈者迹也節者理也烈者氣也迹以明心氣以輔理君子原心據理亦從其重者立言而已矣然則烈當諱耶曰據事直書而烈自見也薑桂可以一用而不可以常用良醫者未嘗教人以常用而詳著其性亦不廢其材故天下之利其用也仍與參朮同功此作史者所以有綱目之分也韓歐蘇曾諸大家文集特無列女傳耳自元明來以古文命世者多膠固於節烈二字循俗標題破析體例究之

舉其偏而遺其全。而於經史義法。曾未有以合也。予作江慶瓚妻傳。直書江節婦。而詩人潼關楊子安桐城石聞涿以詩來。皆署爲江烈婦。二君博雅君子。或別有所據。惜道遠無由是正也。作節烈辨。

捕姦議

某女既聘某。而有所私。某偵知之。伺所私者入其室。袖木椎扣門。所私者踉蹌出。某迎擊之。則踰牆走。同某至者數人。合毆斃之。事聞。有司以某例平人不得捕姦。罪宜抵。相國諸城座主曰。是不然。一日在史館。爲桂林相國言之。諸翰林咸在。有進而請者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成婦也。況聘者乎。聘而捕姦。某烏得無罪。諸城座主曰。謂聘者亦猶平人耶。然則昏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居六禮之四。皆聘禮也。何爲敬慎鄭重若此哉。民之爭娶不決者。

今法一以先聘者爲斷又何重有所繫也哉且今爲某計將棄而不取耶抑恐而不發耶恐而不發則非人棄而不取則未必帖然服之二者既皆不可而秉禮議法者又從而禁之曰爾平人也不得捕姦豈情也哉情也法也理也同實而異名者也揆之情而不安則俱不安也然則某無罪乎曰捕姦可也殺姦不可也其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科斷言者乃翕然定或猶不能釋然於禮所云云廷燦謹按禮文推之亦無不合者禮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壻齊衰往弔夫弟有吉日是其未成婦更遠於未廟見者也未成婦死壻可齊衰往弔矣未成

婦受污㝷獨不可捕姦乎哉且名則㝷而服則齊衰其不得以平人例又明矣請著爲令後有斷斯獄者得以不疑焉

書荀子後

荀氏著性惡篇二千年來不攻荀氏者無幾人而攻荀氏者最夥然是篇與三十二篇並傳至竟不廢豈不以荀氏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哉予謂言不害俱以貴教也性之善惡吾無暇與荀氏斷斷角辨果其惡也亦非荀氏所宜言何也謂孔孟不以性爲惡耶則荀氏之智過孔孟遠矣謂孔孟亦知性之惡而不言耶則荀氏知之亦可不必言矣聖賢之於人人也猶父兄之於子弟也今夫父語其子兄語其弟里巷稍知自好者必悄焉惻焉端慤焉壹約之於嚴重而媟嫚狎嫟既躬自蹈之

者必縮舌收聲不肯自其口出非用僞於其子與其弟也不語者正深於語之罕言者更切於言之雖孔子用心亦若是而已矣或曰荀氏之言性惡也非導惡也俾人自知其惡因以去惡而就無惡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此荀氏之志也曰以正導人人猶背正而之不正以不正導人人反去不正而嚮於正耶且未聞表曲形者取直影也今夫人離去故土安所遷而不返者率不知返者也有人焉從容指示故道彼則瘠瘵涕泣日夕冀幸其一返耳荀氏性惡之說吾無以定之萬一其然亦指示斯人返於惡

之故道也非荀氏所敢言所恐言也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若性惡篇例以孔子不言之類劃燒之可也

書劇秦美新後

雄僞於信古者潛心覃思夢寐在姚姒子姬孔孟制作俯仰明聖儀式典法懇惻憤惋復之無由豈不以秦燔六經放恣媮情先王仁義禮樂經緯條貫激蕩汎掃橫騖別驅宇宙氣象廹阨疏絕劇矣盛漢收拾整齊惇崇扶樹一時君臣上下同心護持經藝若神明父母而禮沿叔孫通儀刑準蕭相國律帝典王綱掩抑鬱滯招延耆老碩儒禮官博士不過蒐輯殘缺討論同異耳新莽承亂文姦辟廱校學禮樂輿服幷刑八役豎官制冊誥一鰓鰓規橅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標揭膚末張皇

潤飾高呼大號鼓動眩晃大經制作闊而復曜蠡泰嬌經漢重經莽因之用經抵巇乘便海宇噤不肩揚目動受其牢籠彈壓殊雄經生膠固迂疎老不曉事迺適中其結習髣髴與之揖讓進退低徊咨嗟於虞夏商周之盛宜雄踊躍庶幾草元餘暇比例品藻美不容口者哉後人讀劇秦美新爲詬厲爲讚頌其亦未原雄平生本末而好憎俱舛者哉

書參同契

參同契三篇自謂歌敘大易壹秉三聖遺言彼其括一歲之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簇於一月一月之氣候簇於一晝夜一晝夜更簇之一時一呼吸生死互根仇德並居輻輳混沌周流六虛其運布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幾至微功至密極之造次須臾無不與元命相賡續可不謂深於易者乎若夫叅用納甲卽可考證先天卦位尤非無所淵源付受然予嘗究厥旨趣知白守黑義儉德孤則窮括以潛龍勿用一爻而已無餘蘊安用易之演爲三百八十四爻也惟其推測乾坤符契坎離校

度陰陽消息屈伸終始之故壹返而驗諸吾身確乎其
得所依據此又讀易微旨知東漢人受經繹經尚非去
聖人久遠微言乖隔比者蓋易與天地準易之大也與
與吾身準又易之精也若參同契之於易用其大而未
推廣其大亦知其精而猶未妙析其精者歟

書前漢武帝紀

班史稱孝武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其實不然夫董仲舒倣孔於秦燄之餘潛心大業討究微言廪廪乎志在嗣音六藝踐迹孔孟賢良三策醇儒雍容敷奏粹然一出於正其不爲漢廷鳴鳳乎何自孝武斥之茂如也菑川人公孫子遠迹羊豕之間粗治春秋雜說一旦天子擢策第一遂由徒步至丞相封列侯迹其一時主臣遇合雖高宗之舉傅說齊桓公之信甯戚管仲亦無以過然彼特以儒術緣飾文法吏事工於匿端順旨陰內巧辯耳曩令孝武以擢公孫子者擢用仲舒使之

明王道考禮制興教化美風俗其才節不逮伊呂其深思至計固人國家根本所以度越蕭曹魏丙者豈其微哉顧乃一相江都再相膠西遠投以疏其迹而公孫子所謂人主患不廣大者乃得修進其說公行其術漢之海內騷然矣葉公好似龍非好真龍其孝武之用公孫子乎若夫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則又孝武之能用仲舒策者而使千古聖道遂如日中天論者謂仲舒一言有以定漢家四百年之基夫一言而定漢家四百年之基此固孝武之宜以用公孫子者擢用仲舒也

書涪溪新志後 代

右涪溪新志十四卷宋君懷山薈萃剪截鎔冶成書涪溪幽遐邃邈恠特瑰富之勝是書搜抉斢羅軒豁毫楮非篤嗜古者能勤懇至到綢密典實若茲乎初懷山與予同隸西蜀兩人踪跡頗闊疎不相聞丙戌同宦遊湖湘始訂交既而懷山令祁陽予令零陵百里毗連因緣尤近然懷山負幹局既蒞祁陽感激奮悱汲汲與民梳痒剔蠹興廢舉墜予除折懷山才吏也時時希慕風味竱心壹力汲汲角逐懷山惟恐後以故兩人會合仍稀庚寅鄉舉同懷山分校文字適得過從彌月接席促膝

商推平生官燭風簾相視莫逆兩人投契是役益深無何懷山旋以吏議罷官去明年相遇長沙懷山屯蹇拓落出是書草本珍重屬予予迴環撫覽作而嘆曰文吏非可學而至也予於文事亦結習難忘者然作吏零陵管領黃溪愚溪鈷鉧石渠諸勝數私自幸喜謂當爲柳子一一收拾潤澤用識嚮往而簿書塡委愛我者至動色相戒謂妨政治予初尚不謂然然予亦至竟不暇及懷山獨從容考古仰止顏元蒐證文獻整齊一書又何其博綜爾雅恢恢有餘裕也因梓是書於清泉官舍以成懷山之用心以志予之不逮又以見抱才績文如懷

山而樛轕齟齬不得行其意者古今來何可勝道哉

明指揮使謝公承任死事傳後敘

茶陵謝生國楚以其先世指揮使謝公承任死事桂陽縣志傳及詩歌彙爲一帙請予更繫以傳予展讀卒業辭焉已乃作而嘆曰公偏裨微弁耳天資忠孝憤激其心寧遂支解其體爲萬山中一小縣死死旣百餘年猶生氣塞穹壤而光日月當時擁專閫佩斗印擅土地甲兵坐恃貴彊縱大以自便其避死趨生之計者亦復何有哉論者或曰公死事於明季不甚著非關天下之所以存亡是大不然者今夫縣無小皆王土官無小皆王臣當粤寇鍾靈秀之薄桂陽城下也若俱如縣官之縮

頸宵遁則豺虎縱横寇盜充斥直入桂陽覩若無人耳天上地下有一可視為無人之處則天下豈有一無心之人哉今人惟有心自毛髮指爪之末以至呻吟痾癢之細無不隱隱脉脉呼吸相貫而後其人不死況人者又天地之心也無心貫一身不可以為人無人貫天地則天地又何以與立通是說也亭障堡戍中一老校羸卒皆其司命脉而與天地貫者也何況指揮使之於桂陽然無人不有是心而或禽獸其心究不可謂有心亦猶天地間無處不有是人而或鬼蜮其人亦究不可謂有人嗟乎此則惟公之人所以貫天地而天柱地維所

賴以有立者也其人雖已死而其人爲天地之心之人則天地之心乃亘萬古不磨者故其人雖死而常生而斷非戈兵水火所得而死之亦斷非膏粱文繡所得而生之也曩令明之縣邑隊伍皆得如公之人心公之心以爲天地立心則縣邑隊伍皆隱然重鎭强國豈復有今日破某城明日又破某城者哉夫一身者一肢之積天下者一縣之積也若林大傳之棄桂陽如敝屣弟歷指不可屈伸耳然人一二指摘卽身慮亡聊宜公之疾痛相關與身俱赴者嗟乎自公之死十有三年爲思陵癸未闖獻橫驅郡邑望風瓦解當是時明之天下錮疾

不仁雖扁鵲不可爲治大率皆由林大傳輩積而成之耳然與其由林大傳輩積之而亂何如由公與蔡江門一輩人積之而治哉予考春秋之義事關疆埸者雖微必著因反覆是帙不能已於言乃就觀察李公披傳敘而還之謝生以副其請亦以見得失之林有如此者

家譜四禮訓並敘

禮體也履也周身之有城郭閑家之有干櫓也是故懸規植矩無非儀性物心基於飲食男女之卑通於天地鬼神之奧髫齔掌而養正必束筋骸耋耄篤以顧年猶凜師保貫乎倫紀愛敬達乎常變經權檢衛周防造次必勤小物沉潛服習徬徨永念先民渺孤畢而幽尋微言在六經細字矣閑衰而禁放令則繫五夜潭思譙淚自喪威儀天命不又晏安徒增疢疢去日苦多稼穡罔知厥子乃諺誕父母者宿疎遠其人徒暴棄聖賢先君老於布衣勇必克己少離庭訓篤在敦倫出言共諒其

無他發憤咸知其秉正小子積誠不至學道無成黙念民之受中貴能定命懼喪天之與我致誚無儀習慣德隅必先謹於冠昏喪祭敷陳家訓庶幾學爲子孝臣忠族大於肖子冠重在成人阡陌爲羣塊然徒鼎長物形骸必踐惕若自洗童心試思身缺一官卽謂之疲癃殘疾若使心鑿五性更甚於豺虎鴟鴞著始三加人道隆則賢才出要歸六藝經術茂則俊民興學爲五事五倫期於復性愼爾失言失色責在省躬彼不殖將落之材是處顛隮無用心於內之學徒然夸毘其未冠也培其基矯萱條而使直其既冠也毅然任懼老朽而無闓發

憤下帷經籍本為神物低頭幽討傳注乃其津梁易必知為卜筮書無徒疑今古詩則最深諷喻禮或聚訟漢唐義例紛如終輸左氏褒貶任意創獲康侯惟宋五子之精言尋源洙泗至明末造之心學張脈陸王氣餒波瀾貢成斷港神明規矩吾得安溪史才肇自馬班代推廿一奇文鬱起唐宋人擅八家子苑莊騷波譎雲詭文選李杜賦海詞宗若夫時藝傳神更闢王制亦惟先民有物咸執經心齋德必多識前言非誇聲悅闢道必折衷至聖默契援鶉憑依自為根心而立言立德氣數不道好學則必明必强貫乎天地古今惟賢希聖知有禮

義廉恥其次寡尤飲食啓乞丐之門賭蕩犯神明之忌燕朋聚倡優之侶豪華即憔悴之容若此者皆非人也非人則何以冠

禮經必嚴內則家人惟利女貞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未嫁則教於祖廟有別有義有親有正既嫁總關乎人綱故納采以至請期六禮敬慎由奠鴈以至著代萬福本原夫婦於五倫爲幽莫幽卽其莫顯夫婦於五倫爲始有始所以有終祖妣似續於是乎承孝友祥瑞於是乎集門祚盛衰於是乎卜人心敬肆於是乎分順於舅姑而後當於夫已私不與睦於妯娌而又宜於室婦順乃

修致戒非儀勸供酒漿布帛無私財貨審守委積葢藏
業在蠶績盥奩筳則有辟瑣及鴨欄豚栅細不可遺戒
且佐勸夫妻之敬如賓客章志貞教閨門以內若朝廷
情欲無介乎儀容故男子晝不居內嫌疑必凜乎保傅
故伯姬火不下堂棠棣之如鼓瑟琴葛謂同心友愛車
舝之如愍飢渴止望來括德音另惟謀道治經妻必賢
助子知篤行礪學母必嚴君義純乎天故婦無二斬情
抑於性故女從一終至畧德性而論裝奩徒寡廉耻遠
中饋而役婢嫗豈載福祥縱驕逸者必起勃谿慣粉飾
者必導淫慾坐挑繡者必廢職業疎米鹽者必招窘窮

故家暌於婦人片言而昆弟胡越孝衰於妻子授意而晨昏淡漠凡天命之乘除無常由人事之脩悖所召昏禮蓋可忽乎哉

人之生也豈徒然責備於是乎始人之死也非泯爾澌業於是乎完惟服義而自强生有所以養斯考禮而不昧死有所以藏是故孝莫隆於事其生典莫大於送其死當養體而必養志也果爲善以貽令名及侍疾而且侍終也勤無方以爭治命至於遷床永訣剗鉅痛深猶冀綏歛復生志悲心絶節文度數委耆儒而酌其詳哭泣衰麻竭誠心而返其本始死之奠以餘閣如奉晨昏

三日之殯在阼階。漸遠賔客爲襲爲歛衾絞最重衣尸附身附棺堅緻無使親土喪次居中門外室朝奠夕奠以致虔宅兆在土厚水深三月踰月而後塟灰沙足固體魄掩壙不厭其艱虞祔以棲神靈題重必致其慇始死則食不入口徐進粥糜首內則苴表惡容期還練服銜悲者茹素三年而味不期甘作僞者忘親再期而居乃復寢哀至則哭故無常聲文勝則濟宜將至性若夫飲啖如故雜沓不倫致客而貢帛豐筵傷廉儉義非公而元冠墨服循俗飾非儀罪以延道僧謀福而縣窀穸啓期以計贈賻悖典而與燕昏此雖狀與誄飾諛詞要

使存與歿乘名教者更有旁親外姻之喪制無非羣居和壹之化源親在何嫌從父母而爲服年老何忌雖七十而爲衰故記爲位以哭者申詳議小功不稅者曾子終朞年而不御正服雖止於妻餘三月而可推旁服俱無可僞惟其厚於人道故伸性以抑情亦猶體乎親心乃篤近而舉遠

祭非物自外至而中怵以奉之者也惟性天地之性集木履冰乃心祖宗之心通微合漠如臨父母視無形而聽無聲猶有鬼神愛則存而慤則著故仁所以報本卽孝所以事親其義一也稽古大宗小宗互維以統支子

或止二廟一廟遞降不下庶人在上世則制無僭踰惟宋儒乃禮以義起謂高曾有服準人祭四親謂水木有源宜家薦始祖自合族得立始廟乃雜羣穆羣昭且大宗非有世官或至爲氓爲隸有不知拜跪者陪祀者必選其功業德誼主祭者必權其文行官階無官階者用衣衿並無衣衿者用端厚之士正嫡者必許其位列旁參宗孫亦如官階則宗孫主祭否則仍旁參一位合敬者必聽其揄年直祀祀版首書主祭孫次宗孫次直祀孫以是立始祖廟庶不失大宗遺意者若夫四親之祭固亦統於小宗又患小宗之賢未可承乎先德小宗亦有不知拜跪如氓隸者支子如有祿秩立廟何嫌立四親廟於家之左右旁五服若皆士民祭寢不

失奉四親之祭於寢也第立廟者值薦祀仍參以小宗之班卽祭
寢者逢忌期必拜於小宗之室分支之祖父俱合祭其
私無後之旁親乃因班而祔此亦不失小宗遺意者且
四時有祭重春秋迎來送往今止用冬至一祭不合家禮俗節有薦
及糕粽事死如生忌日則終身之喪高曾非可遞殺祭
墓因托體之吉后土並致尊崇爵命冠昏告因乎祭朔
望出入叅志其誠以廉俸置祭田隱寓世祿以勤省嚴
墓地散同族墳更有春祀戸而秋祀門陽出陰入戸自內出奇而屬陽門自外入偶而屬陰夏祀竈而冬祀井今俗呼天井中間有行焉古者數家同井不能家有故易以行甃井田之溝卽在塗下故也
火爕水滋中霤遡明其神屬

土梁脊如在其祀最尊今之梁脊卽中霤處此皆人賴以生故德無不報何乃謟非其祭致躬有不親祀依於人將在樓愴怵惕心有其物如見昭明焄蒿祭禮多本安溪識

舜陵考

舜陵本始於尚書詳核於禮記雜見於墨子離騷史記諸書書舜典曰陟方乃死禮祭法則曰舜勤衆事而野死檀弓又曰舜葬於蒼梧之野墨子則曰舜道死南紀之市史記則曰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朱子注離騷九疑亦曰九疑舜所葬又通考十三經古注漢書漢紀各注暨竹書山海經淮南子風俗通世紀皇覽輿地考俱各往往稱舜南巡崩葬蒼梧九疑蓋歷三千年無一異辭者自唐昌黎韓子孤據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因謂陟爲上昇如舜南巡則地勢東

南下宜言下方不應言陟方乃斷陟為讀而以方乃死爲釋文蔡氏傳尙書採其說後儒又援孟子卒於鳴條一語遂置經傳中確然可據者不信而揣測乎無何有之鄉羣謂九疑不必有舜陵而陟方斷斷非南廵矣然姚姒典謨簡古渾噩從無贅文自釋之例而商書有陟遐自邇之文則陟亦不盡訓昇而訓行方則省方之方是廷燦竊謂五十載書其年猶堯典二十有八載云爾乃死書其崩猶堯典乃殂落云爾中錯陟方三字書其事則是年適廵行南方有事於苗民爾何以知之以呂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而知之也夫舜豈徒

垂拱蒞政而遠徵發洞庭彭蠡之鰥寡走數千里外一問苗情於殿陛乎吾知其必不然矣蓋自苗民弗用靈已竄於堯世敘於三危呂刑所謂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者而其後留而未竄者又頑弗即工禹攝位有年奉命徂征而仍逆命於是禹因益贊以班師舜則因益贊而行方問俗蓋不以苗民非薄直深入其地一如所以待羣后者與之明明棐常分北其君子小人使鰥寡無蓋蠢茲有苗忽近聖人至德之輝光亦遂蒸蒸然向風丕變故曰誕敷文德而有苗格不然舜居攝且三十年即帝位又五十年施德既久矣而史臣獨別之以七旬則

此七旬效何以獨提且將屬於何載斷於何時豈不以禹師臨之三旬而不服舜德南行七旬而乃所過者化乎呂刑繼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之下即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正揔括文德誕敷七旬苗格之實言之也故表記亦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且史臣紀舜典而殿以分北三苗者以見舜在帝位之終紀禹謨而殿以有苗格者以見禹即帝位之始可知三苗在虞直至末年南巡而後靖舜於時適百有十歲而死焉塟焉吾蓋讀呂刑而得舜典禹謨之通證並得五十載陟方之確詮陟方之解定則舜陵定矣然

則鳴條之說何居乎、曰淮泗在上古無涓滴注江。而孟子謂禹排淮泗。公侯在周官本受封五百四百。而孟子謂公侯皆方百里。此亦何必深求其解。命世大賢、高文英辨、特取東西角對爲下揆一趣步、豈於禹貢職方必一一求詳哉、如其一一求詳、則畢郢分明兩地也、豈文卒於畢、又卒於郢哉。其亦考所不必考者矣、或曰舜卽南巡崩、必無不反葬者、不知聖人以天下爲身。沒卽於其地葬焉、又豈可以後世反葬邱首之說泥者。或曰九嶷封樹無考、不知冢人設自周官。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繫辭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蓋因山爲體亦其時制

則然又南方之人。信古而質。必不敢妄有增益惟舜功德在人。奕世猶共識其葬處不忘云。或又曰蒼梧屬嶺外。與衡隔遠。不知蒼梧於古爲山名本荆州南境。去衡不數百里。自漢武帝時始析長沙置零陵郡、又析南越置蒼梧郡、零陵郡、則設營道營浦泠道諸縣、九疑山在營道南境、故有謂舜葬營道者。營道郡今隸永州府之寧遠縣、出郭六十里、爲天南第一巨鎭、舜陵在九疑之舜源峯、聳翠出奇、誠天造地設以妥虞殯者、蒼梧郡則設謝沐馮乘諸縣、謝沐即今隸永州府之永明、馮乘即今隸永州府之江華。江華接壤九疑。而如淳云舜葬蒼

梧馮乘縣、祇以兩地俱離𠯶連。又執泥蒼梧郡名。故有是誤。究之古無郡縣、惟以名山大川表封域爾時九疑正蒼梧之野。蒼梧之野卽九疑。書注釋云、九疑一名蒼梧山、應劭云舜葬蒼梧九疑是也。惟文穎云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則猶土𡸣外蒼梧郡言。殊未深考者。湘鄉蕭副車君瑚作舜陵考、徵引甚博、寻以古文法。著其援据之正。斷制之確者。而例其不合者至以經證經。竊謂差有一得以待通經學古者是正焉。

書米脂令邊大綬事

邊大綬者、直隸任邱人也、明崇禎時、作令陝西米脂縣、遇中原蠭午魚爛、一日具箋上制府曰、竊見流寇蔓延、李賊尤猖獗、不可制、其鄉貫實隸米脂、職訪得賊祖李海、賊父李守忠墳墓、俱在縣治、嘗葬時遇異人指畫謂三世後貴不可言、今不幸言中、若伐冢剖棺、灰其骨、斷其山脈、洩其王氣、賊亡可立待、又訪得勦葬賊祖之縣民李誠、可爲嚮導、貢生艾詔、則又識李誠蹤跡、許鉤致者、但乞俞允、俾得便宜行事、是時汪喬年總制陝西、急符下縣曰、義心足報國、幸勉爲之、蓋崇禎十四年十二

月也、明年壬午、艾詔領李誠至縣、言誠即闖賊里人、勦葬賊祖已久、亦懞慌不甚記憶其處、但從前啟土時、得空穴三、陷黑碗一、圖術者教塡其二、用其一、取黑碗注油然燈、并封置穴中、今但見黑碗者、即賊祖冢也、大綴即檄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及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晝夜行二百里、至其地、名三峯砦、過大雪深二尺餘、鑿山上鳥道、攀緣始得上、上一里許、見諸寄舍牆垣、即闖賊郡落、又過一山、四面峯巒環拱、氣聚雄奇、而林木鬱葱茂蔚、則封塋纍纍、計二十三堆、始伐五六冢、骨皆血色鮮潤、不似遠年骴骼、然皆無黑碗証驗、

寬日已熟、嗔閙火待旦、再伐數冢而黑碗出、檢李海骨
黝如蠶、額顱白毫、長六七寸許、其左側冢頂、茁榆樹一
株、龍蟠如背、斧斯掘、開下蟠白蛇長尺有二寸、頭角蜿
蜒、是爲李守忠墓、其骨節緑如銅青、亦生黃毛長五六
寸、其餘骨骸畨張、鬚鬣者七八冢、盡數鋤出、聚其尸骨
而燒剉之。毀其山木而焚掘之。仍具饗犇黑碗白蛇上
制府、衙年劇喜慰。大加獎許、而米脂人謂是役必速禍
不可測、又賊媚黨艾朝棟高映元馬起龍等、聞賊有四
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更流言鼓煽、羣謀糾大殺暨
艾詔黑光正等迎獻解忿、大殺曰、無庸賊來修怨于一

身爲樵質。斷弗硤及米腈一民。衆猶然疑不定。會制府列大綏鷹剿、中將會巡按保題城堡廳、又明年計典大綏官評稱卓最、賊黨愈熾、枝忿不自安遂捏造蜚辭、極力搆陷部議鐫一級、例去官、制府論留候題、大綏不可、遂飜被去秦、歸任邱、于月十六日、闖賊破潼關陷西安、未幾、賊烽又逼山西、會真定叛卒、殺撫臣輸賊、於是固關失守、賊三路犯神京、遠近震恐、是時大綏親睦、亦勸其遁跡用晦、庶或保全要領、大綏憮然曰。如婦母何。又如邊族門戸何。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獲死所。有餘榮矣。何以避爲。十七年三月、賊破都城、懷宗殉國、大綏北

向慟哭發喪越四月二十八日聞賊潰而西走方謀聚諸生謝銘石等將舉義師邀截殺賊一報國讐稚璜曰而賊之從騎入任邱城矣大綏挺身不動未幾僞令曹櫰玉嗾羣役縛執大綏付賊使白姓吳姓者而下其母妻家口於獄闔門羣從亦被執相連屬任邱人觀者塞巷皆爲痠心刺骨初一日賊執大綏西行其家眾以保任獲免明日至安平明日至無極又明日至真定入城賊眾充斥街巷喧傳大駕且至見者咸揶揄曰是伐甚人遇大綏也亦有此日耶又明日初五賊傳僞帥馬出城發兵候駕二賊亦押領大綏出候城外但見賊兵自

北而南者。塵土蔽天。日然皆老幼扶攜。丁壯兒戲。十賊中率夾帶婦女三四輩。浩無紀律。大綏憤懣。謂如此鼠子。殺之如草。而所向淪陷。神州陸沉。真可痛哭流涕者。延佇良久。倏傳賊已至關帝廟。吃中火。即行。二賊又帶大綏至廟門外伏候。是時隨役者止存王姓。其三人豎持驢人俱亡去。大綏度見賊必死。盡以後事付王姓。好爲傳語家人。我死國難。無憾也。須臾賊竟去。僞帥傳諭帶大綏西行。明日至固關。賊以百姓壅塞。井汲方殺人如雞狗。橫尸蔽道。又賊卒不習弓擋箭者。下令盡斷左手。血肉淋漓。是時王姓亦遁去。惟吳陳二賊押大

終出關、適見關賊、咸下馬伏候道左。正欲禀白。而吳賊忽搖手相戒。使其時陳賊出口一言。馬前立虀粉矣。初七日、賊中傳言追兵至核桃園、乃下令調後營人馬、却回防關、二賊押大綏亦退住平定州東關外、聽候偽旨、至初十日薄暮、始傳正留精兵防關、其輜重先行、是時關賊已上太原、吳賊乃同一賊僮押大綏疾行、一夜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草食人之馬、疲、吳賊命大綏解鞍繫馬、自入小窰偃卧、賊僮則樓上卧、大綏亦假寐良久、忽聞棧馬踣齧聲、呵不止、起鞭之、再三鞭之、吳賊方酣睡不覺、大綏遂抽身出門北行。初迎一賊衣

黃者、問何之、詭云、南頭無水、復北尋耳、至北頭入一店、見三賊方來裝說曰、汝已行、何復返、則曰來取水具耳、潛身進後院下、覷壽陽城河無水、即搶身跳下、循城北走、二鄉民持梃搶、嘗、喝問自何所來、答云、吾亦搜物者、已而四五傖父、各執鎗棒、闖索財物、無有、洗剝其上下衣、換破衣二具、纔被體。大殺見日。方亭午。慮有形影可指目。終難脫賊網。即蟄山畔土窖中。氣死形灰。至晚賊騎來探者六七次。皆未破露。待月出甚高。始延頸出穴。覘月所向攀緣上下。歷墟墓磵澤中。鬼燐螢火。殊非人境。及曉逢人問所向、自稱保定諸生被掠逃難、但求得

生還鄉耳、其人憐之、指東北隅方山寺、尚可容棲、大殺極犇三十里、遂委命僧家、淹住六日、始辭僧衆、出門由山、僻小徑、蟻行、饑丐食、晚露宿、經土寇叢中、數處信爲乞丐、俱無阻撓、惟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嚴守、不敢過、有荷簣者三人、識小路、導之入琉黃口、而琉黃口萬山一綫。豺虎猿狖、交横噬人、至最陡絶處、頂踵相磨、上騰天下入淵、凡數十折。始履平地、又凡六七道渡井陘大河。始涉滹沱、達眞定。自是稍稍寄通名姓、傳語親懿、聞者且悲且喜、遠來迎勞慰問、洗沐更衣、然後得遞達任邸、與一家兄弟婿姻、登堂謁嬸母、分明團圞相見。母子

如初。猶疑在夢寐恍惚中。悲慟欲絕。是為五月二十九日。計被執時正匝一月。或曰闖賊不生。明之天下不潰。闖賊不死。明末之天下不平。大綬不令米脂賊脈不劉。鬼神不佑大綬。顯道不章。其言樸而切於情事者。乾隆已亥吾長沙太守邊公方泰為大綬族曾孫。行狩大綬所著虎口餘生記示廷燦。曰太史志在著述。若得巨筆剪截繁冗。疏通首尾。以補漏遺。備采擇亦國家掌故也。廷燦不獲辭讓。太守又曰吾邊氏族塋任邱兆域寬廠以數百畝計。形家謂梅枝橫斜延出。得葬則雋吉壤莫勝於是。又莫綿長於是者。自宋及今已歷四朝。週遭發

石迪燕若城垣然方闖賊潰而西也一夕馳馬任邱即在邊氏族甃牆垣中任邱人莫不爲邊氏祖骸危而闖賊乃如癡如夢不知而過之豈惟大級脫虎口有數其邊氏四朝兆域叢狂踐蹦蹂躪中然且不飽毒手抔土無恙亦豈偶然者是以君子知命不惑見義則勇爲之無計較也

跋龍標竹枝詞

龍標竹枝詞四十首錢塘梁二楓明府令黔陽抒下情而宣悅豫也匣藏符催星軺四馳除年衙放簿案高填計印匣之常封公家廹有程限恰官齋之小憩倚景蒐及風謠陶士行運甓爲懷惜此分晷蘇長公償歲有作遡其勤民觀夫地逖五溪界標銅柱天開二酉縣接牂牁山水清音之所窟嬛天地元聲之所蘊結則有渴毫呵凍健筆盤空渾噩琤瑽方言戛玉陸離光怪奇字聱牙厨爐常談揚子雲雕鐫鉛槧嫩隃蠻語李長吉漁獵錦囊汲秘響爲韶鈞始聞天籟破險文於汲冢乍挹古

香惟使君悉其聰明視民如子故閭境貢其情狀涉筆成文亦莊亦諧雖寬未容錯讀非屑非粢雄風別有鄉談緻也懷古希心揣陳編而盜竊望洋瀕首誦新詩以迴環元道州舂陵一篇同其愷悌劉夢得竹枝九首僅發權輿春韭冬菘宜續荊楚歲時之記鵰欄豚柵不數酉陽雜俎之書換頭銜以文章廉使因署龍標吏（錢唐梁冲泉廉使署明府爲龍標吏黔陽即龍標舊地）首薦劉以政事宰官兼補楚國風

書習圖宗先生經解後

古所謂離經者。離其句讀而已。而自宋已來。多離其章段之後先。曹部之分合。以就後來之邊幅繩尺。蓋不獨大學古本及中庸。即洪範傳自箕子。受自武王。武成創自有道。曾孫紀自左周右召。亦裁割補綴。破析排纘。幾無完膚。而讀其書者。見其阡陌徑術。忽然回顧易聽。亦遂以爲眞面目。誠在此不在彼。豈古經本有竄易於其先者。必待後人抽撥布置。始還舊觀乎。抑此心沉浸饜飫之既久。一日脫然不覺。陳編夾縫中。涌現騰躍。但見字字句句別有以遁徹於神明而圓融邃精於義理無

非發聖人之蘊得聖人之心者雖欲雷同蔽覆不可得也。吾宗習園先生於禮運一篇。昔人斷斷於大同小康。謂涉老氏宗旨。幾同聚訟者。一經先生截斷界畫。遂解駁曆陰。顯自經旨。盡未嘗裁移一字。顛倒一字。不過以經証經。以經還經。而於經已具。錬石補天。開雲見日手段。若其論祭法。謂舜盡其享親之禮。而又不敢干大統以豐于昵。此虞帝可爲萬世法者。禹承虞統。例以舜之承堯統。奉堯祀而郊嚳。則禹宜奉虞祀。亦如舜之奉堯祀而郊嚳者。而何郊鯀也。毋乃傳之者誣乎。禹而受帝統。固本帝廷之罪人。以郊天乎。劉青田嘗詆其謬。先生

極有取於其說而暢發之此於經似不能不有所補苴增損然其說則祖帝宗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大有合於惡旨酒崇伯子顧養之精義斷斷不可易者先生抱遺經以究終始於書於詩於易俱有創論確論發前人所未發不僅議禮一二條而議禮一二條卓識不磨有如此吾弟舉以見端以告後來讀先生經說者

書安陸宗習翁剛柔正而位當解後

得間於小過彖傳之言剛失位不中而起例於繫辭傳辨二四三五之爻位又以各卦中柔正而位當者與柔居剛而位不當者剛居剛而位正當者與剛居剛而不得爲正當位及剛居柔而爲得位者一一審比合勘旁參切策是謂以經證經析之又析剛柔正而位當之義乃得該括圓融詳明曲盡徒以奇偶比次剛居剛位柔居柔位論剛柔正而位當是尚局於方隅而未觀其昭曠前哲謂窮經尤貴通經故往往有隨文取義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一端以爲定說又烏得謂通經哉安豁

先生撰易通論方望谿所宸服膺以爲深於易者若吾宗習圃此解使安谿見之必補採入通論中而爲學易者示標的習圃之於經誠字櫛句比不遺銖黍者哉

登仕一紀錄

仕未可與學乎戕也古君子亦終其身於學而已矣有未仕而歉不自信者有當仕而優且不廢者有既仕而退退而篤好之至老不忘者蓋愈學則愈不足學之不可以已也惟學不可以已故方其仕也官無通滯時無顯晦地無腴瘠民無秀頑事無劇易惟是知無不爲爲無不盡之心嘗因以考驗其所學之疏密即因以修補其所學之成虧於是其學日益進而其仕亦日益隆隆有聲光吾讀吾宗習園先生登仕一紀錄而見先生之仕皆先生之學也先生壯歲即作宰滇南於山川阨塞

之險遠邊陲耕戰之疾苦軍校熊羆之屯戍武文將相之鎮臨又曾奉符檄傳車之徵召領兵刑錢穀之總滙先生皆不激不隨一以儒術潤飾吏治其刻厲勸民似翁昌何易于其權衡緩急似舂陵元刺史而又時時以禮賓接其長材秀民使荒徼亦翕然興起於教化其仕亦卓特哉然先生轉官不過丞倅遷地不踰桂管平陽炎荒混同僚佐蓋再進再退再退再進升沉幾二十年雖大吏莫不心折先生然卒未有起而振先生於通顯而先生亦怡然安之者惟是胸臆中屈蟠抓擻經傳大義殷殷乎其欲有鳴也肫肫乎其不可恝也如岳之不

可平如瀆之不可褰也故歷一官必盡一官之職居一地必側一地之宜人苟見先生隨所至必有建白而不知先生則以爲吾學不可欺也吾無異肄業及之也今先生旣十年不仕矣然且抱遺經以究終始眼爛如電著作等身矻矻幾無寧日予過先生於蒸湘二水間得索近所著經說連日讀之又手錄之見其於疑義無不剖析於要旨無不標舉於前儒所論有不合無不別白蓋老去窮經進道之心視仕而待學之心有更急於仕伯者乃信先生向者惟學不可已故仕不可以已也今者仕即有時可已而學究無時可已也吾故曰古君子

亦終其身於學而已矣

存吾說

吾無可存者無可存之吾而何以言存亦存無可存之吾而已矣則有嘲之者曰癡也有可存之吾不待存而自存無可存之吾雖妄臆其存而仍無解於無可存且天下無可存之吾將於九牛毛于必珍而存之享敝帚以千金寶燕石以文櫝卽天下無可存之吾咸執爲例有盈天地間尚不足爲量者如冗長何曰無可存而飾爲有可存是作僞也僞則駢且贅無可存而卽存其無可存此吾之眞也人各有無可存之吾人各存吾無可存之吾亦適還其本然者耳何冗何長則又有解之者

曰黙也是不嘗讀參同以養生者乎絕利抱一顛倒五行會合黃輿淼然森貫思以存吾身耳是又不嘗學易以補過者乎秋懷樸素玩心神明動震止艮役坤戰乾和同大化之域委順三極之軌思以存吾心存吾性耳奈何而槩自諱於無可存曰存身者滯於吾是有其所有以爲存者也存心存性者神妙乎吾是無其所本無而又有其所本有以爲存者也滯非吾所安也神妙又非吾所敢任不若存吾無可存之吾以存吾之真存吾之真庶幾無其所本無亦惟存吾之真然後可徐以俟夫有其所本有作存吾說

言縱橫之心。說者謂是書周公所以致太平。六官錯簡。河間補經。世儒因加考訂。而不知本非闕文也。作周禮完解部第七。天縱上聖。爲斯文主。弟子問道而作論語。廣大精微。包羅萬有。無行不與。誰不由戶。四時行生日月。開闢大道。忘言默識。善誘小子。何述詳說以補作論語詳解部第八。戰國塵飛。處士橫議。周道榛蕪。文武墜地。鄒魯相近。澤未五世。孟子願學。曰私淑艾。七篇之言。居仁由義。稱堯述舜。入孝出弟。守仲尼之道。以待後之學士。反約則同。詳說豈異。作孟子說解部第九。書成通爲卷一百六十五。爲解一百六十七萬言。起草於乙巳

之冬。卒業於甲寅之春。越六年己未。殺青斯竟。年七十四。召形家擇日卜地。誅茅啟坎。櫝而封之。自題曰明給事中鄒敬之墓。墓旁用石匣函書三百餘卷。以殉刻生壙文以告姻黨。又八年。年八十有二。冬日早起。肅衣冠與親故拱手而別。乘車至墓所。索筆題其堂柱曰。升沉難定。但深壑藏舟。夜半憑誰有力。來去自由。如驚風飄瓦。天公於我何尤。題畢、少頃。屬纊而絕。

贊曰。先生嘗嘆士業一經、守師說浮沉。但一得當於主司。即入宦。領簿書。學法律。經猶敝帚矣。其宦成者。優游林邱。嘯咏餘日。思入學鼓篋。如亡子過傳舍。假寓耳。明

經取士飭則期無負明經者先生當仁不讓老作蠹魚十年不窺戶而一編在手大業卒成予嘗得先生九經解讀之見其左右采獲旁通曲證穿穴爬梳沛若江河之決有時橫生機趣無不天然渾成標新而不詭於聖創獲而必純乎師一代不朽盛事視宋之荆國未嘗借經句以武斷鞭明之文成不背逐異氏以浸淫政使聞者見者倏然解駁漏現皆切理饜心如人人意中所有而寶得未曾有豈依傍經生家者徒拾其皮毛也哉然明史不爲先生立傳文苑儒林兩無位置或出史官一時愛憎之私乎予因蒐輯先生軼事以補史乘之遺以

紀經學之盛。或謂先生服食於坎離抽補之術。脫屣於死生去來之間。跡其遐舉輕舉。蓋儒而仙者也。是說也予蓋存而不論云。

王船山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先世本揚州高郵人明永樂初有官衡州衛者遂爲衡州衡陽人家世以軍功顯父字武夷始以文學知名中天啟辛酉副榜先生即其季子也明既亡隱於湘西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先生少負儁才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年二十四與其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不赴會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降士紳其不屈者縛而投諸湘江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峯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引刀自刺其肢體舁往易父賊見其徧創也免

之交子俱得脫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懷宗徇社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作悲憤詩乙酉我師下金陵當是時我

朝既得兩京天下雲集響應而明之藩封庶孽奔竄於湖湘滇黔粵閩間者往往始稱監國繼假位號以恢復爲名先生少遭喪亂未見柄用及是顧念累朝養士深恩痛憫宗社顛覆誠知時勢萬不可爲猶且奮不顧身慨然一出而圖之明藩有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湖南制相堵允錫屯湖北兩湖兵燹塞野又歲大旱時李自成死於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爲忠貞營尚復

蹂躪潛漢間。洶洶有反側之勢。堵何兩人本措置無術。又相持不相能。先生憂其必敗也。亟上書於司馬章曠。請調和南北兩軍以防潰變。司馬不聽。先生默而退。卒之賊竊猖獗。司馬以憂憤死。堵何二人遘閔凶而勢不可支矣。丁亥我師下湖南。先生南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用疏特薦先生。以丁父憂請終制。既服闋。即就起行人司行人。是時桂藩駐肇慶。國命所係。則瞿式耜與其少傅嚴起恒。然紀綱已大壞。獨給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五人者。志在振刷。而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傅。內監夏國祥等。爲姦邪巨魁。深嫉此五人。目

爲宮庭五虎、逮繫獄中、將置之死、先生約中舍管嗣裘、走告嚴起恒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壹意從王於刀劍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欲效趙氏之明白慷慨以亡國、誰與共亡者。起恒感其言、力請於廷、化澄黨叅起恒、先生亦三上疏叅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殺先生、會有降帥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返桂林、復依瞿式耜、聞母病、間道歸衡、王則母已歿、其後瞿式耜殉節於桂林、嚴起恒受害於南寧、先生知勢愈不可爲、遂決計老牖下矣。壬寅聞緬甸亦覆沒、明之藩封庶孽、稱監國假位號者、至是殄盡、先生遂浪遊於浯溪郴州耒陽晉寧漣

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者輙益衆先生輙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名曰觀生居晨夕杜門蕭然自得乃著四書讀大全說周易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家說左氏傳續博議禮記章句並諸經稗疏各若干傳作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莊子解莊子通楚詞通釋搔首問俟解噩夢各種又注釋老子呂覽淮南評選古今詩各若干卷自明統絕祀先生著書凡四十年其學深博無涯涘而原本淵源尤神契正蒙一書於清虛一大之旨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靡不有以顯微抉幽晰其奧窔其自序曰謂之正

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廸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藴則疑與大學異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卽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強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埋滅彝倫而自矜

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
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
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作易而
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
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故夫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
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
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
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

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溺苟不扶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岐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檃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峰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沉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形戮之民爲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

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爲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無縛無得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

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

未有能易焉者也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未繇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熺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

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是故正蒙者。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戊午春。吳逆僭號於衡。偽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

曰某本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褉賦吳逆既平湖南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守某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反其帛未幾卒於石船山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子二人攽敔敔字虎止能紹其家學者先生家故貧著書筆札多取給於故友及門人家書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於家者蓋無幾焉

贊曰先生可謂篤信好學蒙難而能正其志者方明之

亡先生非不知事不可為然且窮老盡氣奔竄於荒巖絕微間發讜論攻憸邪終擯不用而始隱伏著書其志可哀也矣若橫渠以禮為堂以易為室所稱四先生之學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書尤窮天地之奧達性命之原反經精義存神達化朱子亦謂其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生究察於天人之故通乎晝夜幽明之原即是書暢演精繹與自著思問錄內外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剖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同異自序中羅羅指掌尤可想見先生素業雖其逃名用晦遯跡知稀從遊蓋寡而視真西山魏

丁翁以降。姚許歐吳諸名儒。僅僅拾維閩之精粹以稱理學。其立志存心。淺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學使宜興潘太史宗洛。稱先生爲前明之遺臣。我

朝之良士。是固然已。而其立文苑儒林之極。闡微言絕學之傳。則又有待於後之推闡先生者矣。

明孝廉馮一第傳

獻賊攻陷長沙司李蔡忠烈公死城寸磔既騎箕尾而壯河山是時善化舉人馮一第亦獻賊所百計誘脅總窮而不能屈與忠烈公同殉難以節死者也一第姓馮氏字棖公善化人始祖開本江西之清江熊氏以木賈入楚贅於馮遂後馮而姓焉父時聘母某氏一第樸質天然拔去塵俗殆萬丈清修篤古楗帷删述尤精史學作史發一書於古今治亂得失之故貫宗穿極洞若觀火同時人見者咸服其才鋒識鑒精卓不可磨因史而溢於詩以所論著形爲歌咏作代古詩斷自虞初迄於

勝季得人詩者四十九人謂李唐而下變詩爲律稱近體無古詩遂止不作代古詩瀏覽寥邈幽情鬱韻如詰如詮如謠如箴誦各隨古人之時與事而升降上下其中淵淵乎猗那之志格近於剡絕不受漢魏人牢籠鎖其他各體詩亦奇崛深排奡於邊幅之外多與陶仲調周伯孔郭幼隗諸子相酬唱游止當其時竟陵譚友夏主盟壇坫羣心折楚獨招一第讀書寒河入詩社已而徵約不果竟陵既沒一第作詩悔悼早歲中天啓丁卯鄉試忠烈之司李長沙也心契一第注意賓延一夕馬蹋夜城巡邏遥望南郊燈火知爲一第讀書處時

漏下三鼓忠烈下令敲魚鑰走詩索和其詩曰好月霜難下孤城獨馬看遙憐山影外人在剔燈寒其相慕重如此獻賊薄長沙一第走湘鄉將乞師他所賊下僞檄徵求甚急一第作書卻之曰第起身單寒畛旁迂士也少小誦讀叨入賢書將近廿年不敢尤怨初意閉戶著書成一家言藏之名山詎期天步多艱措躬無地近聞老母入山冒寒衝霧吐血及斛足折難扶忽從邑長接捧徵檄讀尹聘懈然語殊覺延攬之誠在古無是禮而第又豈昧時務者乎即萬一值不偶有強項作頑民耳伏乞明公置之羅治之外遂其野鹿之心區區所卿結

以報者況盛世不拘逸民天造原多隱士有應詔之魏徵亦有不至之劉翼有草詔之陶穀亦有難化之韓通猶之前代往往而然又第八旬老母依子爲命正古人所謂此身未敢許人者豈明公盛德將留此不講耶或者下石之流以譽爲謗遂使推轂之輩索玉於瑕專望仁慈亟收成命小子幸甚老母幸甚如必欲如明諭豈無山之南山之北可爲第託足之地者請從此辭幸勿復我又作自弔文避亂改姓文以自傷悼賊度一第終不肯來乃繫其母與兄招之一第不得已就縛賊反復諭降堅不可乃刦之曰若而母與而兄何則曰願賜一

死以免母與兄賊將斬之一老僧從旁伏地請免而一第終不可屈賊乃截鼻剜舌斫兩手罵不絕口而死然卒義免其母與兄死時年四十著史發二十卷代古詩一卷各體詩一卷學者私謚曰介烈崇祀二忠祠論曰曩聞勗軒李氏謂覆校一第集未能免於文士浮華之習而怪忠烈與友善未有切磋補益亦未知李氏所見何集予考一第師友淵源所漸或不盡粹於程朱要其抗響風音激昂清越亦鼎波湯沸時商聲變調不聞樂霜十月之或刪於雅離騷天問之不軌於經也況宛轉割裾無忝盡倫殿後丹心皎日寧爲范孟博之固不爲

楊子雲之通遂與忠烈志同氣合無間死生其節光偉亮者此豈可議以谷永杜欽之倫談有餘而諒不足哉夫聲名太盛或折滅望風蜂蠆起懷郎究豫不定嗟乎此固一第之人所以不可死郎一第之文所以不可朽也

羅洋山人傳

羅洋山人姓郭氏名燮字昆甫別字壺莊善化人幼孤露偕一稚弟依外氏讀書性奇穎倜出比長瀏覽經子百氏橫豎鉤貫名譽日隆隆起顧其用志獨在不朽文章學行必躋攀古人而從之其視人世聲色貨利毀譽得喪無一足介其意者歸安與侍讀大受拔其文於童子隊伍中以為今之陶港允大旋選貢成均時江陰楊文定名時主國子祭酒數示燮以平生得力處且嘗謂彝倫堂同學者曰此生必為天下有數人物而皖桐胡司業襲務暇則召燮坐國子槐樹下與之深論古今人

物道義文章氣節數大事旁及天官河渠兵防經世大畧其將歸老也又薦燉於桐城方侍郎苞稱此生人文俱妙後來之望當屬斯人燉自謂生平脚根堅定得力於楊文定而授業解惑傳詩古文之道則聞之司業緒論者最多乾隆甲子以第一人領鄉解壬申有薦燉者得官國子助教時方連舉禮部試挾筴者侈談決利病燉若罔聞知惟與其友彭晉函何忠相顧備九數人約爲文酒之會月必一再集集則拈題角藝務各極其筆勢之性以漸進於古然竟不獲一第無何燉忽嬰疾自度不可起每手持其文力疾炯炯坐床頭討擊去取於

豪蕩分刌以訂名山之業時或與同學諸子往復爭論至於廢食廢寢必商定而後罷蓋其重文字而輕死生如此年四十二以乾隆乙亥二月卒於京邸爲人篤友愛喜交遊急病扶危則切於肌膚性命當其一室歌呼目營指畫胸臆中如有無限條件急欲設施於當世者然手定羅洋文草二帙鐫鑱造化刻露情狀要自具絶世風神與元氣相來往呼吸巳山王太史步青選其文入所見集八集古今體詩材力雄獨句沉鬱頓挫中忽警句怒發追幽鑿險破荒而出必得從來未有文集若干卷尚待釐齊校定其存者如此其他著述多隨手散

去及門最得意者爲長沙諸生楊和春文筆秀韻仙骨天然以二十四歲死燧哭之詩甚哀有遺文一束嘗欲序而刻之不果自謂毋念和春輒心怦怦痛不可抑紫朱紱爲燧中表亦受業於燧得詩古文之傳紱爲閩中楊子安齋作邈雲編詩序傳頌人口其奇氣疎宕直逼似子長也

論曰山人嘗自題其墓碣云有商以非義者雖三公之貴萬金之利弗顧諒矣哉方清江楊清恪錫紱位都御史總風憲時燧疾正作清恪亟重燧學行數數同車視燧疾某某者與燧爲文字交知其宦冷病劇不名一錢

又知清恪心獨重燮一日齎金夥頤至膚燮居清恪間鬻獄骫法與活其鄉人某死罪而以千金為燮壽燮不覺頓足起立拍案自責曰斯言何為至於我也我愧目不識丁子乃以是糞土要我我即死無恨恨今日始得割席自明不及早耳顧我死子必益無所忌必身名俱敗喪投地不可復振起立叱之出某某固謝罪不出乃愈益詬讓呵斥聲徹牆屋澂江陳太史夢元寓燮賓館聞而往參之其人方內慚面赤涕涔涔落乃得太史解脫辭去燮死未一年其人果陷於法夫世有有文而無行者矣則亦有藉其文以巧自附會其行更若有文即

無不可爲無不可得矣荀子所謂齎盜糧借賊兵其不信然乎其不信然乎如焌之激然不惑於死披然不欺其所學不獨可爲貪墨者息黥補劓將使端立朝堂披肝瀝膽亦必有招之不可來麾之不可去而能以天下之重自任者春卿拾材自日橫棄遂一病沉疴不獲大曜於世惜哉惜哉顧其人其文之可傳者自在天壤不可掩蝕也廷燦乃撮而傳之以俟後來採擇者

朱侍讀學士筠傳

君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順天大興人、自幼穎異、年十四五通五經、善屬文、與其弟石君珪、俱有聲日下、名公鉅卿多先就訪之者。乾隆甲戌成進士、授編修、丁父艱服闋、即乞假期。將爲汗漫之遊。欲遍歷名山大川以自廣。既而其弟珪除服、召見

上諭詢問家事甚悉、又問汝兄編修、宜即補官、不似汝候缺也、珪以兄實無疾。不敢飾詞妄奏、則謹應聲曰是、出即徧告翰林。取前假狀銷毀、強君起官、君佇思良久、已乃欣然曰、只無奈一段奇緣不成耳。自是游歷官至侍讀

學士、中間數充卿會試同考官、一典福建鄉試、旋奉
命視學安徽。君言吾於是役將使是邦人士爲注疏之學。而無不窮經爲說文之學而無不識字。甫下車即拜奠婺源故士江永之木主、崇祀鄉賢以勸學。江永者故安徽樸學。能究窮十三經注疏而有得於己者也。又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標揭四端、曰部分、曰字體、曰音聲、曰訓詁、爲學六書之學者大啟溝澮。又言稽古莫如金石文字、可證經史之訛。所在叢祠野廟、破荒剔蘚、聚至千餘種。初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中多古書、割裂字句、分隷洪武正韵、率散而無統、伏而未發。會

上下詔求遺書。君乃奏請開局纂錄大典、且條畫搜輯之法甚備。經軍機大臣議行。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其後纂輯四庫全書、得自大典中者至五百餘部。皆宋元來經義傳說、子史記載、及星歷算數方技諸秘本、為世所不見不傳者。一旦次第刊行、布流海內、皆自君發其端也。又請倣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其後以過降級。得旨復為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初君為諸城劉文正公所知、遇以不次。至是文正卒。金壇于文襄公以掌院學士領總裁、尤心重君。文襄夙夜

直軍機凡館書稾本有宜往復辨析瑣碎繁難者意欲君就見面質而君堅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詎不造門請謁迺朱筠披駁盤錯處君則直已陳所見侃侃辨論不稍下文襄以聞奏言朱筠辨書頗遲

上曰可命將賜榮促之而君自若也其弟石君珪自山西藩使緣事復入翰林從容爲君言宜稍自勉強抑損和同者君曰吾弟亦作是言耶君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業不宜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惟喜獎藉寒畯見有一善者輒譽之如不及有請益者必誠告之惟恐不盡一時材儁輻輳其門多所成

誠以故士心公論皆翕然歸君室中聚書數萬卷君於其間考古著述窮日夜不倦性嗜酒客至則命酒酬嬉淋漓酒酣落筆無論大篇短紙自寄氣橫溢怒生不可過視而莊諧正論開闔雜糅又無不曲折盡情態其後又視學福建提挈經義六書一如安徽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君發其覆雪之大吏士氣賴以扶持及逾年

上使其弟珠代之君固喜山水及輶車所至更得恣心廣意於黃山再登於五夷崱屴玉華諸名勝皆躋攀幽峻窮覽不厭歸自閩數月遂病卒著詩古文集若干卷行世君口吃詞澁然忠告讜論遇義即敢謇謇不可遏抑性

孝友坦易實乃恬於勢利恥於婾嬖終日矻矻皇皇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喜接引後進欲成人才於一時可謂直諒多聞不愧所學能舉其官者矣

君之將赴安徽也延燦草薦吳秀才書一通命鎗吏齋上君熟視之曰吾後車已延致十一人皆宿彥也顧不謂無助雖然妙文不可虛奇士不可失即命車就訪引吳秀才同載而歸又明日聯鑣十二乘出國門一時國門傳學使賓從之盛無有與朱學士筠者君之好士好文大率類此君撰改甃海王村故遼李君墓碑寶慶孟太守瀚會以搨本遺予予珍藏之篋衍既久君歿後時

取以讀玩自娛如見君面己酉來京師見君雖闕哉是篇帥擘栩本還之君次子錫庚不獨期錫庚網羅散佚亦心知君之精氣靈魄必長結念於斯文而不肯聽其零落無所收拾者也錫庚篤志學古能傳其父業以顯者

張太史江傳

張江字百川、別字曉樓、江西南城人、其族望頗蕃昌、世居邑之郭下、邑人稱郭下張家、前明成化己丑殿試一甲一名張昇、歷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僖、乃江先世、芴不知文僖於江實為何世祖也、江少即敏於時文、一題輒拈數藝、如瀰水湧雲、能各盡其變態、每下筆不自休、即老宿亦橋舌畏之、長與同邑羅熿梅枚潘安禮何天衢數子相友善磨切、數子俱工時文、獨江益變而沉酒今古。有自得於中。人莫窺其所以然者。故江文遂擅天下。天下經生家。無不知讀張百川時文者。以雍正癸卯成

進士入史館。是時金壇王太史步青方主持壇坫。與江同年同館。王既重江之人與其文。江亦相視莫逆。遂盡出其篋中文。委王別擇。無何江以丙午病死京邸。又六年。王乃序江平生所得於時文之故。梓百篇行世。於其爲文之甘苦疾徐。凡經幾變者。既標目甚悉。而江才力包羅旁魄。嶄起於同時諸名作之外。文早歲即心契安溪李文貞諸緒論。旁搜幽討。堅定不疑。因得藉窺六經之奧旨。以求合孔曾思孟之微言。故其文之神明變化莫可端倪。要粹然一出於正。於五家有其精微瘦勁。無其迹朴似詭。其後又十數年。桂林陳文肅公宏謀撫江

右、復得江未刻稿五十餘篇、以書趣王太史續刻之、是時王年七十有八、又合訂江文得百五十篇有奇、續序所謂炳炳麟麟、飫觀益暢者、王之神契於江至微也。文肅之貴仕與王之罷勤、俱惓惓焉惟懼失其殘篇賸字。而不復公之海內也。江文則既信於今時、傳於後世矣。然江初客死京邸、賴其鄉同官將櫬南歸、歸則蒼黃殯本邑灝河之萬歲寺、寺故多寄殯、以百十計、而江子立夫初不知旌題其櫬、其後似惘惘莫辨識、久之邑人有詰問立夫者。則云已葬岳口。其實訪之岳口、又並無江墓。及今尚疑不能明也。立夫籍南城縣學弟子員、前後

提學江西者、多以江故賓禮其子、而立夫隋嬾不類、坐耗蕩無所歸、立夫亦有子、長既早夭、其次繩武、又薙髮爲某寺僧、已而繩武日長大、其師蔡波謂江名公不可無後、乃資而遣還張氏、邑人高蔡波之義、亦謀醵錢合助、爲繩武立家室、而繩武又不振、一日竟遙遙遠去、莫知所之、江工書法、喜鼓琴、他皆無所嗜、獨嗜治時文、有天得於博塞、或偶一爲之、則其時文更神勇孤詣、盡勤一世、出死力以盡用於斯文、雖駁雜時之血路心城、無非顧壹時之血路心城也、立夫貧不自存、以江所讀毛詩尚書周易春秋四經舊本、及筆筒一、破琴一、質錢於

同邑太學生王氏王氏亟江所遺留許之乾隆己酉王氏有子聘珍以選拔赴京

廷試明年秋同予僦舟南歸因爲予備述其詳又言筆筒遇遭書前後赤壁賦皆江小楷手蹟至今宛然其評點四經多在章法句法字法而於經義則畧不及亦其平生結習則然乎余因謂聘珍南城有文如江者豈可無片土封墓予偈郎以四經舊本及筆筒破琴爲江招魂起冢使後來過訪南城者有所瞻望輿起聘珍則敬復曰諾抑予又聞江之同族銘領己卯鄉薦出今大興翁閣學方綱之門歷官至松泰兵備道傳入最豐而於江

後署無省錄頓置、翁提學江西時、每言及江、輒太息慨憾不已者甚矣。江之窮於死而予傳之所以不可不創作也。

論曰或言造物忌名、然自制藝既興以來、其有文阨於其生而卒不阨於其死、且大顯於其死者、死則造物無所用其忌耳。而獨江之既死則犯忌轉酷矣。昔南昌杜果見奇文沈埋不曜、必標楬品評、惟恐埋滅、其論至比于拾遺骨收棄兒。江文既曜於當時、可傳于後世、幸不至零落無所收拾、而乃尸解若委蛻、嗣續化塗人、何與杜氏所論若適相準折然。豈全乎此之精者爲存其神

卽不必保乎彼之粗者爲僅遺其跡耶抑羣奉以此之虛名所得於人世者猶少而偏降以彼之實禍其受罰於帝者更多耶

江愼修永傳

江永字愼修婺源人家於江灣好深沉之思其學孤起草澤中由究窮十三經注疏而入尤覃心三禮於制度名物之寓於訓故涉於九數六書者皆旁參造極得其制作所本始以是讀書皆比勘於步算鐘律聲韻尤精其論歲實消長也宣城梅氏歸之高衡近冬至則漸消過冬至則漸長亦岐莫能定永則正之日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者而因有本輪均輪高衡（本輪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均輪以近本輪心爲最近高衡又極近爲最卑者）之差以生贏縮則謂之視行視行歲歲微有移徙即定氣

時刻之多寡亦歲歲不同。今當以恆者爲準。而高衝爲縮末贏初之端。則但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其說簡易直捷如此、從來黃鐘之宮、聚訟短長則以四寸五分爲斷。謂黃鐘半律即黃鐘之宮故後世樂以黃鐘清聲爲調首。而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鐘之宮爲律本遺意。其黃鐘生林鐘、則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益一分上生。蓋黃鐘之宮位乎清濁之間。在其前者。有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全

律爲濁而下生乎清。在其後者有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六半律爲清而上生乎濁。證之國語伶州鳩論武王四樂以夷則、無射爲上宮，黃鐘、太簇爲下宮，可知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立均之法固如此。此此論正與管呂諸書論聲律相生者一一符合，非韓邦奇、王廷相、李文利、瞿九思諸人執一滯百也。自吳才老作韻補，而崑山顧氏炎武又上下古今，攷其同異，訂其是非，作音學五書，天下翕然尊之。永則謂其過信古人韻緩不煩解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其古音表部分亦多未當，蓋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於是

分平上去三聲皆爲十三部、入聲分爲八部、以正顧氏之疏、而虞屬魚模者、分之以屬侯幽、先屬元寒者、分之以屬眞諄、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爲一部者、又分之以屬侯幽、覃至鹽屬添嚴者、分之以屬侵、又眞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侵已後九韻以歛後當分爲二、此皆攷之三百篇用韻晝然者、而顧氏皆畧之、蓋顧氏鑿疏巨手。在奠高山大川。別古今州部封域而支港分合。壤地低離。則永又能溝劃其毘連交錯。亦羽翼顧書。有功古韻者。易彖言往來上下者謂之卦變、卒以二體內外虛象言之、永則謂上下經俱以反對爲次序、卦變卽

當於反卦取之。凡曰來曰下曰反者皆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皆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謂兵農之分、率言分自井田既廢時、然管子治齊、參其國以為三軍。三軍皆出自士鄉十五。而伍其鄙以別居農。農不聞隸之師旅。蓋兵農早分矣。晉惟一軍、其後屢增軍制、又屢損軍制、其既增而又損者、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寓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哉。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列國之農不從軍。可概見者。若魯作三軍、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其半、以其半歸公、叔

孫氏臣其子弟、而以父兄歸公、所謂父兄子弟。皆壯老隸在軍籍卒乘者。非通國出稅之農民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農民出田稅者、自仍然歸之君、否則亦盡屬三子。哀公何以云二吾猶不足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魯軍常近國都之明證。其野處之農、久非兵也。深衣之制、孔氏玉藻疏、謂布六幅、交解爲十二、永則謂偏邪似非法服。且玉藻文明言衽當旁、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皆正裁。不交裂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一幅斜裁。綴於後衽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漢

時謂之曲禮。故鄭注曰、鈔邊。若今曲禮也。蓋其論古識斷皆有通證。大率視此。初永少逐隊里塾童子中、勉治世俗之學。頗非其所好。一日見明邱氏濬大學衍義補、選條舉周禮章段處。輒心奇之。以為異書。即求得藏書家周禮正文。手鈔口誦。大有領悟。自是遂壹意治經。見周官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傳次。謂三代禮儀大綱。總統在是。舉其綱而稽類比附。則萬目犂然。因成禮經綱目一書。足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相庚續完補者。際

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館臣檄下郡縣、錄送是書、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其後同郡程編修恂一延永至京

師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聞永所學。面以所疑士
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永從容條荅。侍郎乃心折服。
而荆溪吳編修紱、自少深於禮儀。及獲交永。亦從質周
禮中疑義。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然卒未有出口
薦雄章徹所學者。又數年、
上方崇奬實學、命大臣各舉經術鴻儒、有欲爲永進所著書
來起永者。永自顧垂垂就老。歲晏寧堪展布。又昔時京
師所與交遊散去。皆無在者。意思愈益感愴。乃固辭謝。
不可強起。居鄉里、以孝悌仁讓相躬先。遇豐歲、約其鄉
人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不知有饑、

蓋積穀不在官而在民、使民自相補救、法莫良者、而倡之則自貧書生始。乾隆壬午三月卒、年七十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其同志戴震、恐久就墜失、次其治經事畧、并整齊遺書二十餘種、藏於其家、廷燦因據事畧、傳之曰

自江永以注疏之學傳經。一時戴東原震、亦以說文爾雅之學起休寧。若宮商應和。於是漢經師碩儒授受微言遂大顯於世。而好者頗稀。永既死、震入都客秦尚書蕙田所、篋衍中攜永一二著述。尚書方集五禮通攷、見而奇之、乃撫其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且深惜其不得見禮經綱目者。其後大興朱學士筠、視學安徽、銳意以興起注疏說文之學厲士、乃躬拜奠婺源故士江永主祠入鄉賢。而所著鄉黨圖攷古韻標準、近亦稍稍刊布矣。然傳者一二不傳者尚歷架閣求墨漫紙刓其終飽蠹魚齧蝕徒留書目在人間。

乎柳後世復有子雲而薶蘊積久之業自不可揜其實而發其光乎

江節婦傳

節婦姓黃氏名歸妹長沙諸生賢道之女節婦五歲失母祖母憐而鞠焉年十四適平江江慶瓚二十舉子不育慶瓚死節婦即絕食四日誓必死姑大慟哭仆地節婦急起持之姑徐甦小姑奉羹湯進姑曰必若嫂食即食不然亦就死矣何食爲節婦度不可以殉夫故累姑恐啜之然每對食案輒喀喀欲吐曰吾不死焉攸用吾姑命小姑坐卧伺之則又解曰吾事尚未畢何遽可死也未幾節婦祖母餘年終小姑既嫁比三年除夫服俱克如禮乃歸寧其父五閱月而返九月十六日慶瓚

生辰也前一夕節婦爇瓣香告天以次及祖廟竈神即預治厨饌爲祭具明日獨呼小婢隨至慶瓚墓且奠且哭奠既畢給婢赴里舍求杯水自潤還出袖刀刺喉不可入捻石撞之尸面墓僵立不仆婢返猶舉杯水進熟視之然後驚走啼呼也比舁歸復甦口屬衣倰中物乃絶發之得白縑一方書三百六十字明三年不速死之故與推分貲財處甚曲至末大書天淸地白四字當是時平江江節婦名聞湖南北邑侯宋君致祭奠將申之大吏請旌初節婦之就刎也衣袂漬血無多耳及合葬之慶瓚墓鑱土則一縷血痕直下注至四尺餘土色尤

炳如渥丹也

論曰節婦父去予家二十里而近予聞節婦歸省時一日持白縑疋几案滌筆硯其父見之則曰想成一件好花樣且待做出來共看耳偉哉此天下奇男子勇於綱常之言雖其父不必知也曩令節婦即以不食死亦奇矣況從容引决若此何婦人女子亦知所以處死哉或謂節婦靜而慧幼聽家塾學子讀書即琅琅成誦其父授以女誡孝經即通大義蓋頗聞前言往蹟畜德茂性以故義節章明詳盡有如是是則誠然矣然世之服儒衣冠讀聖賢書萬卷言必雍容稱古昔而考其所行遠

背馳於所學者又不可以道里計矣彼其所學固何事哉

存樸居士傳

太學胡生楚範從予學治舉子業。思其祖隱德不耀。請予傳以傳之夫予言豈能傳者顧太學質重其狀宜不誣。其行事宜有可採述。按狀居士姓胡氏諱申潮字遠山。先世籍隸江西明初別遷來湘陰。遠居士傳世十有三葉。居士幼失父。比長連喪兩兄孤特睘睘。能善事其母。凡可以適母意者。無不曲盡也。性能忍。即非意相干。不與校。常誡其子曰。吾自計生平幸未以爭訟故一履縣官庭。而輩堅持之。可守身不辱親。湘陰西偏地瀕臨洞庭。民築隄圍水旱蓄瀉洩而耕牧廬舍其中是謂圍

田。雍正丙午丁未間。連年水潦大至。圍成巨浸。圍之民死於水者相枕藉。令長西蜀侯侯發庫金糴商米振乏絕。存活甚衆。然吏議竟坐侯擅發罷官。居士乃言於衆曰。侯拯溺恤饑也。柰何以吾民故重陷賢侯淹留底滯於茲。卽捐貲若干爲衆倡。衆歡趨之。侯卒藉居士力補袼復官以去。湘陰其明年山東孔侯來。籌復圍堤。表居士爲率。居士計財用料丁壯。平畚鍤甚詳而有要。以是堤成不潰。數十年來無水敗。轉沮洳爲樂土。居士之力也。然牟利者自是遂名佃農按畝質金。水田亦與陸田等。獨居士不肯質其金。但納其租。又時時出藏粟貸圍

民貧者尚其息又甚者焚劵不索償寒解衣暑設茗寒食卽倩人掩露骼歲以爲常乾隆丁丑縣令採其行事入湘陰縣志又嘗合族建祠祀湘陰重修學宮命其子獨建二石坊以壯廟學中年築別墅憩息其中足不履城市者三十年自號存樸居士年七十七一旦無病死

吾楚瀕湖圍田後來至與水爭地八百里湖面漸隘陰不足瀦納吞吐前桂林大學士陳公撫湖南會奏請鋤減以讓地於水然富民貪冒走利往往旋鋤旋築添設圍堤不止其工作鹵莽脆薄可穿蟻鼠其游波逼束震蕩旋宅蛟鼉其幸耕而有獲也則出入斂散囊括顆粒

無遺秉滯穗若居士之始事於圍也水必有歸防必可久利必留餘亦可愧後來之冒沒浸漁不知所止者矣予忝史職私表而出之俾太學藏之家俟有事於圍田者觀採焉

郭君小傳

郭君佐平名世遴一字鴻渚湘陰縣人靜而好深思頗熟儒先理語學時文不肯隨人下筆銳意在自出匠心先是君名世仙讀書仰高書社都講亟器之是時巡撫湖南敦公以興賢育才爲己任一日小試仰高目君於稠衆獨詢問甚悉爲改名世遴然久困隊伍中無所遇乾隆己亥從弓會學於城南是歲縣試拔冠童子軍得籍縣學及學使者按部試諸生君歲科兩考文連署第一食米廩名噪一釁自是益志遠到顧瘦瘠善病癸夘闈宿痾頓作咸阻君於省門君尚力疾戰文文不稱

意愈撫床潄楚不自休、及病益篤、尚强作笑語以紓親憂、冬十二月十六日、吟詩屬昆季、曰天旣促我命脈脈語不得、死者安足悲、生者各努力、遂投筆逝、年三十二、子其弟誠世之次子家祐爲嗣、君自待不薄、每急人之病如已病、推解無難色、秀民貧而廢學、則歲出橐金助讀、其人因成學不徙業、輯成郭氏家譜、具有條理、又約羣從爲聯芳譜會、醵金權子母、累至千金以敦友愛、其見之施行者如此。其未見者可知也矣。君家自高曾世有隱德、尊甫益篤古心、每縣中有學校大興作、及培壯形勝、津梁衢路諸大役、輒多括家貲以蕆事、生君兄弟

六伯子世遴亦以文食餼而君與其季弟世遐乃先就
蓺叔子誠世爲予述之京師甚悲及歸長沙又撰其顛
末乞余文傳君子頗不欲爲以人世之死於耆年長壽
與其死於達官貴仕者尚或草亡木卒朝榮夕萎自家
土外卽一無所聞於世而君年不躋中壽名不挂朝籍
吾文於君復何有旣而誠世又价其同志吾族士第以
書敦促是日予方治周官經讀地官閭胥之法敬敏任
恤者則書之讀族師之法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之因
念君曾執經請業於予則予亦君之閭胥族師也而考
君行誼又應周官經書法使其生也予尚當執筆特書

以厲學行矧短折不展所抱。顧聽其泯泯就堙晦沉薶。無一言標楬於吾支乎。乃作小傳次其畧以復誠世俾藏於家而傳於後焉

論老子

老氏支流。爲楊朱。爲莊周。其波漫爲申韓。爲晉人虛談。釋氏寂滅。而老氏所自出則儒者或不傳。嘗疑孔子入周讀金人之銘。五十二言。二百十有八字。其文辭刻削。氣象危厲。與五千言如出一手。其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又與老氏學術宗旨。靡不陰符。互契至執雌持下一言雌字見於六經。從未有如此假借文義者。惟老子五千言與金人之銘則然耳。豈老子爲柱下史。當時朝庭金石文章。即皆出自史官潤色歟。然金人列后稷廟。而孔子讀其銘

辭為弟子諷誦由繹如見古鼎大訓其非老子著述亦明矣吾意前乎西周即有持知雄守雌之學伏與潛深斂退嗇約忍人所不能忍者文武周公同天下之道術以為崇其虛無淡泊者必廢於事效其孤另簡棄者必忍於物而得其堅定沉默韜壹蓄縮者則尚可用以愼言言易至於有餘矯之不嫌過當是以節取其說著為金人之銘亦如醫之用藥使其藥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耳老子盡窺周室藏書見易象詩書禮樂之說渾涵灝燮無可復加而又不甘守默無以自見於是推演知雄守雌之說窮無無窮極無無極旣託元遠以自高妙且

謂其道反闊還淳可使桎梏仁義之天下進爲黃農渾噩之天下而不知文武周公特以其不修不溢有合於愼言之一節存而不廢猶孔子有時必用墨子耳以僅僅合於愼言之一節存而不廢者而老子乃一切貴已賤物思推而大之以治天下宜其毒之殺人及於天下後世而未有止也莊子之先有原壤得見正於孔子老子之前淮南子謂本商容劉向謂本常摐然止舉舌齒相曉譬而其言不傳其源流終不可辨不知老子之學早得見正於文武周公於今尚可考見者獨賴有金人銘一篇存耳而讀老子者或未察也

曹參論

史遷不立惠帝紀附見於呂后本紀固廼分而二之識者謂固密遷疎也然遷之意則曰母后剛毅耑制而天子仁弱七年未得一日親政也予讀是紀於惠一無所書惟元年詳書呂酖趙王二年詳書呂酖齊王遷之意蓋曰劉氏枝葉將日就凌夷高皇帝約束將日就隳壞天子威福將落於房户天下命脈將落於毒手嗟乎此何時也為丞相者顧廼日夜飲醇酒而不事事國家即安用丞相為且惠帝感傷戚姬之殘不忍母后之酷致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是時宮闈母子骨肉岌

岌危疑參功次何何死繫天下重望者惟參且何居中用事素備服呂后威力帖帖莫敢同異參被七十餘創之武人攻戰驅除粗疏伉健項籍死天下定則遠身相齊從來不受呂氏鉗制一旦丞相何甍惠帝舍近徵遠獨以參代何卽惠帝不可謂無意於參者參誠躬率平勃舊臣嚴肅擁衛天子修明高帝法度抑塞呂氏邪心使朝廷有所統壹而政柄不旁落此眞丞相也卽不可得卽告之曰太后不爲皇帝計乎皇帝繼高皇帝承社稷而不得一日尚行天子事動則壞亂舊章廢損至德天下將謂皇帝不如高皇帝自草澤匹夫至諸侯王人

人懷二志雖太后庸獨利乎如此則呂后亦必有所畏而不敢爲參乃畧不及此日夜飲醇酒有言事者亦飲以醇酒又其甚者與吏舍相歌呼應和始以參爲虎者繼乃以參爲鼠則惠帝不至鬱鬱傷其生呂后不至倡狂恣睢無忌不止說者曰天下新脫秦網參以不治治之有餘也然惠帝亦嘗恠丞相不治事矣密屬參子窋問之曰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方是時天下果以不治治之耶則帝何以責參之憂天下耶夫帝之言切矣至矣而參不悟也參死於惠之六年幸也使其目擊劉呂交持安危呼吸其亦以不治治之耶不知

參何以自解也說者又曰何之法誠立矣參守而不失宜也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法之本也呂氏俱決裂若是則何所立者果何法參所守者又果何法耶雖然參武人能聽用蓋公黃老之言保守富貴以功名終視彭韓葅醢倜乎遠矣宰相者安邦定國吾於參又何責焉獨史備序參之相業以顜放爲賢以清淨無事爲合道後之耳食者亦動稱淡之蕭曹而不察其實吾是以論之

荀彧論

荀彧之死也。非死於操也。彧父緄畏憚宦官。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史稱彧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嗤哉緄之爲彧謀也、史之爲彧諱也、夫譏議之得免與不得免、固其小焉者。傳曰人各有耦。又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夫東漢宦豎橫流。禍在衣冠。危在社稷。一時賢人君子。疇不溷焉。若棄糞土。蟄焉若非蜂蠆。緄啓邪心。乃至姻婭閹寺。以爲奧援憑依。大倫失正。閑家瀆型。是以黨婚。而父教子貳也。且緄之教其子託身於衡。節何異緄之教其子委身於操哉。何則操亦贅閹遺醜耳。潁川荀氏

累世名德彧既負儁望又列漢臣何忽甘心爲操子房指麾謀畫而崎嶇河冀間關周旋以贊其業盛其威曾是一無所顧藉者蓋淄澠之合入焉則化于鎮之利頓焉則靡其所由來者漸矣及後操業將成謀備九襲進爵漢公彧乃始畏恤人言與董昭異議思持正進規詭託名義以自晚蓋而不知中鉤而游久隨竿近遠聊一鼓盪怒謷徒遫其死勢固然耳飲藥壽春卒飽毒手嗟乎殺彧者操而致彧殺者非操也當緄之教其子託身於衡以爲遺之安者卽所以遺之死也操特爲其刀俎耳君子於操又何責焉

薦吳秀才書

廷燦謹啓竹昀學士前輩閣下初聞

簡命下視學安徽爲之狂喜趨賀時閣下方赴

行在未獲暢言啓者歸安吳秀才名蘭庭前西曹郎官吳鐵夫諱騋珠先生之令嗣先生學茂行尊尤嚴於八股文律乾隆壬申癸酉間講學於吾楚城南書院廷燦執弟子業二年先生旣歿秀才恪守八股文榘矱稍稍張擴術就有司尺度當其肆筆瀾汗放恣要各有統紀條貫不知者謂瓣香其鄉之陳勾山先生餘事作詩出入少陵昌黎兩家雜採感激歸愚沈宗伯以爲吳牧園

先生有替人其口吃似揚雄期期然如不能言其心平其持己嶄卓磊磊軒軒其家貧無負郭田不足自存太夫人在堂無以供魚菽去歲秋挾其能戰藝於京師無所遇再進再退叉手燕市困益甚廷燦錢財不足以賙之力不足以振之閣下新持使節以人材爲己任輶車中若延此潦倒勃鬱耿介通明之士載與俱往必當性命鴻文饑渴奇士鉤元索賾佐佑高深有所補益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吳秀才其不媿矣今長安中依光附響欲自致於閣下之側者動處麻立非秀才廷燦不肯爲論非閣下亦未必聽廷燦爲論輒冒言之秀才者南晉

詩四卷。並寄清覽。館金不必求異於衆。即以待衆人者待之秀才。必不以衆人之報報閣下。其進其退惟閣下鑒炤不宣

復劉經雪書

延燦敬復經雪先生足下。仰足下名。自庚辰至今辛卯凡十有二年。喜所聞之已多。恨相見之未得。正宜早自貢獻。踴躍躋攀。而隻字未通訊問者。自愧一落名場。如中鈎之魚。隨竿俯仰。雖石火電光。偶復激發。亦不過沿延潢港。搜索皮毛。正未知百年軀幹。與蜉蝣木菫有何同異。昔歲晤陳體齋。聞足下捐去科舉。究窮本原。自六經子史至天文樂律勾股。靡不鑽仰。窺尋務其自得。又聞喪次三年。麻衣絰帶。未嘗一日去身。去孔孟數千年後。乃於此此有人鞭策古心。壁立萬仞。所爲者居天下之

至常。而自任者乃古今之至重。廷燦雖欲吐胸中所有。遙相就證。而霖潦無根。誇河伯以涓滴。其不立露蝦蛭枯泥淖者幾何。是以安心逃遁。託於影響昧昧黑白懵懵。若不知吾楚有足下其人者。庶幾他日歸來十年學道。然後訪足下於衡嶽峯顛。考較精麤。諒不致嘿嘿無所自見。今足下遽貶損手教。欲廷燦自獻其愚以助高深。且手教中問及朱子示兒從學帖。是帖綱領宏大。節目詳盡。足下既服膺自得之。又得茶陵公為圭臬。諸君子相夾輔。道德之歸在足下矣。足下乃復歉歉不足。而徵言於廷燦。廷燦苟有所見。亦何肯蓋覆黷黷。苟責[illegible]

人說珠玉。婁人本目不識珠玉也。而巧摹圓潤。不嘗自狀家珍。設遇倚頓陶朱。有不齒冷乎。且足下有取於廷燦者文也。責廷燦所言者。則非徒文之謂也。挽燕趙偶一葉舟之人。商帆檣櫓楫之用。足下亦聊相嘲耳。不則矜其徒爲名累耳。不則欲誘之進於道耳。凡此皆廷燦甘築受降城者。是以迴惶擱筆。寧學金人之三緘。或以能納其言。尚不見棄於有道耳。如復飾無爲有。譎譎侈口以誑知已。何敢何敢。吁嗟大道綿邈坦夷。足下矯翼厲翮。希高慕遠。勤懇師友。鼎鼎擔負。敬愛無已。然行百里者半九十。後此責備正大。惟足下以不息要之。珍重

珍重。承索文字二件。京師酬應之作無可寄覽。性不喜書。手指如枓。又非倉卒可能辦者。遲或有以相報也。幽討蓺書。尚渡黃河走京師。一縱遊否。當熟計之。

答朱伯璑書

辱惠書至衡陽責取史記漢書文選者伸紙展讀義正芒寒驚愕不定徐復循忖足下瑕瑜數十言總以廷燦必不歸還三書爲疑古學缺絕不講蓋久讀古書如烟海浩浩莫識津逮是三書震川義門望溪諸老後先抉摘崖略分疏黑白昆甫先生蒐採之足下寶蕃之皆穀然以古學自任廪廪爲人世護持斯文苦心其用意固不僅在書矣即廷燦昔歲乞觀三書亦藉以窺尋匠契鑽仰絕業廷燦之用心其必顓顓在是三書與其不必在是三書俱可與足下與昆甫與震川諸老之用心其

揭日月質鬼神而無疑者其敢容一毫曖昧文選一書往歲楊子安不時索閱亦隨時索回丁亥子安罷官去其族叔楊八翁浮寄郃州不聊賴又索閱度日無何廷燦偶歸長沙而楊八翁一聞子安信到即倉黃去郃州歸闕中每念是書杳杳忡忡大懼無以對足下者史記一部好貯篋中冬月即送上漢書曾攜至京師今年出國門日車重不行揀留書箱四隻是書竟閣貯在京二書俱細字密評首尾完整劇不可不收還郭氏以存昆甫嚋嫠孤心一或殘斷一字一金廷燦請以身保任足下無疑無疑文選則僅了及詩賦數卷而止廷燦豈有

所愛。又年來居京師。見淮南阮氏所藏周白民臨何義門文選本最精最詳。廷燦已就汲古閣本一再鈔寫讎校。即義門評點左傳史記前漢後漢文選諸書近已全付剞劂。稍稍流播海內。家有其書。書不必私。而義門文選更無可私。無可私而獨私毘甫未了之手蹟。以取譏名關於足下。致足下取譏名關於郭氏。廷燦必不爲明矣。嘗見友人收如陽詩一帙。毘甫手自楷寫者。廷燦力足爲郭氏取出。不知可許相準文選否。如必不獲命。惟有人赴關中。向楊八翁求索。足下肝膽如雪。惟諒之鑒之。不宜。

復陳體齋書

吾輩回籍。如駢拇枝指。徒形冗長。身不得遂四民之隊。業。未得登古人之堂。錢財又不足佐父母兄弟妻子親族之急。柴立中央。無所可用。若廷燦者。乾坐困頓。宜也宜也。足下讀書著文。聲施奕奕。又適當

朝廷徵文考獻。山林隱逸。輻輳奔赴。如恐不及之時。於是時而不踴躍貢獻。又抱璞而南。持是欲將安歸也。豈有所病而求息乎。抑所以自待者遠。而玉固未嘗獻乎。以足下之甘心遁逃而不悔。廷燦自念自卜。又可知也已。年來精華銷耗。節行頹惰。舊侶朋儕。一切書訊盡斷。所

皇皇鑽營者。冀歲歲得些些館穀。其甘旨供裘葛。所謂視其任而吾蛇尚存。則怡怡而卧卧而起。起而嬉以食以飽。懶與慢俱。澹與泊遭者也。足下其謂我何哉。其謂我何哉。前教急稱姚君爲通儒。其卽桐城之姚姬傳耶。抑別有其人耶。耳聾目瞶。願一聞之。承示古文入妙處天覆其上。地載其下。古文妙處日在中間而遇之者蓋少。此自有數存焉。韓退之具帝臣王佐福命。天使之制文章之命。操文章之權。當其遇妙處。前無古後無今。直待此公拈出。遂將五經。揭日月而不刊。然此種亦不可多得。不過十數篇而止。以此律之諸大家。大數如是如

是而其人其文亦精此十數篇遂炳炳不可磨滅天壤此豈非有數存耶其他無此十數篇者雖著作等身如歸震川輩直自鄶無譏耳古文妙處何可多得也若斤斤求之章幅廻環錯綜神氣吞吐縹緲離合字句損益進退以爲古文入妙處恐古文之妙不如是已也前書引而不發率談求教何如何如新來許大令忠厚直諒友朋中古君子不可多得亦不可少有之人也足下如不赴朗江此公亦必有所以位置之者延燦家累近四百餘指日食米四斗月食米十二石而酒肉不與焉去歲秋粗買薄田以充饘粥並得山房數十椽補葺可庇

風雨即日當歸長沙。移書從宅。無由至貴縣一領教益。仍祈示復不宣。

復阮少司寇吾山書

自壬辰夏蒼黃南歸。於今十有四年矣。每念京洛朋遊。如人間之望天上。邈不可攀。別吾年丈閣下嚮囊在京。又過蒙許與題拂。時得追從商榷。側聞緒論。開益蓬心。此日稍有聞知。皆荷當年講習之力。誠不敢自外知己。無能或忘德誼者。只緣跧伏鄉圍。拘綴湘介。歲歲以點字校句。作百口生涯。舍己芸田。計傭受置。自度並無善狀。是以音問全疎。性有默默。寢飯不知訾省耳。昨夏五月。芝軒方伯來自京華。乃蒙年丈垂問愚弟。並示手書。是日接領時。若從天降。忽覩清光。良久坐醉。夢中自疚

自疑且感且愧知㕁儒無用何獲汪念于當世賢人君子不知涕之何以交橫也及定心展誦欣悉道泰衡亨功崇福茂又蒙曲加慰藉勉以名山著述此閣下與人爲善誘掖無已之盛心而廷燦疎慵實非其人也何以克當何以克當未數日正擬裁復忽閱邸報快覩年丈簡在

帝心特擢刑部侍郎庭堅之邁德默結

王知昌黎之鉅文鼎榮晚節廷燦連日雀喜鯢桓如得躬逢其盛親被其光又不知情之何以一往而深也此時身在日月職贊臣鄰正人在位邦家之昌自知夙夜靖共

時有以教之爲慰。賢郎輩俱秀出班行。將來干霄直上。即在目瞬。其又烏得而禁禦。正不必以偶爾一失塵介高朗懷抱。至別有云云。此闈從未之前。闈又自今年來當闈頻頻見拒。數月尚未謀面。竟無從代擯一辭。者且亦可以不必。此時浪過江。恬言之徒無益於事。惡寒者重裘。不若靜以待之。最妙最妙。

與蔡東墅同年書

別來二十年。每想見東墅先生。適往之氣。精銳之思。瑩澈之識。以爲平生取友於天下。後來殊不多見。豈其直跡古人之堂。入古人之奧者也。江孝廉來。忽接手教。並近日得讀爲文。紙上時時洞見君心。無異昔年漢上京師之接謦欬語言於一堂也。子雲所謂心聲心畫。吾輩正賴有此留天地間。互相參驗者。時文徑術。我久拋荒。而孔孟微言。則未嘗不反覆參尋。以求歸至。是讀大作如富貴忠恕性天怨尤求放心諸題之易涉枝蔓影響者。俱不增添一字。不鑿深一語。一一簡直明銳。洗出自

文眞面目而止此豈可僅作詩藝觀並可爲讀經者示標的其必傳於後無疑者也古文撤開墻壁具無礙辨才但鄙見欲有獻於左右者吾輩著書立解惟自抒寫所見而止似不必齗齗攻擊前人即先生之論荀子何其平恕而是存一篇不欲舉一羊之歧以廢歧之百又公聽並觀兩不相悖之明證也居源遠而末益分之後愈不能徧觀盡識但求有得[illegible]已自信於心而無乖於大道之公六經之旨即韓子[illegible]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者如必欲廢前人所學使[illegible]亡之所學即學聖之時者亦未嘗以夷之清惠之和[illegible]可謂爲聖而務貶損

之也、弟曩日一知半解。多賴先生別白。稍知嚮往。其後妄有論說。嘗借大名爲重。亦不敢忘所自也。祇因阻於遙遠。今始得一併呈上。仍祈請是去非。誠以告我。弟自壬辰削籍後。養疴鄉園十七八年。近更聚經史數千卷。築書倉八九間。自謂此中甚樂。惟有行之以不怠。要之以至死。倘冀他日所得或進於前。而有促之來京者。中途果嘗犯嚴寒。腸胃冰結。日日惟恃乾薑附子作生活。自笑一副羸骨。中不禁而官又冷。無一相宜。惟是日赴瑠璃廠書肆。搜平生未見之書。時從諸老宿旁參互證。亦欣然有以永日。只恐貧與病相攻。則不得不作歸計

耳。探聞雩都管老師已前年凋謝、趙鹿泉老師主試貴
省、想必時得見、而長見丞賢、前年湘佚來京、去年仍薦
而不中、次小子孫賢幸獲選拔、本年二月到京、朝考
將在秋八九月、附上貢卷一本、近日服膺安溪先生全
書、竊以為斯文之統總萃於是、自是本朝應運而出
之學之一人也。曾見徐子千所作眞有文無命、昨來京
師、覓得休寧戴震字東原遺書十數種、徐子千以詩文
戴東原以經義、又所謂閎通博辨之英、亦有才無命。去
年曾著戴東原事畧、愍其天既生之而復抑鬱之如此。
專此奉復、不覺泣褋覶縷、無任神往之至、

復紀大宗伯書

前者廷燦以撰輯戴東原事畧、就正大宗伯前輩閣下、隨辱賜書、謂宜刊去聲韻攷一條、而插東原所論古音者補入、前輩學識之淵博精嚴、心胷之公平廣大、津津流溢行間、不禁一日三服膺、者即當從友人處再借前書、撥采、就東原所論古音者、剪截成片段、仍俟繕完再請鑒定、夫東原意在抑梵書之三十六字母於後、因諱言隋書經籍志之十四字於前、此自東原所見之偏。誠不足以據堅城而成信讞。況問官不遺郯子考字不遺於蒐

今之推測步算亦不聞尊堯典周髀而屈西法是以聖人公聽並收即鳥跡蟲書皆可師可學又何必有疑有諱於西域之字母抑廷燦更有請焉今論聲韻者隔數百里即別爲方音隔數百年即別爲流變即不方言不流變亦必審聽於脣齶喉舌之界嚴析於陰陽清濁之微所爭者僅在豪芒杪忽即曹制部分幾若鄰封敵壘之各不可犯況梵書梵音遠局昧谷代懸大鴻臚譯經潤文揣聲測響甚至有累數譯而莫能通歷數十傳且莫能定者其爲方言流變萬萬矣而當日就其書索其音謂即可同中國之聲等中國之音其亦果有合於中國

聲韻之元平抑又聞晁公武之論曰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依定四聲始以之爲文章是則六經諸子騷賦中古音之寬緩洪厚一變而爲今韻之尖利輕儇者其潛移暗換似皆自字母入中國始之亦自沈約定四聲乃成之也後人有增損字母者有欲歸除字母廓而清之者此不獨字母有所罣漏不足以該括恐亦因字母實有所戾於古人之諷誦而不足以厭後人之聰聽乎宜前輩亦獨有取於東原之論古音者也若夫蒺藜爲茨終葵爲椎不聿爲筆奈何爲那又似前乎華嚴十四字六經中已具反切之端倪者然則中國之有反切

與西域之有反切。其孰先孰後。固不必如東原之執爭。而切音之同不同。則正不可不辨。大前輩之學天下後世之學人人思得聞一言以爲歸者也。今是正東原聲韻攷一編。誠大有關於東原著述之純駁堅脆。而字母相傳。亦似幾成千古疑案。近更紛如聚訟。不可究詰。亦望一言指南。俾後學有所統壹。誠嘉惠無窮者。

復余習園書

廷燦髮歲所逐名場。拘縶館職。徒涉獵羣書字句。掠取殘餘皮毛。供爲詞章聲律之學。思以順時取譽於經義絕少窺尋。正韓子所謂游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闕日失月忘以至於老者。昨者逢吾宗習園先生於燕湘二水間。一日啟篋發所得讀其述編細册。於詩於書於易禮歷歷分章析段以經證經。解結釋疑。鉤元提要。於蓬心不覺洞然開朗。於時既自賀得師言所聞之已多。恨相見之已晚。因更悔曩日間有一二論說。妄思躋扳作者。眞如壽陵學步邯鄲。徒無益費精

神有似黃金擲虛牝耳。即欲拉雜摧燒。思鬭揮戈返日。補塞桑榆。不意別歸柴門後。乃蒙貶損手教多方推許。初以為君子與人為善之深心。或不惜誘掖不倦。然已不能不顧影自疑。至中間舉持正南紀之擬韓子語以相比況。則不覺愧生顏變。為之跼蹐不寧者累日。人苦不自知。至於候蟲時鳥。自鳴自止。必不能與黃鐘大呂媲響抗聲。未有不自知者。既自知之。而且隱忍受之。不明辨而蔽覆之。有識者幾何不掩耳疾走而笑其妄益之妄乎。承示六書。東原之說。誠未免支離。然當時並不置抑揚與奪於行間。而一字一句。輙采入不遺者。亦以

題爲事界則其體在紀實不在摘瑕若曰此東原之論六書也若曰此東原之論明堂也亦所謂據事直書而疵與醇自並見而不可掩者是以殿後引歷城周太史語微示斷置而全篇之議論橫出蠭起者統此矣今來札摘其四體二用之說多窒礙而有取於王昭明之六義相關各圖摘其數字共一義者爲淫確實而轉落空而有取於假借之兼義與聲爲補前人所未發折衷同異斟酌去取不獨翦截東原之枝蔓兼别白六書之指要乃懸誠衡以較輕重奉正朔以批閏位者夫讀經莫先於考文而三代六經之文廢失眞傳久矣於今千百

世下尚可窺見制作文字所本始則僅僅賴有六書之說存如鑄金有模焉使模之不存金安得不躍又如摶埴爲器焉使摶埴失傳則器胡能不窳此六書之誠宜辨定也然且言人人殊而轉注假借二門則尤易涉影響不能不待剖析者如以轉聲爲轉注則必先定一字之本聲而後轉注有依託而起然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正之讀平中之讀去者不且渾爲一音而轉無可轉又安見注有可注乎如以依聲託事爲假借則必先定一字之本音本義而後假借有可引伸然竊意凡字皆有本音本義而何獨風主風氣者可借風俗夷

注東夷者既可借平又可借傷於此等字即不嫌牽連移徙不嫌數傳失本而外此又不盡然其然者又不必有確然者可引證何也且許氏說文序既以令長爲假借則與以轉聲爲轉注者又何以別乎凡此皆不能不費今日之反覆揣測無憑得造字之本始而不必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之實實可據依者廷燦非必爲東原四體二用之說作回互也先生以爲然否廷燦歸柴門後子姪輩俱以縣府試淹留會垣携來大著各本子尚未得人鈔寫繳上稍暇則讀數紙以洗心其他一切閣束蟄卧昏昏如夢如疑幾欲百事皆廢然又有不敢自

廢不忍自廢者在。會爲亡兒邵賢作一聯云。宗室依光六年徒結干霄願。儒林共惜一死難磨向道心。旁注兒自壬子冬日以公車赴京。其明年落第。又明年考補覺羅宗學教習。越丁巳將報滿。即畢命於教習館。先後六年。蓋向道而行。有惟日不足之志者。承示手教。祝我家南北兩宗。繼繼承承。經術詞翰。並致其力。庶幾振興光大。廷燦敢不勉力樸學。以副宗老耆彥植本培遠之至德至教。而竊恐離羣索居。日滋疚悔。終不能不投杖而拜。方自愧謝過之不暇。又何敢言亢宗之有光。於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焉。

建朱子祠記

朱子過醴陵講學醴陵人審像伐石圖碑於瑞𣶏池上葺亭覆之池故醴陵靈蹟水緣可繪字而朱子遺像儼然在焉越七百餘年爲乾隆甲午又新亭甃池作祠堂以奉主祀堂成歲約爲會明年三月某日邑人肅衣冠而至者約數十百人蓋道德之輝光昭被於斯人精神心曲而愈遠則愈有耀不可過佚徹掩乃世之好同異者動黨護陸文安王文成爲有用之學以詆訾朱子延燦走四方問學至有動色相戒謂子何不解脫朱家纏縛夫朱子主靜敬以根極性命達於天人奧微明於萬

物分數固廣博精深而用無不具者、而講陸王者乃見謂紓迴幽渺而不樂道然即以法迹論觀朱子前後上孝宗書六劾唐仲友獄獄風節何其知命不惑也若夫爲政崇安浙東潭州爲民請命懇懇斬斬如疾痾在身而務去之而遇非道非義雖三公之貴一介之細較然不欺其素政使學陸王有用之學徑約切實而其發於身心見於家國天下者復何以加茲夫學不在斷斷角辨在誠以自治其身與心耳彼陸王者亦誠以自治其身與心而其學不可廢者也何獨至於朱子而疑之雖然今之宗朱子者既徧天下吾獨異其獵取朱子緒言

妙義用以藻繢文字而行事則陰背之又有闇求朱子書不一寓目日取腐濫無根之游言掇拾呫嗶冀弋榮名聲利而朱子講學宗旨竟茫乎其未有聞此則背朱子而馳愈遠愈失又豈得謂學朱子之學者哉嗟乎此向之魁岸閎通之士所以病俗學之陋而決然定祈嚮於陸王也吾烏知朱子所心許者不轉在彼而不在此耶醴陵山水清淑士氣淳正又鄉先生吳文定公爲朱子高弟師友所漸卓有原本是役也若鄢君正笏丁君宗懋李君煇曹君枚欣俱信之篤持之堅故經紀有成而屬予記之學者登朱子之堂仰朱子之遺像思所以

學朱子之學者何在。則正學於是乎盛昌。豈徒以軒窗亭檻賚吟眺已也。

補修石鼓書院記

是山斗然拔岸獨入二水如艨艟萬斛衝碇下垂書院踞其腹門前蒸湘分瀉中間隔地不多僅僅見界畫如牽一綫矢直刀削纖脈最奇厥初門其左隅以山勢直也利曲受之無何有中從者表裏洞穿左右激射風氣疏洩訛言屢騰郡大夫日是不可不還其初急轉移之遮蒸衝突迎湘潴漾則天台廻鴈諸嶺盡拱秀効奇心目得遴朗軒輿由門入最高當中座者大觀樓樓左右二祠一祠漢諸葛武侯一祠趙宋李忠節歲既久俱板朽腐剝赤白漫漶不足揭忠敬壯高明又墻舍中几榻

齋廚之需缺如不具寖興無憑郡大夫又與衡陽清泉兩明府次第籌畫之不廢不侈有則有經工既訖俯仰週遭引背爲向展矚得奧則造化之靈秀始呈露焉濯黯爲鮮拙脆補緻則神人之棲息倍肅整焉陳列充庭從容資藉然後體氣得爽愉神志得清寧焉其疇不斐亹咨嗟感激奮自興於學乎而郡大夫及兩明府爲政急所先務尤不可譌矣書於石非賀是山也

敦大中丞重修城南書院記

前中丞湻江楊公撫湖南以嶽麓書院隔湘濤往往頗風斷渡期會不達稽圖考典知有宋張魏公就妙高峯築城南書院是時晦菴南軒兩大儒會嶽麓外多就城南講論酧倡游止其中湘東之有城南故與湘西嶽麓爲然並峙者而妙高峯舊蹟既化爲僧房不可復乃選得都司廢署地築屋八十楹以居學徒俾講習前堂摹懸

御賜圖額東南傑作

御書樓藏經史數千卷即合祀晦菴南軒兩先生於中而

附祀陪護書院諸賢額曰城南書院不忘初也自清江
中丞作城南書院後十有九年桂林相國來撫湖南通
籌兩書院事宜城南撥歲支銷始與嶽麓並定有經費
又十有二年余攝官撫軍於是邦因相國經畫既久畧
通其變增酌規條一切頗詳備愼密又時率僚吏來城
南與諸生崇奬德義考評文章見其地氣交脉聚奕然
拘起收納隔江峯巒入軒窗几席而曩時所種樹根幹
磥砢柯葉蓊鬱勢隱隱出墻屋上通雲氣凡先後讀書
城南者亦多成業發名人材輩出收效固與嶽麓相埒
獨書院歷歲年多棟楹榱桷漸腐蓋瓦級磚漸鈌赤白

亦漫漶剝落。僉曰此屋不修。且壞。不可止。余與廉使觀察使籌費鳩工。換脆以緻。繪黝以鮮。無侈無廢。治之則已。天心閣雄控湘城。實陪衡書院。則重新之。復甃石通道。用壯登臨。是役也。非徒求復清江中丞舊觀。亦庶幾存。勝菴南軒兩大儒遺澤於勿替。泐片石嵌壁。俾後之守土者有所考而共護之。若夫儒術昌明。人才成就。有馮有翼。作孝作忠。則清江中丞碑記甚詳。余第記其顛末云爾。

顏大中丞建普濟堂記

乾隆四十有二年四月臣希深奉

恩命撫軍湖南伏念

皇帝爲天牧民博詢廣聽子養哀矜無有遠近幽深一如堂階戶牖處至到而計至周因念守土吏分宜以時問民疾苦罷所不便而條所願得者迺稽圖考制見湖南棄嬰有哺乳廢疾有棲養惟单獨老民未有常例廩給枯瘠其何能自活存謹按王制天民之窮老無告者皆國有常餼又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則曰養老三則曰振窮誠念殘喘孤延幸得少綴須臾無死竟乃柴立

中央漠然無所依向其宜隱惻收恤自不得後於棄嬰廢疾矣我

世宗憲皇帝詔設普濟堂恩養煢獨老民又會下其法於直省而有司猶梘格未行是歲秋七月臣希深卽拜手稽首具狀奏言八月

制下報可廼抽撥庫貯白金四萬兩分貸之商歲權息四千兩爲按歲支銷經費其明年擇地湘春門外卽折歲息之半作堂由門入爲廳序居治事者又入爲五重爲左右兩翼析間而計得一百二十椽居老民凡房寢几榻廚竈井匽垣苑之制旣備旣整其經費出入贏縮則

聽長沙郡守典領勾稽其米鹽薪菜衣襖粟餌及棺槥瘞埋淩雜靡密之務以時選士紳之廉能者經紀之而會其要於長沙郡守夏六月堂成秋七月朔一日始事歲可活老民五百口其浮額者籍記其名以次待補夫古者比使之相保閭使之相受族使之相葬黨使之相救州使之相賙老民亦無慮其無告也然猶云六十以上上所養自比閭族黨之法既廢民知急所私而已甚則並所私者若秦越相視耗矣鮮有維繫相收者為民父母以保之愛之葬之救之賙之之責為已任則老民雖窮於天尚不窮於官府而呴濕濡沫吹枯噓槁庶幾

有以推廣

聖天子慈惠億兆人民德意且亦撫循瘝瘵厚美風俗之一端也抑是始基爾整齊釐剔將有來者賡續推廣之所全不更多乎臣希深將去湖南恭紀崖略於石其規畫微密則檄長沙府知府事臣圻曾條議於冊最詳茲不著

李大中丞修江神廟記

湘江灘鵝陽湖山迤邐滙瀟蒸諸水北折而下至長沙江瀾澄涵不怒作則橘洲浮其中水經所注橘洲子戌者也考湘江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為樗蒲齒宜若空明淨徹千里一碧者獨橘洲匹練曳水面如荇藻牽風湘人傳其初無根蒂能與波下上蓋江之瑰奇靈異譎詭正於是乎聚昔人尾洲建拱極樓雄視俯瞷所以陪護塘隍夾輔形勢與岳陽黃鶴名勝相望也雍正八年

世宗憲皇帝下詔湖南以江神職司江瀆利賴舟楫雲雨卉牧土田宜秋祀所司又選樓前地作神廟奉春秋廟制既

上闕

國典。且與樓並峙。奠定中流。橘洲益增嚴整壯麗矣。歲既久。棟折柱摧。瓦泐甃破。上雨旁風。無以崇明祀飭鉅觀至疊議撤新而皆不克蕆事。今大司空劉公駐節長沙時。政通民和。有願輸金百兩。呈請勸衆捐修者。公度不可禁。卽嚴飭有司。無廢無侈無擾。衆歡趨之。不期而集劇金若干。遂鳩材遴匠。作廟重三。殿門其前。作樓級二層。捍其後。週遭翦岸。積欄以次。甃金嵌石。堅緻瓏瓏。起庚子訖壬寅。工蔣成。而余適奉

簡命來撫軍是邦。展廟瞻謁。憑樓言言。棲湘靈於恍惚。壯

氣象以千萬水之峻宮蟲窟陸之隩皐神匯與夫湖嶽之精英靈淑皆貢獻斟豁收納在島嶼橘柚軒檽墻屋間是以陰陽和風雨會老幼蕃祉年穀連熟魚蝦蔆芡物土之產闐溢街衢蓋是役也典制嚴重神人歡喜固爲

天子守土吏所宜不得簡陋者也而公皆先余爲之余則何孳而承其乏乎書顛末於石誌美也經紀其事者知長沙府事臣 恭 也捐金者別石書之紀實也從衆志也

牌樓山記

自嶽麓逆折而上有嶺崒起莽蒼之野勢可萬丈如流星下垂截然中斷見溝脊界畫是爲金牛嶺嶺斷岡連廼妥行徐驅氣延脈屬盤礴鬱積回互再折而爲牌樓山山不及嶺三之一去平田加二百步山延袤如曳布隆圓如覆釜山之左刀側壁立如牌樓其山之得名乎山頂窪然爲天池天池週遭如蓮葉如桃實如嘴口廣輪不及半畝天池之上微凹如匏柄是爲小天池先是小天池中白菓樹蟠根封焉占之者曰吉發白菓樹得土穴週遭石也吾始祖君文公實妥魄於茲湘水襟抱

其前嶽麓屏蔽其左隔江峯巒盡收納入小天池天池中氣通霄漢時時能噴霧蒸雲降雨嗚呼是山固吾高祖忠所公登頓相度精神憑依者也有碑紀墓紀是山兼紀田碑毀於張獻忠兵田併於土豪而是山僅僅猶存土人不忍沒其實仍歸之吾余乾隆壬午小子廷燦請假自京師歸趨克伐石表墓又四年乙酉有侵界逼葬者粵東蕭公聚崑官善化按法治之逼葬者鋤去侵界者釐正吾族人如蕭公約又伐石表其四至墓前縱計二十五丈有奇後計十丈有奇右半於前左半於後是山庶幾完復如吾高祖所登頓相度者乎抑猶未也

嗚呼為人子孫守祖宗塋墓者其永念之哉

余氏宗祠記

合族而祠祀斷自可知之祖始世世以次祔之其制於古五宗法不合然自河南程氏以義起祀禮得上及先祖始祖則族屬之散無統紀者合祠合祀原本昭穆具敬親愛亦猶古聖人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意也昔者吾先君子一日與雪門硯手鈔從伯祖維嶽公所著康熙庚戌譜廷燦方髫齡隅坐讀小學至伊川程子論冬至祭始祖一則先君即繙庚戌譜而示之曰此余氏始遷長沙祖也小子其知之乎講程子論畢既而嘆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吾族其闕如也每時節春

秋雖貧必設祭雖尊酒隻雞必誠信必蠲潔然慕思鬱
鬱慄慄愈發有楚其容乾隆壬午廷燦請假侍疾四年
又時時傳述前世淸芬厚德肅誠諄複廷燦涕泣受命
然亦至竟未遑歲甲午復假旋在籍正月乃聚族而謀
吾族會者自耆德至幼穉俱欣喜溢顏色同撫掌應聲
曰諾又六年己亥族兄二山先生悼祠祀之久不成書
來促蕆事九月迺得解氏屋地厥基奧嬋厥面湘麓且
近吾前世里居墳墓叢之吉明年庚子議修閏四月祠
堂成正中寢室棲神左貯遺書右貯祭器前拜亭又前
念脩堂兩翼則與祭子孫於是齋宿石柱七標其前界

又洌石五標其後與左右圍一洲一橫縱寬三畝歲權租若干足供祭典吾余氏自始遷祖君文公而下繼今迺獲祠祀嗚呼自吾始遷祖契神湘麓累善行仁世有名德有幹年農者商者孝秀者庠序者科第仕宦者各長於厥居蒙澤十有一葉歷載三百餘矣祀典顧稚昧不飭乎然是役也際吾族稍稍耗析於前廷燦艱辛營度僅而後克若夫以祖宗之心爲心重宗法聯親疎則私利同敬愛厚其性而茂其德人各勤職業家必稟典型庶幾保令名篤舊慶世世守其祭祀以承迓

國恩

天庥於無斁則族之慈孝者咸有責焉廷燦其敢不懋勉敦孳思紹前志待後來乎祠成因記顛末附置壁間使世有考焉。

詒穀草堂記

詒穀草堂者吾父播遷時手自芟荆斬樹墊土葺茅成之以課廷燦兄弟三人者也堂高不及三仭縱十之五廣三之一東西有室廣不及堂之半蓋自先曾大父丁明季先幾去長沙城累世居第遯入影珠山至先王父竟中落貧不常厥居自先王父規度擇里謂麻林橋山川清遠士擅文學決計定宅至吾父竟十五廢書其後且益貧無以教厥子一歲鬻然貨田宅以其所餘換周氏棄産亦未敢去離麻林橋成前志也然已三世歷四遷屢屢餘薄田三十畝供饘粥茅屋數椽庇風雨是時

廷燦年六歲，伯子桐九歲，季子梯四歲，俱可就傅受經。吾父即日闢西圃，斬榛蕪，以作書舍。諸子亦日隨父捧土折枝，共助邪許聲，堂成。週遭無籓籬，可遠觀。父忻舉一觴曰：是可以教吾子矣。乃命諸子就學。父出則督耕，入則坐草堂，爲諸子講孝經、小學，課毛詩、周易、四子書，即熟讀成誦，無一字齟齬，乃喜。有惕佚，即予笞，笞以竹，長可尺五許。笞畢則納之壁空中。如是者三年，持手處沾澤熒熒有光。其後貲禮師儒，購求書籍，招延鄉先生時節來草堂，參互講析。又四年，諸子或夜分未寢，或鳴雞即起，吾父亦坐聽書聲，欣然忘倦，輒取棗栗啖廷燦

以手摩其頂厲聲曰兒壹意向學成人吾他年即死亦
瞑目無何一夕草堂燬於火廷燦與廷梯方熟睡猛起
從火光中躍出赤脚立雪塊上僅僅脫死書籍無有存
者父愀然曰是豈不足以教吾子哉自是伯子以貧廢
書季子以病廢書廷燦亦走四方問字而草堂僅餘敗
壁矣草堂既燬之四年父始葺居舍易茅以瓦又八年
築雲香書屋於東園自居之然皆非其志也記其歲廷
燦遠自外歸忽見草堂遶竹扶疏新松以次排立吾父
無日不流連其間徐乃指敗壁示廷燦曰吾所以教諸
子者僅餘此耳吾年來種竹竹添孫漸得千竿又種松

松遲於竹待數年後直幹參天雲濤與風梢搖漾雖畫圖不是過也方言時松纔與腰齊又六年廷燦成進士入史館明年以父病請急省覲則琅玕萬个虬龍屈蟠時廷燦子永賢七歲廷桐次子名賢十四歲心賢五歲俱讀書有若向之三人者然父命仍就草堂課諸孫於是擴其西偏築軒輔堂軒較廣東室將就圯更之堂壁之烟火熏蝕隱隱如畫不可辨者則仍其舊父乃詔小子廷燦曰是堂吾手自築以課爾兄弟者也是竹是松吾手自種以護斯堂者也今竹長松茂堂新而吾孫適抱經就傳詩言君子有穀詒孫子穀善也汝祖嘗喜此

鄉支學可定宅。則汝祖之志在詒穀也。其以詒穀顏草堂。汝其爲予作記。廷燦謹受命泣而述次之。蓋草堂始於雍正乙卯火於乾隆壬戌再葺於乾隆壬午吾父之志實與草堂相終始。廷燦登斯堂也每懼不克負荷後嗣子孫永念肇造之艱重新之故應有惕然思奮然起者。

城南書院雙桂屏記

循一徑於城隅門墻清峻闢雙屏於日永院落森沉喬木百年古花斜夯蚍蜉小山二妙前楹恰欲風屏綠意巡簷枝苑苑而橫逕香界及霤屋潭潭而靜深凝朗月以影翳澄江半涵藻荇翻午曦而穿漏隙壁透取華缸應解紉佩爲懷芳非傍砌最宜招隱作賦偃蹇垂堂乃有家住沅湘含貞秉亮詞宗旛采綴飾姿歌楓岸蘭汀蕩其情美人香草賦其志載書初到苑遊月鬴環中扃户從容如挹天香雲外於是盍簪譚藝高詠淮南有時促膝拈題低吟硯北含毫不輟徙倚亞字闌干破鬱爲

春展放仙根芭角時或遏雲激響隔斷纖塵當其樹骨
排空助來清氣短檠二尺同心臭味誰如面壁百城四
時柯葉不改往往華年感遇聽雨颼颼沉沉靜院懷人
掀風綷縩默默參爭於道妙選坐樾陰愛修潔以德馨搴
芳木末一枝借鷃蜩鳩決起榆枋大廈儲材宗祊預充
杞梓

伍氏義莊記

邵陽之南鄉伍君纘宗、有子世楷、往歲從予學治時文、一日、君來山館顧予、予欽其質重氣厚、貌古而詞樸、而稱君者則在睹善不啻喜爲人、紓窘解紛、甃險道、建鄉亭、邑人莫不推爲鉅人者德長者、至是予復會學於邵陽、世楷已著籍縣學、偕其昆季來請曰、生父早孤廢書卷、以勤謹織嗇起家、頗饒財粟、然嘗以獨富爲不安。而心慕范文正公規畫、贍及宗族之孤嫠廢窮、時津津樂道不置口、今年年躋七十、乃擘古州油宕觀下古山冲三處莊田、捐爲伍氏義田、歲可召租二百餘石、以若干

石定爲伍氏春秋祀祖經費因自念長子璉聰穎早殤長孫澤達復殤宜春秋袝食於祖不得以無後廢祭以若干石設學賓師而選族子秀異者廩給之俾壹志奮學其補弟子員者食餼廩者赴省試者禮部試者俱權其貲費之贏殺而遞加之有差等又總其餘若干石則均於族人之惸獨孤寡廢疾者又有餘則付康謹之子弟歲權其子母出入將來拓置義田俾得繼承於不匱生父又手定規條簿錄件繫甚詳敢請吾師一言紀其物器俾後來有考夫服勞於上者則戚單於下往往性薄情流澌先見端於此故子夏得禮亦以同財異財別

服制之降殺誠以情之所不能不私者即聖人亦有所不必禁執是以祖宗之心爲心無不愛之族姓者惟仁率親義率祖順而下之知其重而後異財者又可同財然學者日抱經議禮尙或不能自克於財姑以禮爲談助耳而君自內心斷然行之世楷昆季怡然順之父子藹乎天性伍氏之昌熾其不自此權輿乎周官閭胥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法書其孝弟睦婣者按君行誼皆有助於風教而予又忝史職乃如世楷所述書之以見邵陽族性之惇風俗之厚有如伍君顯宗亦能心慕范文正公規畫而以獨富爲不安者

送同館謝蘊山啓昆出守鎮江序

府之隸江南者。獨鎮江以形勝雄。其水江與海。遭鼓潮怒沫。回互擊撞。其山金焦雙插江心。軒豁巋巍。疑有而無。魚龍蛟鼉之所窟宅。珠璣香貝之所孕育。島商番舶之所出入。水陸軍校熊羆之士之所屯。雜東南冠蓋。淮揚鹽筴。於越姑蘇貨賄。航達中原之所門户。又廩庫糧幣相填委。甲第簪紳相騰踏。既庶而豐。良楛奢儉貞淫根深蔕奇斵羅混殺。誠府之壯偉廣博瓌怪不常者矣謝君官翰林十年。著文賦詩。議評商較氣充貌腴其譽藹鬱。及是

命出守鎮江人謂翰林冰署謝君華才是行也爛乎其文相章光相耀也沛乎其池魚之縱江湖而軒鶴之翔雲風也鎮江其寵榮謝君乎雖然天之仁愛禾黍而降之雨無擇於瘠肥枯菀而加焉土之肥菀者豐潤廣阜蕃昌其禾黍之待雨宜不必急而天降之雨何以必同夫天之賑肥菀猶其賑瘠枯也明矣卽天之護肥菀更有加於護瘠枯也又明矣然則雨之降於天而適注於肥菀者謂天之私禾黍可也豈天於雨亦有所私乎且雨在瘠枯者易見霑沐而雨在肥菀者尤難著膏施也是行也其以充其所自養也其以江山之好爲文章之助

也誠寵榮也其國護疆界梳櫛螟蝨長養勾萌斬拔芽蘖於以輯寧其人民保守其富貴以承天之休也則人是府且廩廩切切有食其實而無暇摭其華者予與君同年同官因書之以贈其行

送別敦大中丞總督倉場詩叙

大中丞長白覺羅敦公撫軍湖南旣五年敬戒官吏養士治民興廢舉墜悉就整齊有法度於時神人悅懌上邕下泝風雨順序秔稻熟衍湖南大穌

皇帝晉公官階迺以戶部侍郎總倉場政務諸生讀書城南依公如歸者念公之去不得留也爰作詩歌以抒懷懆而廣風諭宣德義而致忠愛又念湖南山川名勝皆公經紀潤澤勿斁勿諼者迺次第繪圖與詩篇相間聯爲鉅冊　廷燦因執簡序之曰公貴戚重臣樂與韋布儒素憔悴顑壹之士講論德藝考評精覈不倦卽是知公深

思長慮爲
國家樹人計根本者乎公捐嗜好以潔己去繁苛以寧人
矣恪恭愷惻以集事於一切祿利毀譽俱不足動其心
而九郡四州民有不便吏職有不揭奸胥蠹役豪猾有
未歛戢則不啻一身一家事禁必明處必周而施行之
不移晷刻既勸既懲又汲汲以學校之廢興人才之盛
衰備術之纖悉爲已任今
國家法嚴令著禁吏安民而外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此者
而世乃鮮不以此爲迂也然公每論及湖湘政治則蹙
踖勤咨慨然惻然不敢自信公之意念又何深也公

湖南則湍而不能咸公在
朝廷則天下受其賜公之遠無不及其自倉場始乎抑廷
燦謂嚮往公者焉攸用文他日志樹業成諸生中有馮
有翼作孝作忠爲我
國家明白奮與一心宣力是則公所庶幾冀望其然者諸
生其何以自銘乎抑詩言志也廷燦雖駑下願偕諸生
賡之即以是卷務之詩曰
展親起豐沛酧庸長侯伯旗纛照清湘實維文武特下
車品彙調指畫爲民亟寅清廷辭徵潔悊祈神弔黝堊
結構閎保障觀瞻飭善政調風雨和氣多黍稷奉已損

驩娛禮士無倦數廣厦肆居遊駐馬嚴講析化俗蜀文翁興學魯鄒嶧我愧荒落餘散木譏社櫟城南地半弓公護大賢澤延我領諸生謂粗識阡陌無用轉有用如風迴退鷁攤書共幽討肝膽輪囷激漕粟輓東南囷竆壯

君公往羣倫失楷則江漘風俗淳台鼎星辰隔雝雝八騶鳴臥轍留不得

城南書院送別詩敘

萃諸生之秀異者於書院而儲養之。又擇博士之文華學富材通敏而器魁岸者。整齊其書史圖籍而甲乙之。綜覈其歲月名實良楛。勤惰而上下其米廩以餼之。厥選亦簡重清要哉。絅菴鄭君官吾長沙學博。大府偉其能。乃令經紀城南書院。毛髮絲粟秩如也。至是官滿遷漢陽郡教授。諸生之讀書城南惜其去而作爲歌詠者。咸踴躍其誠。鏗鏘其聲。若金石之奏。宮商之諧。不自知聲之何以發也。夫漢陽爲帆檣輪蹄所輻輳。珠璣香貝文綺鹽筴稻脂所屯雜。而文章之盛亦聚焉。君行矣。爲

問嘉魚黃岡漢陽三君子之遺澤猶有存焉者乎官冷祿薄而居豐潤廣阜蕃昌博大之地懼其有見於彼即不必有見於此也他年君別漢陽而騰踏皇路其亦有釃酒臨江賦詩於鸚鵡晴川間如今日城南之士之盛者乎則君亦何止膺是選爲無愧者哉余忝城南講席因諸生請而序之並繫以詩

翩然下衡山渴飲湘千水十載一儒官落拓何自喜膽氣大於身自許天下士傲兀坐青氈感嘆肉生髀城南始識心痛飲忘彼已相於校文字一春風雨裏江漢滙雙流大別山孤峙忽聽報除目移官當去彼此都競聲

華嶽娛若朝市豈惟富文章波譎雲詭君雖換頭銜
冰署仍素履檢點等身書採擷芳洲芷舉舉見風儀其
道直如矢臨別復何言酒行可以起

送曠岣嶁前輩由嶽麓歸衡山序

以嗜學舊儒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計其顓壹發憤潛心覃思積至六七十年研味皆至到發摭必性靈權衡極分刌議論通今古而四海之大老無可用一日乃自抱所學欣然言歸吾考漢興經初脫秦火賴齊魯諸老先生出輔弱扶微興廢繼絕而後六經不墜於煨燼吾考其人類皆髮脫齒落昏腐鏗斷說經不可別自至今殷盤周誥尚餘聱聱破碎聲亦豈不氣緩言澁脫字冗文而存什一於千百則斷非諸老師宿儒出不爲功今先生際經學大明之世又章句小生日藻繢鞶帨取決科

之不暇於先生所學無可用先生誠不如其歸且先生素喜談說經濟雕鏤文章又喜號名後學角辨無已嘗其心計指畫口講結習鬱勃於中而大作於外是尚見吾衡氣機也毅然趨已之所獨嗜猶然犯舉世之所不求而後乃今擺落收拾豁然言歸踢祝融而不下契甘泉以印心沛若巨魚之縱潰渤沓若鵾鵬之翔寥廓吾益無以測先生德之所際矣先生如之何而不樂歸他年吾將就衡山而問道焉於其別也敘以送之

贈劍南李公序

豪儁稟貞亮清剛之至性。負瑰瑋絕特之雄材。又究窮經傳騷史百家。胸臆蟠演停涵殷殷乎其欲有鳴也。肫肫乎其思有爲也。隆然鬱然如五嶽之必不可平也。如四瀆之必不可塞也。故發於文章則輝光潔白。見於事業。則尊主隆民。歷一官必守一官之職。居其地必盡其地之宜。事有不可。則違衆而行其志。不憚掬貲土以障江河也。遇有小屯。則素位而自得於心。不異築河隄以障屋霤也。而當時之雄而毅。黠而碩。溫而愿。哲而少者。方蒙冒於華堂邃宇。雜沓於倡優侏儒。酣豢於溫淳甘

毳腥膿肥厚之中。爲之睥睨齟齬如螳螂拒臂。如枋蜩嘲笑。如路鬼揶揄。而此一人冰清風厲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而其久也。披腹瀝心。琅玕貢獻。聖王賢臣。昭彰洞晰。其道益光。盡滌濯鎔冶。而後精金之質益純。截玉剸犀。而後良劍之割愈妙。其性不可奪。其用各有宜也。吾盡讀書史。嘗聞其有是人。吾於峨峰李公。乃見其有是人焉。公起家甲科。宦轍多在鄂渚甌閩間。所至茹雪餐冰。汲汲與民梳痒剔蠹。又文華斐亹。述作等身。其刻厲勤民。似益昌何易于。權衡緩急。吟詠山水。似春陵元刺史。而守吾長沙。尤抗同官。忤大吏。其事卓特。必傳於後

無疑然是時公幾不能自脫卒之烟銷雨霽默結王知畀以監司重任將大用公而刀筆吏操縱壟計校贏縮又奪公官聖主仍還公官僅銷二級盡公再進再退再退再進然公壹志顓心毅然以文章事業自見其視富貴窮達如一出入息之間也凡公之孔忧顯晦者三予適見之亦三予未知校公於古豪傑何如然誠得如公輩參錯天下落落居方伯之任其所以維挽匡救之者當復何如哉

送莫樸齋謁選序

樸齋由鄉貢注籍後浮沉儒官三十年而後乃今部檄下將寄膺民社

國家選格所以裁抑躁競慎重刑錢練達識幹備養循良庶幾福祚我黎庶康靖我地方者皆於是乎在吾知樸齋此出其必有以自處矣雖然上官私其喜怒同僚巧於避就財賦困於供輸閭閻格其疾苦吾見縣吏之難爲也往往有不得直己行道者樸齋作書生即勇於自信遇不可義形於色其服儒官多在五溪二酉洞庭桃源間所至豚吟山水外依然一隱約書生也墻舍士咸

稱其官卑行尊不肯如俗師之較束脩者今釋卷籍而勾稽簿書去冷官而典司廩庫糧幣予亦視其若是而已矣節以約已惠以慈衆廉以儆公勤以補民健而巽不務矯激絕特之名溫而理亦無或婾婀濡忍爲遷就承迎之計蓋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然後足以化民成俗吾知樸齋此出其必有以自見矣若史所稱武健嚴酷之吏務爲擊斷鉤距皆遷固所微文刺譏不稍假借者也亦樸齋平昔讀書稽古所指以爲戒者也然予考其人摧豪強而達幽滯度地權宜尙補於治要未有可以靡庫藏括民私徒結歡上擾而其他一不顧藉之甚者

也樸齋行矣其必有不爲而後可 有爲矣予留滯湘介不適用以同學同年無可贈而贈 之言並質樸齋以爲有一得否也

送長沙學博李君湘琳歸養敘

古之職於學者選德行道藝之儒即教其比閭族黨亦猶師武軍行之數一準於里鄰酇鄙之數而不二蓋古王制皆自鄉起自鄉起則有以慰其私情遂其孝養因以作其忠誼同其倫理使之敬事效公晨夕歡欣鼓舞於道妙而不倦不斁也後之筮仕必遠出其鄉其猶不失古意者其惟師儒之官乎師儒一官去家遼遠者千里最近者三二百里可以慰私情遂孝養仕既合於古典擁經史數千卷籍秀良弟子數百人與之進退升降儀式表率而外又往往飽閒散而一無所事夫得飽閒

散之實而又可託於古仕者慰私情遂孝養之美名以故一官師儒則竟無復有勇於退而廉於進者衡陽湘琳李君官吾長沙學博鐸鐸為諸生模不模範不範既不以閒散自居又其家近長沙在三二百里之內於時繼慈太孺人在堂人莫不喜君以仕為養之合於古道也君涖官數年倏忽憰然自歎曰柰何而假古道以自便其浮沉若是一日不謀於僚友不告於學校弟子決然牒訴其長官辭祿秩而請歸養其長官亦無以詰也而同僚及學校弟子思留之無計者則或為君悔且惜焉予獨謂君何篤於自信而毅然不欺其心也以辭官

之較然不欺其心知歸發之充然有以自樂鴻方飛翔遊廓而儀其羽者乃近覩乎藪澤又何怪悔且惜者之喋喋乎雖然君注籍吏部以縣令待銓者他日爲民司牧其亦較然不欺如今茲之盟心乎則他日雖遠出其鄉而不辭官亦猶然行古之道也於其行高其誼因書其畧以送之

嗚吾集序

家湘南清遠地十葉世世含貞稟亮歌誦三閭大夫離騷九歌天問九章參和宋玉唐勒景差述作感激雜揉遙情哀怨楚人結習不鳴正復難已剏二山先生早歲磨礲奮發枕葄經史百子橫槊名場矯翼厲翮抗志希高一舉知山川紆曲再舉知天地圓方欬唾隨風聲大而遠固其素抱無何草元耽寂蜩鷽揶揄故吾今吾孰非孰是又蘭玉摧毀與元文之童烏秀而不實先生前瞻後顧茫茫萬端廼抽秘騁妍攄憂渫憤不名一體廷爍讀之掩抑則淵泉幽咽宣暢則金玉春容或正襟隙

辭比宮協律或微文譎諫扣角擊轅想當獻歲發春光風轉蕙陶陶孟夏草木莽莽抑或洞庭波木葉脫長夜曼華鐙張先生流連即事悄焉動容秘響潛通清越要妙正使鳥蟲風雷嘒鳴四序而徐聞天籟希微古淡如未有鳴以其自鳴吾之爲吾而止覩鳴不平者遼乎遠矣廷燦弱齡從二山先生學治八股文兄也又師也今序是編寸莛詎能發洪鐘抑聞豐山有鐘霜降則鏗然鳴無待人之發亦非人可至而發之姑同作山海經者識之可已

城南課藝叙

按月校勘文字畢。志之日荒而不殖之將落也。則陸雙梧讀易以洗心補年。亦或偶有窺於五經之源。畧證四子之奥。則又忘其膚末。小得自喜。因時合同志以颺榷闡微言於永日。古屋斷斷。未暇云德之畜也。亦勝口說辨析鬮簺。初志慚而不讓耳。然二三學侶沿襲以測瀛潰。因容光以闚日月。毎拈題含毫。遂自兢兢省括度不中。不安發而竭狹陋方隅之見。亦相與較量銖鎰。裁別枝駢。以是作爲文章者。駸駸乎篤其實而光輝爛焉。其道不純。聖澈不則。經雖榮華其言。有所弗貴。吾深

愁晚出之源遠而末益分也積帙既夥稍練其雅則者存之爲記名姓觀造詣亦以見遭際

堯文廣煥一時岳牧侯伯譽髦斯士居以清閒寬以歲月限以程課優以廩餼乃得涵泳湖湘從容於講貫服習而業之所就止此則美成在久毋或有乎不終有他不燕其止也即其進也又可待於後而基自今者

曠翁與參先生八十壽叙

予往來衡湘間未一上祝融峯頂觀夜半海日然祝融境界則心壯之予與衡山曠孝廉伯仲相友善未一登堂拜尊甫與參先生然時時慕仰先生風味有如祝融之在衆峯中聞先生負奇氣早歲讀書屬文聲譽藹蔚既小不稱意則投筆硯棄科舉汲汲敦禮經師人師模範兩孝廉德配康孺人亦佛志壹心黽勉承事先生年四十孺人含志歿兩孝廉猶未青其衿先生破去尋常拘攣之見四年不就宅兆以待之誓不再娶以表之豫訂同穴以成之周孔名教老莊曠達先生嚴通並用如

此既而兩孝廉果同充學宮秀士又數年復同舉於鄉
爲名孝廉今
詔書下罷用科目疏滯及鋒行且兩孝廉又同鶚起去服
綵懷印爲邦家光然先生性篤人倫疎勢利急宗族鄉
黨耽恬淡寂寞視一切富貴貧賤泊如也予觀日之初
出曈曨朧朧經行千里麗正午中家之將興蘊蘊隆隆
古香舊德涵停蓄畜先生劬躬肅後約取厚施韓退之
謂衡山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正其人也左曰蕃祉
老壽箕曰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正其人也今先生年
八十矣兩孝廉屬予製序予不得辭顧予文於先生如

吹劍首耳何以俯先生觴予問先生猶健步予期躡遍五嶽今年請自衡始今年秋高葉脫雲淨峯開決計短衣芒鞵捜岣嶁山碑訪李唐趙宋諸名賢軼事往蹟是時儻得登堂拜先生并過岣嶁鼎舍邀岣嶁散人同攀先生杖屨一上祝融峯頂指初出之日爲先生進觴稱壽知先生必滿引連引狂喜不停手也岣嶁散人者先生再從弟庶常前輩古於文者也岣嶁散人所自署銜也岣嶁鼎舍自署其居也兩孝廉一名聖元一名聖魁也

劉母唐太宜人八十壽序

仕宦顯榮。煸奕。則會合賓婣子姓。敞張樂吹酒食。以時節具嘉慶。奉起居。此世俗貴富家所誇以為榮。而太宜人獲饗之。有似不偶者。太宜人婉嫕柔恭。早歲歸先太翁竹園文學。單微孤特。服勤作勞。務閭巷女子治生織嗇之事。黽勉佐佑。先太翁得壹顓行志。稍稍勤施廣導。以茂德於躬。人亦歸重取則。翕然為鄉井宗族主持。先太翁既歿。太宜人承藉留遺。保攜厥子。用慈用威。如初不懈。有加。厥子以次充學宮文武士。厥孫士振最後出。亦躐躋輩行。肩名黌序。駸駸有聲。而武岡原隰廣衍沃。

肥。畜。產。蕃。碩。士。頗。便。安。其。自。鄉。貢。於。天。子。而。升。之。禮。部

者。或。遠。至。十。數。年。得。一。二。人。有。司。者。第。禮。部。所。籍。士。以

名。上。於。天。子。則。百。十。年。間。不。聞。一。人。嘗。癸。未。甲。申。歲。予

主。講。席。於。郤。州。悼。武。罔。人。文。鬱。滯。名。業。不。彰。數。與。官。吏

搢。紳。商。所。以。宣。洩。之。者。而。卒。不。驗。至。戊。子。太。宜。人。仲。子

農部君廼獲鄉舉明年己丑。來試禮部。亦旣得之。以例

去。又明年辛卯。

廷試成進士。

特擢儆農部尚書郎。是年冬。

詔覃恩。太宜人晉五品封。被服祁祁。又明年壬辰七月。壽

八袠稱觴致頌禱武岡人咸籍籍喜相賀以為盛夫
農部連收科第去民畝而就祿仕亦不必世之所稀獨
太宜人俯仰一家前後窮通與武岡運會相為衰旺則
兼是富貴康寧壽考之福固重繫風教而非區區得意
誇耀之謂矣王振從予講習於邵州農部就
廷試館予京邸之尺五堂有不得必相告相慰有所喜
則亦交相慶及是壽太宜人農部請序於予謂不得辭
讓因書以識之

陳母成太夫人七十壽叙 代

皇帝御寓之初年。祁陽陳文肅公最先蒙
眷注簡擢。內登政府。外秉節鉞。爲
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文章道德事功照耀海內。越十數年。
今兩湖制府中丞公。復繼文肅公而起。若韓忠獻之有
忠彥。范文正之有忠宣。懿哉遠乎。兩世股肱心膂。爲我
國家勳閥舊臣。天下莫不頌羨甚盛。而綿受多福。尤集慶
於太夫人。太夫人文肅公之德配。而制府中丞公之壽
母也。早歲于歸文肅公。黽勉佐佑。恪恭澲迎。用能夙夜
奉祭祀。以光啟鐘鼎旗常。某謹按鵲巢小序云。鵲巢夫

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可以配焉。說詩者、又謂鵲巢之夫人。即召公之配也。觀此則知文肅公之積累。固至深至厚而太夫人宜其有家。亦如鵲巢之夫人。其德足以配召公。又可信也矣。抑德盛者福必隆。文肅公勤勞出入。恩禮完全。太夫人遭際從容。祁祁冠帔。亦既晉封受祉。備極安榮。及中丞公撫粵西、撫楚北、且奉

命節制兩湖、太夫人文駟雕軒。起居入座。往來就養煒煌。又即在衡湘江漢閒。半爲里社枌榆地。行部所到。皆子姓賓姻。以時節繞侍其壽慶。兩湖尤榮之。莫不美傳之。

某等夙稟制府中丞公儀憲若木就棨金就鈞叉側聞制府中丞公每謨猷入告擘畫匡時偶經太夫人神明指授必洞中機宜羨陶桓公者必推原陶母羨歐文忠者必推原歐母於太夫人益信今夏五月太夫人壽躋七袠僉謀製錦徵言以申慶祝夫仕宦顯榮爲奕與百歲期頤俱不必世世之所稀獨太夫人强固精明躬逢兩世非常寵渥與我

國家相爲維繫則兼是富貴康寧壽考之福固重關

盛明母範而非徒頌禱揚扢之謂矣中丞公介弟及公子俱濟美篤忠服釆宣力行且疊膺

簡畀一門之光榮無量。即太夫人之福壽無量。某豈能揚厲萬一。謹率同官敘其梗槩云爾。

泰母劉太夫人七袠壽言

大方伯泰公作藩於楚寘是南服朝夕與大府同心一德爲

宣風展義苞澨絡湘枚寧康靖連歲民大穌會年穀熟衍

迺乙巳夏彌月不雨方伯率寮吏徧禱於羣望百靈太夫人則潔除官署禮拜誦經日䟦踖屏營求所以爲衆萬生民請命於天而惟懼不得者是歲雖旱竟不爲災衆萬生民聞之僉相告語曰太夫人休服於無斁其敬承有永哉維昔學士公鴻文鉅學負公輔重望太夫人莊棻恪勤實能懋相厥德佐佑劬躬今以方伯迎養

來吾楚。壽耇起居顯榮爲奕。倘爲吾民故抑損歉㬢遇災貨畏吾民。則何幸蒙被方伯之仁。又獲太夫人之福蔭乎學士公者。壬申廷對以第一人魁天下。後晉官侍講學士。天下所稱鑑泉先生者也。然學士公抱能不施。篤慶錫羨。萃聚覃延。太夫人厚德慈和。又克承迎祥祉。拓光凝庥。以是方伯起家鼎貴。十數年來。剔歷中外所至。實清忠亮著。偉問宣令名爲

帝心。簡在介弟太史。最後出。亦掇高科。備侍從。承明著作。潤色黼黻。蔚然國華。蓋學士公之德遠矣。而太夫人則親見前後濟美。篤忠作述世家。麟鳳繞膝。尤天下所稱而

今所僅見顧乃富爾儉貴爾勤居華膴盛麗無敢康豫
尙復額禱以同民患齋祓以畀天心秉德培元葆純養
福宜其爲神明所歡喜扶持民人所飲食必祝者也是
歲八月之八日爲太夫人七袠壽辰衆萬生民羣然欣
喜懽愛闐街溢巷若有不能自已於此心者廷燦忝通
家子乃作頌言以抒下情而通風諭宣德義而志忠愛
焉頌曰
秣陵都府吐納漢江沐日浴月鬱爲奇英有美家慶世
顯其光其光世顯疇總厥成維太夫人會福儲祥贊佐
學士爲世儒宗文富理奧武庫堅城形廷敷奏用享大

名。伯仲伊呂物望堂堂。蘊德不曜。方伯篤生。饋于粥于。
廩廩趨庭。培成國器。詞苑迴翔。蓄持使節。旱雨川航。
眷注餉畀。屏瑜湖湘。壤地千里。祿富秩崇。于藩于宣。敬教勸
農。上邑下泝。遳阜民康。太夫人喜。曰篤不忘。文駟雕軒。
就養煒煌。太史如篪。鼓宮應宮。蘇必有轍。朱不惟庠。競
爽待采。接武夔龍。維太夫人。際會攸同。履盛如未。倍矢
恪恭神明指授。壁畫在公。洞中領要。慈教彌彰。憫農念
雨、黃髮祈禳、誓宵苗黍。庶起廘危。維太夫人。念切家邪。
蒼赤託命。民歌壽臧。簪紱繞侍。民歌熾昌。齋以約已。益
篤其慶。駢闐駿頤、百祿穰穰。

善化少尹秦尉壽叙

古者簿尉皆所以貳令。而今之尉獨繁于簿。凡猰犴盜賊勾稽追捕之重。下至羣飲聚鬪樗蒱倡優廵邏摘發之細。一一典領於尉。故尉爲獨繁。而尉楚南者。則善化尤繁。善化與長沙俱附省會。而善化街衢洞啟。甲第文物相駢羅。貨賄糧幣相輻輳。水陸舟車相停泊。旗亭酒市相招邀。兩粵豫章冠蓋相門戶。以是姦宄豪猾譸張變幻。亦雜出其中。一過大府會勘。慮囚湘以南。赭衣銀鐺。胥靡而至者。又寄滿囹圄。故善化尉之繁不可治。尤劇于他邑。官其地者。亦重且艱哉。若會稽如翁少尹秦

父臺負通敏魁岸之材。心古氣勇。又少從其先太翁作宰開原。歷署蓋州寧遠州牧。諳練朝章國典。明悉四方利弊。初謁選。即簽發楚南委任。所至皆著能聲。後補善化尉。既數年。事無鉅無細。無不綜覈微密。幹理斬斬。其大令西安李侯喜君息事寧人。一意倚為輔車。君張其萬目。候挈其鴻綱。善化雖民庶地豐。乃帖然若一無所事。今年三月之某日。為君六袠令辰。邑人士高君治行風義。有以康靖黎庶。裨補地方。咸謀躋堂稱祝。而徵言於予。予不文謝焉。既又念予主城南講席。數辱君過訪論心。驩然無閒。而予今者既去此。更不可無言以贈。乃

酌酒而祝之曰。君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也。世或奇散秩以浮沉。或競趨走以迎合。君雖當牒訴旁午咄嗟必中肯綮。雖當符檄催促。措注必中機宜。何其揚職而敬官也。我

國家計吏上媲成周。其薦揚拔擢。不拘資格。亦復兼漢制。如君之恪公勤民。即大府監司。亦莫不偉君局幹。固將奏最優遷。百祿百福。是荷是總者。予與吾化人士。且屢祝而未有止。茲六袠稱慶。乃其權輿耳。因書之以侑君一觴。

竹翁歐陽君六十壽序

古經所謂爲人後而傳重受重者。蓋爲世其土世其官之朝言之也。後世沿文牽義於重既無所居於後即無所繫。則亦徒存其爲人後之名而已矣。既徒存其爲人後之名。則更有藉爲人後之名以饜其所覬而割腴潤瘠。凉薄所後若塗人。悖經汨𢑱失而又失。廷燦嘗就儀禮所謂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之文而推衍之。知制有所降者。以當伸其制於所後者也。當伸其制於所後者。即更當伸其孝養於所後者又可知也。凡皆以重大宗也。然爲人後者率循俗而默體此意於禮經所不言者

誰乎、晉者見吾老友周訒庵撰述竹翁歐陽先生六袠壽言、知竹翁殆默體此意於禮經所不言者乎、訒菴犍戶郄軌、潛心古籍、口無餙言、而於竹翁又中表親串、其畧曰、會見竹翁日釣於水矣、初倘戲之、戲其荒時堅坐苦學、磻谿叟耳、既而廉知竹翁所後之母氏劉孺人、性嗜魚、而在沼者、輙不愜、始知竹翁之取鮮流水、意在承志也、凡其他求可以適母意者、蓋亦無不視此、以故劉孺人安之若巳出、其後秉養竹翁、猶以時節薦鮮、憑筵哀慕、若感昌歜羊棗之盡然傷懷者、吁即是、巳見竹翁之篤行應經義、卽應古祝嘏之義矣、竹翁嗣子侯早歲

從予受業文藻卽拔出流輩旋餼於米廩貢於成均令且官醴陵司訓籍學校弟子數百人譏評文章德藝蔚然祭酒主持其季嗣某最後出亦弱冠補弟子員昨者戊申之役翁從弟神洲又登賢書充秋賦人謂歐陽氏固著望郤陵而能以經籍儒術興起門閥如日方東者則又自翁始翁沓和無競養晦自頤不刻苦章句而詩書之澤自深不釣取譽名而任郵之誼倍篤凡在振孤周急無非祟本茂倫蓋孝友慈愛之誠根於性而著於事者摯矣庚戌夏四月翁壽登七十醴陵之搢紳耆宿佽彥鴻生將製錦效觴祝先函書京師徵言於予且日

佳穀之穫必遲貞松之晚彌翠若翁之抱樸葆純潛光篤祜培家慶而迓天庥誠

熙朝人中之瑞不可無頌言者廷燦敬復之日是固然矣而不足以盡之也夫竹翁之爲人後見於訥菴所述者則可延入矍相之射圃而爲仲氏所不擯可旁證淹中之十七篇而爲鄭注賈疏所必採是尤其卓卓大者因據經義賡續表之以見不獨用周官者有誤即後世之習用儀禮以爲常者亦莫通於制作之本始以承天道以制人情而翁惟其似之是以張之庶足爲翁之質行應經義即應古祝嘏之義者

謝蘊山同年再之任江南太守元唱並諸同志和

章敘

與君譚藝角詩於十丈軟紅中此昔夢也。未幾君出守鎮江予亦引疾歸湘介東華詩社遂盡付同盟中間諸公叉手壇坫騰踔臺省者既袞袞升沉如烟如海不可一狀及是予以羸孱冒四庫字走京補官而君自作郡鎮江調揚州改宜國亦緣事例得來京引見於是夢中人散為二十年者。而後乃今得暫聚於日下亦可念也。君既入覲

天子廉其詞臣方面再問從容命仍發往江南以知府用君

亦踴躍其誠鏗鏘其辭作感恩紀事詩四章一時諸同志屬而和者懷舊賦別鼓宮應商聯爲大卷以寵榮君行夫江南稻稅再熟綿貢八蠶固昔人所誇張以爲甚盛者然汗粒與絲皆民力也有地治者毋亦當撥其華而尋其根乎今

堯勤萬年於不倦屢念財賦半天下之區關儲稍大計乃仍還君江南知其三典繁郡肱折醫成必能噢咻有道釐剔有方者而君先作詩見志字字篤恭憤悱披腹瀝膺貢獻琅玕贈君詩者亦申章敎告懋勉藎規行者畏此簡書居者勗茲古義無非二雅卿士詩人出送之道

何其変乎一德。思以承迓
天庥。惠此南國於無斁。平君昔出守鎮江、予叙之、及是諸同志又屬予叙之、君行矣。金焦北固平山青山之題咏。予未得受而卒業。異時江南有王褒其人者、為君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以歌詠。齊抵忠愛。揚厲風教。盛德則又實政與名篇、都為一集、詎非極向者詩社之大觀。與乎文藻不贍而志切紀載、將隨諸同志執筆以俟、

張母艾孺人八十壽叙

由朗江沂而上。夾岸㕒嚴。屬者嶭。獨者蜀。矗巇者嵰。其上嘗有雲霞仙氣。中間由谷注谿。由谿注川。礉礐廉利、怒沫鼓潮。大爲瀾。小爲淪。直爲徑者。則一帶縮結於辰谿。辰谿爲辰水所自出。其地山峻水駛。一郡秀靈之所蟠滙。風氣醇於太初。如未剖判。曩予毎舟過之、輙以爲陾皋秘區。必有綿延世澤。禮則名門。爲外間聲華所不得銷鑠。後來澆俗。所不得攖染者。王子長夏、予方閉關却埽、辰谿文彥耆英、以洪科集會城者、僉敂門請曰、吾邑張、氏家本樸茂、人篤典型、有庠塾師儒莅誦之風、無

里巷輕訬任俠之習、世世守先疇、舊德檢柙威儀、講習藝事、其長者成業發名、其少者循墻負劍、一門先後嶸嶸、質重氣厚、皆自張太母艾孺人慈祥端慤、有以服習漸漬保合而培成之、孺人爲邑文學九疇翁之繼配、其來作室也、逮事君舅三十年、於堂上老人持齋信善、淨特室、誦佛經之誠壹、皆能曲得其意、嚮久之益虔不懈、佐太翁則節衣縮食、服勤作勞、至於家益腴潤、紡績聲尙與誦讀聲相應和、舉四丈夫子、兼撫教前室二子、用慈用威、恩禮一體、俱獲蜚聲庠序、或注名選籍、繞膝孫枝競秀、肄諳韜鈐、旣兩舉於鄉、例得晉官階、請封誥其

他孫曾羅立補縣學郡學弟子員者又接踵趾錯也今年十月孺人壽躋八十吾儕將躋堂拜祝敢乞言於先生用佐掀觴介眉壽予觀靑史所載凡婦道之以奇節著者造物皆使之身際其艱行臻其極將以立倫樹則挽薄激頹而遭遇必多不偶食報又或慳遲若孺人循人理之常處百事之順常者平也順者和也平和所以養福是故家慶駢頤咸萃於其躬者若符契焉抑又讀儀禮其經曰繼母如母其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同於因母也嘗紬繹經傳如母配父之義必其德足以正位乎內家人共頌嚴君又必其福足以培元錫

祉而騫不衣畢祥不冰剖門庭融融安吉子姓奕奕蕃
昌如孺人之壽耇且寧誠豈偶然哉誠豈偶然哉予忝
史氏因撰次其畧以復諸君爲孺人壽亦使後來採風
辰谿者得有所觀覽焉

黃君振南時文序

司馬子長之神奇變化。金正希獨得之。以爲制義秘鑰。故其文無首無尾。但覺一段雲烟變滅。靈氣往來。不可注視。或謂正希耽禪定。其文心出沒恣肆。人莫能測。所至。其有得於釋氏之空靈譎誕乎。吾則謂爲是言者。殆苦司馬子長之文之難學。而因託正希於虛無幽渺以自遁。豈得謂能讀正希之文者哉。不能讀正希之文。又豈得謂能讀司馬子長之文哉。夫世固有顓顓肆力於一書。晨夕茹吐。至於饋不食。寢不寐。並無暇及其他。而主一貫萬。則百家騰躍。盡入環中。自不啻取左右而逢

源。窮上下而皆有獲者。氣沉則力無不舉。志壹則神無不周也。歸震川亦得力於史記者。傳聞震川一日將上公車。門弟子環侍。各執古文詞請業。震川皆不慊。最後得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一篇。震川即坐騾車中讀之。至數十百過。門弟子皆倦而欲卧。而震川讀之自若。然則震川之讀史記。不至於自得之不休。即自得之愈不能休。從可推矣。後來欲學震川正希之文者。宜熟讀震川正希之文。更宜熟讀史記。以神明黙成於其故。又從可推矣。昔者吾友長沙黃君振南、工時文、於古大家名家。無不博觀約取。而尤有嗜金癖。乃日取正希文參和

子長史記危坐讀之每讀一篇至於數十百遍尚以爲未盡其妙則飲樂一巨椀氣愈益充神愈益王再讀之再往復讀之而子長之端倪消息隱隱寄寓於正希文有絕不相肖似而實無不相肖似者遂愈益漏現呈露於紙上而口可得而名狀手可得而指畫竊君之用心於金因以用心於子長君不能以精誠致魂魄不止者然君每拈題落筆沉思獨往則又主創不主因於正希文未嘗有所襲蹈一字一句而見其文之至者乃莫不以爲正希復出豈非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心知其意而並忘其詞耶此君之文之所以難能也君鄉舉後未幾

殞逝嗣君鳴至是輯錄君文請序夫予言豈能為君文重顧君之用心於斯文旣專且久而於參同契所謂千週萬遍陰符經所謂三反晝夜者君之志氣精神又實足與古人相副則豈惟文之必傳哉卽其篤學嗜古味衆人之所不能味亦其卓然不可磨者矣予與君同學目見君神勇堅定心所折服故書之以告後來讀君文者當知反求其本焉

叙

自有明至於今令甲之選過唐宋者在人知尊制義人知尊制義則必宗經宗經則必宗聖未有循階而不躋堂者未有由戶而不入室者昔賢苦一閒未達制義若論其極者其視經視聖則呼之與吸共一息耳然至較量杪忽細入無倫勢必昧於衆人之所不昧使誦其文者如含雪咀梅吸風飲瀣僅餘寒香清液之氣沁人心脾此亦難爲知子雲者衡陽范研雲明府以三晉名進士尹畿赤望縣之地又值符檄催促郵傳輻輳之時明府從容指麾一縣肅若無事人皆謂其豁達精敏才餘

於政矣、一日出制義若干首見示予、得受而卒業、見其縱心孤往、脫去町畦、有時滃然雲蒸、一縷而遍六合、有時澄然潭淨、萬景而攝秋毫、理足以鉤抉元始、才足以驅役百城、詞足以倒傾三峽、氣足以辟易萬夫、故每拈一題、破空責有、直自落落抒寫、畧不束縛於體製格律以自拘窘、可謂極文章之變態、讀者驚若神工鬼斧矣、明府又工詩賦、等身著作、鏗鍧炳燿、即隨所至、偶有題詠、亦必原本山川、破荒而出、固皆光景斬新、不主故常者、況文章變化、才人自有本性、亦安能擁鼻作蠅聲、受前人牢籠彈壓、惟明府掉臂游行、我用我法、是以抱其

所業騰踴衆駿間既干雲霄排閶闔聲施爛溢猶不忍遽同羔鴈之棄必自珍其先資拜獻之言此正皎然不欲欺其素志者或謂明府以周京羣雅之材布漢代循良之治實政著矣文藝特其緒餘耳然雲出於山而始雨其山若因雨之降而輕置雲之出是飲水忘源誦言忘味又豈足與窺明府之制義哉予於此道無能爲役因諈諉元晏幸得托名其末乃叙而質之

序

往歲辛未、清江楊清恪公再開府湘中、廣羅才雋士、職藝於城南、予因得與吾友蔣君玉淵相識、是時玉淵與衡山劉研莊、稱湘南二妙、研莊叩寂求音、空谷幽香澹而無際、玉淵則傲兀試席、深疾小言破道、不肯擁鼻作凍蠅聲、每揮毫落紙、膽大於身、筆大於椽、聞其文之鏗鏘者、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見其文之悍銳者、若堅城勁敵、岸然拒於前而不肯相折下、研莊以蘊藉勝、玉淵以才力雄獨奇、一時知言者、謂研莊充其所至、他日當肩隨文止宜壑、玉淵則逼眞陶菴卧子、有若性成、非

阿好也、然玉潤負抱、瑰奇磊落、嗜好故與俗殊、酸鹹自成。進士得縣宰、後謂修文章於林府。徒歷牛腰耳。誓乎章。於宰割。徒方鑿柄耳。於是棄一官如涕唾、日坐陟思樓中、擁插架書數萬卷、含經討古、怡然有以自得。充然有以自樂。予壬辰歲至衡州、與之上下其議論。因觀其出處、進退、本末。吾幾無以測其所至。或謂玉潤必著書以自見於後、彼其研精經傳、綜覈于史、旁及天官河渠山川地里、若纖悉者之析、縷絲條分。博辨無晷刻暇。夫豈徒然。或又謂玉潤出入里巷、約車騎、減僕從、被服同書生、而創增士子學舍、補葺窮簷、疾苦於人世休戚。若

衡石之低昂必調其平若一家一身之疾病痾癢必洞悉其本而窮治其末蓋目嘗指畫斷非無心於斯氏斯民行將再出而思大有建白者而玉澗則既長逝矣嘉慶元祀予再至衡州漠然無所向嗣于孝廉廷瓏櫂君文散佚無收拾乃蒐集時藝四十首將付梓以行世謂予必不可無言予久不見玉澗讀其文之踔厲風發漲霆抉電不可逼視則玉澗昔者之眞面目也然此豈足以盡吾玉澗之志哉予悼畏友之不作而又幸其有文有子乃序而歸之謂郎是已足以傳吾玉澗矣

武岡曾氏譜叙

昔昌黎韓氏、謂自孔子没、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曾子之學之傳、為獨得聖人之宗者、故三子書並於孔子、而孝經與曾子問又天地之性也、人之紀也、聖之心也、曾氏之蕃昌於天下萬世、與孔氏並永、與顏思孟三子俱崇也、誠哉、予會學於邵陽武岡文學曾君模、頻就予商搉、予愛其文筆雅潔、不類獨學無師友者、一日偕其宗人、以家譜乞叙、則譜自夏少康封子成烈於鄫、周靈王四年、莒滅鄫、鄫世子巫遂去鄫仕魯、為曾氏、是為曾氏一世、歷點四世宗聖參五世

元六世西七世以次遷傳至三十八世珪有洪立遷南豐是爲南豐之曾氏其派別也珪傳三十九世緯以次傳至四十五世世賢有徙袁州者有徙廣州者有徙泉州者亦派別也賢傳四十六世志貴以次傳至五十世泰論遷湖南新化泰論傳五十一世延福延福傳五十二世文昭乃遷武岡之石堰是爲武岡曾氏始遷祖蓋自鄫世子巫至遷武岡之文昭凡二千二百幾十年歷世凡五十二俱鑿鑿可譜予初閱亦疑之疑其太詳也謹按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注謂繫世即帝繫姓世本之屬而帝繫姓見大戴禮記世本十五

卷、則史遷據之以作史記者、曾氏得姓在春秋初。其世繫必達於小史可考。顧予於譜牒之學最疎、既不得據帝繫姓與世本爲曾氏斯譜檢校秦漢以前。而行箧携書最少。又不得據鄭夾漈之氏族畧爲曾氏斯譜考證唐宋而下。然予遂深信不疑、據譜直叙者、以曾氏大賢之後、世有博士、著籍於朝、奉祀於廟、知斯譜必所據者確。而斷非同他族之漁獵殘膏賸馥、傅會不足徵也。明矣。文學又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吾武岡石堰之曾、自奉文昭公爲一世、而自鄫世子以下至文昭公以上、遠有端緒者、固不得數典而忘之。亦不敢喧遠而奪近。吾

譜不畧於遠而最詳於近。庶與廬陵歐氏眉山蘇氏斷自可知始者。仍隱相契合。卓哉識也。惟文學有戒於他譜之浮誇、欲並族之官階與行誼、俱畧而不書、有鑒於他譜之枝蔓、即支族有自武岡又徙西蜀、聯科名者、亦分而未嘗合。夫分者尚可徐收以待其合、而畧官階與行誼、則予斷不以爲然。而文學亦遂轉圜如流深以予言爲然者。此皆未免謹嚴之過。要亦廪廪勗勗崇闇淡而抑浮華。務自慊於心。不欺其志。將由篤實著爲輝光。其族之迎庥衍慶。亦必有積於中而大勃與於外。不可掩抑者。此誠不愧大賢之裔之用心。而曾氏譜之所以

美備也。予故表而敘之。

叙建愛蓮池亭題額

是地迴遭不百弓。然宋大儒手澤存焉。歲歲翻紅播綠。噪畫艇而喚凫鷺。一任仙根自開自落。誠不得與牡丹之愛等。今邵陽明府敷城賈侯子年丈也。嬖官城步時。每到是閒。則必目此濂溪先生一瓣香也。盍復舊亭以寄仰止。閒者若爲不知而過之。既侯移治邵陽。簿領塡委。以次勾稽。其明年夏。迺踐盟息壤。即淩波作亭。亭成。舉酒面面蓊葧葳蕤。與迴風搖漾。俱收納欄干。憩其中而望。環其外者。遠莫能即。無犀斷壁。始知光風霽月中別有瓊島瑤洲。不必出人間而求海上矣。於時太守補

亭孟公祖、嘉侯治古。載詠新詩。復雕肇題額。而屬廷燦紀顛末。夫前賢精爽所依憑。既壽名於壤地。貫性於草木。誠不以一亭剏損顧。彌望淸池翠蓋。風義攸關。而待片瓦於守土。竟急不暇問。其所急問者又可知矣。侯古心質行。爲政知大體。故事事入手一新。能綴所急而急所緩。大類如此。乃不獲辭而敘之、

吳石田詩叙

吾里石田吳先生。勤一世以詩修汲古。至垂老無所遇。日苦吟空山。僅留詩幾卷而死。予未得睹石田全集。記曩者居憂多暇。時或造訪過從。見先生兀坐斗室。瑟縮纔比蘭蝸。而髯鬚戟張。興會飆舉。縱其古心高論。直隘六合而薄九霄。覗人世一切。窮通枯菀。泊如也。性獨嗜酒。酒酣仰長天。必有歌咏以攄寫其抑塞磊砢無聊不平之氣。以是奇思警句。流播人口。一時誦者傳者。莫不貫耳發聾。如雷破蟄。今去先生之死十餘年矣。小阮倉中。悼石田遺草飄零無收拾。乃集揀其精者百餘首。講

藝元晏於予。乎讀石田百首詩。抗響幽遂而結體者堅。譬則淵泉壑松。自成濤籟。其神似武功長江東野玉川諸子者乎。若夫躋扳少陵堂奧以自闢門張。橫則又往往邈乎過之。此亦無待于言。而後人自共見者。獨念先生胸次磊明。性情堅定。雖嘗顛顛顧顧覊栖委頓。亦罔不宇泰神飛。灑然味外。于詩特寄耳。抑又思詩者。元音淸氣。造物所秘惜不與人者。石田雖窮無所遇而死。而有詩卷留天地間。所謂窮于人不窮於天。窮於今不窮於後。石田其亦可以自慰吟魂矣。因書以質合中。並質讀石田詩者。

陳恪勤公行狀

公姓陳氏諱鵬年字北溟又字滄洲先世籍隸江西廬陵自九世祖友德始遷湘潭六傳明經金臺以文章氣節著學者稱石邨先生無子子其弟德啓之子國學式穀爲後即公父也母羅孕公夢入采雲吞月華將娩又夢大鳥挾青衣童子至已而異香滿室經日不散明經以青鳥兆祥也因公之生命名曰鵬九歲著蜻蜓賦即驚其老宿吳逆竊據湖南全家避亂山中公讀書五年不出康熙甲子領鄉薦越七年成進士丙子初知浙江西安縣事即爇瓣香自誓曰自今伊始鵬年服官行政

有不若於天理、不即於人心。者明神殛之。西安賦籍、自
閩藩兵變後、兼併者有田無糧。逃歸者又有糧無田、以
是鄉井幾成陷穽、疲民寧轉徙不還、公親履畝丈、勘豪
右無敢影射避就者、流亡始獲招安、烈婦徐、暴棺埋兇、
十年不雪、公案法收元凶。而禮褒烈婦。浙人演成鐵塔
戲、劇即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翮、奏公負幹濟才、宜調
河工、而公名先以潔己愛民、入劇府薦牘中、旋移知淮
安府山陽縣事、乃上書於撫軍宋犖、其略曰陳民所不
便與已所欲為者。願勿拘常格。犖韙其言、山陽本澤國、
賦額與水為贏縮。水徙則額減、前令率洒寄居戶或編

背幼丁、趨里甲代輸足額、公至按實籍徵上戶、部以賦不及額急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山陽民始不困於誅求。一日霖潦將溢河隄總河欲啓東岸閘、洩西岸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而隄身動搖、左右且離隄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沉之水、陡落五尺不爲灾尋擢海州知州

巡閱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連歲災祲、公奉

旨散賑、全活饑民數十萬、而寧陽縣官匿災不上聞。公請發鄰縣濟寧穀價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以寧陽視他州縣、免徵額賦、回

鑾召見公於濟寧州舟次、問所讀何書、所師何人、又

命公賦詩、詩奏、明日

賜御書一軸、未幾以公知江寧府事、是時天下初太平無

事督撫務養尊取威。與府縣為市。以故府縣吏亦重失

上官意如邱山。往往骫骳遷就。而公負性忠讜。期於直

己行道。所至必問民疾苦。一意治荒剔蠹。棘棘不媕阿。

及是赴江寧、則往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越日大閱民、

辭立命役持檄、繫僧某來、僧某者、能勢得於制府、役以

計誘之、而後至者也、至則立於庭、氣態傾驕蹇、公旋厲

聲叱之、僧曰、無罪即出民詞詰之、僧噤不能言、命箠之、

將立斃杖下。俄而制府果爲僧謝。公曰知府初行法。奈何即格於一僧。制府又謂罰鍰輸廟工。足抵罪矣。僧僅得脫死。蓋公下車之前一日。先有輿微行。其一人不善輿而善輿者徐白其去農就輿之故。知僧人以勢奪其妻。逐其佃。官又不直其冤。而公陰教之訟於新知府者也。龍江關吏橫索商船。前後使者卒陰藉其爪牙漁獵以媒利。公按名鉤出。重法繩之。無倚勢阻撓者。常州知府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十數人於死。公與會勘。竟抑同官而伸士氣。吳始獲生。易名曰復。字曰念滄。乙酉下

詔南巡制府阿三議盃耗羨爲供張公堅持不可且日事苛上聞得罪滋大制府怏怏寢其議然心則欲抉去公矣未幾

車駕駐江寧行宮規制頗草創欲抉去之者即藉是激怒侍從左右陰以陷公

聖祖心知公不爲動會致政大學士張英來朝奏稱公賢而織造使曹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頁入至血被額階有聲竟得解

詔限公以一日夜在鎮江口修築三步公隨一騎馳至江口而江口水深溜急下石則捲浪去石不能根有估人

予坐木筏上。見公屏營問。前請曰。太守何爲者也。告之故。估人子則請爲之。緪筏疊石。層緪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即甃石如平地。未半夜。三步成。如有神助。比曉

車駕臨江、益奇其才、即命公督挽舟者北上、路經千里、又數過震風淩雨、公從容行走、扈從如平時、入山東境、竟獲

溫旨遣還、然非制府意。公又負氣不謝罪。制府愈益怒。遂劾其官。扃於廟、何防甚峻、諸生俞養直會文武士大呼於市、請保淸廉太守、一騎員出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即擒治矣、養直即挺身就擒、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入縣

生童譁然曰、讀書應試何爲也、是時禁餽公者愈嚴、餽問公者愈急、四民狂奔大呌、闌街溢巷、至有毀垣而入、羅拜樓下者、雖八旗駐防兵、亦相率醵錢具牛酒、願一見公顏色、公曰若兵也、非民也、吾何德於若、則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好事者至繪爲圖、流傳道路、閒見者往往披圖泣下、至於失聲、一夕按察司召公就勘、則百姓夾左右道、人人火一束薪、燭公去、復燭公歸、夜光如晝、後會勘淮上、江寧民從之、山陽民從之、雖海州西安民亦遮來從之、咸籲天呼冤、願相隨對簿、對簿日、山陽縣預柵鎖以格諸民、然諸民義心勇氣、終不可禁奪。丙戌

三月獄成。先是公撤去江寧之南市樓、為鄉約講堂。制府卽以此劾公。官謂狹斜地不宜讀法。至是鍜鍊者卽坐以大不敬。宜棄市。然諸民不知也。其後聞有從寬免死之命。諸民乃同赴郡庭北向焚香、呼
聖神天子萬歲萬歲。叩頭謝恩。其後
上以公學問甚優、命來京脩書、江寧閉十二城門阻公行、凡九日乃得就道、公脩書於南薰殿、旣二年、邵穆布總督兩江、親見士民謳思不已、特疏上聞、戊子冬十月、乃出公補蘇州府知府、仍帶方輿書局自隨、公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八字於府治之門、時饑饉薦至、又疫癘流

行公救死扶傷興廢舉墜、一一與民更始未匝月宿案塡委三百件勾稽盡空、一夕隱隱聞鬼互哭比曉則二小人血跡宛然戶外、旋命吳縣令窮治其事偵知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因謀殺二幼子滅口、公一日突至其處發屍沙中、二子面色如生、陸某與所私俱斃於獄、嘗舟行至唯亭鎭、見水面浮漚不覺心動、移舟探其處、鉤出屍之縋石而下者、衆識爲旁村舟子、跡至其家、其妻語言不定、鞫于庭、男婦乃得伏法、博徒設閟室爲三窟局誘良家子、公闖然入破其室、擒其人、曲徑直達、如熟遊者博徒乃聞風駭散四十九年、

特旨署江寧布政司事、初公赴蘇州。往見制府噶禮。白事。不跪禮怒曰。知府生死在吾手。何敢爾。則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無罪。大道不可罔。人心不可欺也。徐步出。禮既銜公未發。中以河闈案未遂。至是又借承鞫吳縣令某虧空遲延。再落公職。是時公方會勘鎮江、卽嚴扃公於城隍廟、蘇州民奔赴從公者一如江寧罷官時、而公帶修方輿書適成既進呈禮恐

上見書憐之、則未可得志、又羅織無端蜚語、必欲擠公於死、

一日

上御暢春園諭九卿曰、噶禮撫拾陳鵬年虎邱詩、又巧搆釋文一篇、證鵬年得民無君、此何語也、自古小人陷善類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耶。五十二年、大赦天下、公被湔濯入京。

上召見於熱河行在、屏左右使奏對、薄暮入、漏下三鼓始出、旋命充武英殿修書總裁、又三年丁酉夏、

上幸熱河、次昌平、以公署霸昌道、有盜銀鑛者、說稱貴戚近屬、挾制官吏、官吏莫敢誰何、公收之、送部按治、而驛遞軍餉支給、主者俱有羨扣、公一不染、指舊例昌平歲進瓜葦送熱河、

上諭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安辦此勅勿進其年十一月迎

駕密雲從容垂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一一奏陳悉

中竅要

上頷其言屢為色動又問而子幾人列科名對曰臣子七人

無一登甲乙科者

上笑曰女不工請託耶今而子安在也奏曰在籍既而嗚咽

曰臣母年近八十矣

上曰以幼者侍母以長者來京如是行且對二十里已而復

召公偕書武英殿明年四月奏二子樹芝樹萱至

上召見於澹寧居隨命內大臣考試傳

旨陳鵬年二子詩字俱好可隨伊父內廷行走又三年辛丑四月

上諭陳鵬年熟諳河工事務可同張鵬翮前赴河工凡公歷縣二州一府二署藩司一署巡道一中間以閒秩領書局者三官階頗淹滯不驟達偶達又齟齬不獲久於其位甚至擠陷者欲速之死然公則官無大小遇無險夷凡事皆較然不欺其心皭然不滓其節而

聖祖知人之哲又過於神堯蓋至是愈益篤信公而將大用公矣六月

詔留河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垣直注張秋

入海。

上命總河逍世顯與山東河南巡撫共塞之，公會議河上，久而不決，於是公奏黃河老隄岸決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十之四，臣愚以爲宜於對岸廣武山下斵引河一道，導溜南趨，再於決口稍東逢灣取直，又斵引河一道，引溜東行三四里，仍折入正河，以殺其悍怒，乃可漸次堵塞。又河南工程，例不動帑，撫臣設法捐修，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圍僅寬二三丈，力單薄，不足砥溜，合龍不合龍，即今年冬回空糧艘必阻滯，明春桃花汛發，重運亦必難行，伏乞迅發帑金，別遣大臣

董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廼
道民生庶俱永賴先是
上已遣大臣授方略比奏至
聖祖大悅諭九卿曰陳鵬年所奏與朕若合符節爲嘉嘆者
久之十一月召總河趙世顯來京師即以公署總河事
馬營口塞十二月公返清江行總河事劾去山東兗寧
道河南管河道之不供職者薦監察御史陸師山盱通
判張杓補其缺當是時河工廢弛既久修防搶築徒文
具每當伏秋水漲即開所在閘壩以洩之而文華寺閘
周橋大壩高堰減水諸壩乃大爲淮陽田廬害公躅其

弊、凡草工石工及土木工、俱務堅厚、開壩非與常大漲不輕啟、委員得人、費少工倍而事以治、其明年春正月馬營口塞復開、二月公至武陟、請於沁黃交滙對岸名王家溝者、爲老黃河故道、處再開引河一道、分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營口隄工庶資鞏固、既而

上以南工險要、

命公速回清江防伏汛、而河南河工、專委撫臣、無何總漕施世綸卒、公又以河攝漕、漕艘運丁數千人俱乏食、相聚大譁、公以便宜發河帑六萬兩餉運丁、漕艘得銜尾遄進、然後入告、

上曰陳鵬年擔當識量、誠不愧古大臣矣、然馬營口久不塞。
公自以受
上知獨深居清江。毋忽忽不樂。如己溺己饑。至是復請往塞
之。乃齋沐十一日。至於滎澤。爲文禱河神、河水驟落八
尺、請從官莊峪廝引河一道、
上可其奏於是晝夜住宿河壖、蒙犯霜露、心籌口畫、而南工
飛遞又日數十、至事無鉅無細、無不親自裁決、一日百
慮、遂肌骨羸瘠、百病交作矣、當公之初至河南也。南壖
尾已潰、力疾與巡撫謀合之。南壖尾未合。而北壖尾復
潰、至十月、南壖尾合、公獨力疾合北壖尾、北壖尾幾合。

復潰、公憂惶勞瘁。輾轉不支。歎曰。力竭矣、病劇矣、可奈何、已而大集在工効力文武官弁及樁埽夫役。誓之曰。是役也。事成則諸君之力。不成則使者之罪。吾生吾死。卜於今日。發聲慷慨。泣下如雨。衆亦泣。莫能仰視。皆應聲曰。有不盡死力者。有如此河。公見衆萬奮心一力。遂覺病有起色。是夜五鼓吟詩自慰。俄而聞

聖祖崩、公方秉筆治官書、驚悸筆墮地、遂沉迷委頓、一晝夜始甦、乃伏地大哭曰。臣蒙

聖主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臣願以身殉也、擗踊三日、淚盡見血、既病且篤。居數日。復力疾強起合圯壩尾

十二月已合。俄而復潰。欷歔曰。吾數盡此矣。爲文禱河
神。慟自責。曰來此已五閱月矣。北壩尾合。而復開者四
矣。成功無日。有一死而已。祭畢病愈益篤。衆哀且憤。咸
誓捐軀效死。用力用命十一月二十一日。北壩尾竟合。
世宗憲皇帝新即位、嘉其勤勞、遣官至工所奬諭、後六日實
授河道總督、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自知
不起、具摺遣家人赴
闕謝恩、並以病狀聞、卽傳
旨問病甚悉、復出念珠荷包玉硯眼鏡鼻煙壺各一、傳旨
此俱

先帝御物、令其家人馳驛歸賜、如見
先帝也、又以御史馬爾赤喀知醫、使枉道河南治之、元年正
月初五日彌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方口授遺
表、家人齎捧
御物飛騎至、公謝恩啓摺見、
宸翰朱書着實用心調理六字、撫膺良久、又其母曹迎養
至淮、缺於見面、乃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長吁而卒。公
長軀虎項、鬚髯戟張、目光閃閃如電、而胷有定識定力。
不以富貴利祿毀譽欣戚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
道不伸於已為愧。其始受事清江也、舊例總河兼榷關

稅。主河工捐例。公獨上章力辭曰臣受河防重任分宜竭心一力。實不能兼理他務。請另委專司。以杜侵虧而裕帑課。而河南河工。例委巡撫。江南河工。例委總河。公則不分畛域。再自請行赴河南工所。至病於工所。死於工所而不悔。其清操亮節。勤事急民。即道路童孺負販亦靡不津津稱道。感激樂爲之死。當修書京師時。歲就除、遣人市米潞河、米人叩使自京師何官所來、曰自某官所來、嘆曰、某官廉太守廉太守、今尚市米爲食耶、歸其使、並還其值、未幾、輦米至門、蓋愛民者民亦愛之。雖久且不忘如此。公至性孝友、惇門內行無間言者、於書

無不窺凡天官何渠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原本於書學顏曾公尤善行草世多藏之以爲榮寶於詩學杜少陵得其揚抑頓挫沉鬱之故宦蹟所至喜崇獎德義以彰風教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贄後人祖徭其廢罷鎮江日遊覽金焦瓜步海門之勝出瘞鶴銘於江心且爲之考若忘其罷黜怡然自得者吾楚杜于皇名在天下旅殯金陵公下車弔其文章塋其冢葬其居官嚴正不可干以私人亦無敢以私來謁者而胸懷坦易容與放衙之暇休沐之餘又未嘗不振拔寒畯接引名流往往賓客過從談詩角藝無

廬旦其在官輯宋金元明全詩若干卷、月令輯要若干卷、物類輯古略若干卷、韵府拾遺若干卷、同何焯纂分類字錦若干卷、自著古今體詩五十四卷、道榮堂文集八卷、喝月詞一卷、歷仕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生康熙癸卯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六十一卒、公既歿、

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愍悼、

詔曰、陳鵬年潔已奉公、實心爲國、因黄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瘵、聞其家有老母、寔如懸磬、此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諭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賜封典、陳鵬年給優諡、以一品蔭其

子。予謚曰恪勤。予樹芝樹萱。自武陟扶櫬至清江。中州山左士民。莫不路祭巷哭。初發南北壩尾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一哭。聲震郊原。河流嗚咽。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西安立祠於爛柯山。江寧合祀於海忠介祠。武陟立祠於郭外嘉應觀右。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樹棻樹蓍樹萊樹蘩樹苹俱歷官閥。孫曾蔚起。乾隆五十四年。公曾孫在璧與廷燦相聚京師。出朱和所為公家傳讀之。頗詳寄有法。已而在璧以公行狀傷煩屬廷燦剪裁成體。廷燦向交公季子鴻臚寺正卿樹蓍聞公出入中外風節

閲。詳乃就原狀撮其大者具見公之事略首尾。俾藏於家傳于後焉。謹狀

劉經雪行狀

君既沒之踰月體齋陳檢討來自攸縣一日與慎齋羅鴻臚暨延燦三人小聚於葉方伯坐上檢討徐告曰經雪死矣三人者相與飲泣無聲黯然而別其明年攸縣學者請述其師之行於予予未識君面然二十年神相交也其忍辭君諱林青字經雪一字鼎暉居攸縣北江之南郵學者因稱南郵先生先世由永新浯塘來族於攸著望北門爲北門劉氏君又由北門奉母遷南郵者也高祖學春明神廟時考授經歷辭官歸里養親樂志曾祖儼升未仕祖光諫以孝義聞茶陵彭大司馬爲立

傳考應洵邑庠生文行並茂妣譚氏生妣李氏祖父兩世事蹟俱詳郡縣志又採入湖南省通志君稟受岸異材性絕人好讀古今傳子史目光十數行並下落筆有神自爲童子時戰文則魁其曹淮南阮裴園學使大校士湘中以國士目君署名第一品藻亦與湘潭羅鴻臚等兩人聲名旣一日齊出又志同氣合無閒其後鴻臚鵲起於朝取友遍天下然歷數十寒暑愈益慕重君之學行心相許與往復不忘君奉母居南郵後又或徙宅就城市取藥餌供甘脆求可以適母意母沒居中門外不御酒肉不脫麻衣絰帶使人始復見古經喪禮足跡

不輕出門聞彭大司馬學貫天人又家多藏書嘗一再至茶陵借牡籥縱觀四部卷軸講疑析道遂豁然撤去墻壁崖岸會合本源了無滯礙大司馬數謂君眞吾老友也乾隆庚寅秋寄書走四千里至京師與廷燦論學廷燦讀其書又攜就陳檢討館寓共讀檢討曰經雪古心自鞭吾畏友益友平生一人而已矣憾予不面其人耳廷燦答書數百言君亦莫逆於心初不以爲不然性厚倫理重然諾必盡其誠尤成就後進甚夥及門高弟選拔余世本言湘中學有宗旨行有本末可師法先生其一也於六經尤有心得隨日劄記每積寸許輒燒去

存者無幾嘗言古人戒好著書不特悔其少作教學者毋忘斯語君以攸縣學廩生貢成均生於康熙癸巳正月十三日以乾隆壬寅正月十三日下堂傷足越六日痰作啜卮酒含笑而逝娶蔡氏妾歐陽氏生子大建王氏生女適龍綬顏氏生女許配國學生劉世元第三子大建先君卒長孫起枝十九歲夭娶賀氏女明義矢節能奉君養次孫成枝承重服又次孫順枝初光諫生二子次卽應洵長曰應灝有子林榮林榮之子大魁無後君念自祖光諫下四世丁單乃命順枝爲大魁後蓋成枝爲繼禰之小宗順枝爲繼祖之小宗皆君志也廷燦

人行鄉飲酒禮鄉人隆推大賓莫不加敬愛初學使乘
輶軒出務苛供張以自潤君在閩不肯豪髮侵有司湖
北卷價合數千兩舊塡學使私橐君獨關府在公惟恐
浼及君家居推予人又人人得其所請歎出意外葛氏
世遠不可譜自登禹公生君高大父諱天錫曾大父諱
忠孝贈儒林郎大父諱鳳翔邑增廣生員工文翰宜達
而滯誥授奉直大夫父諱儁性喜推解行誠邑志誥授
中憲大夫母某氏封恭人世父其亦以君貴貤封如其
官妻馬氏邑庠生諱謙巽女封恭人先君卒孫文定公
嘉淦銘其墓子二朝陽丙辰舉人任忻州學正浙江常

山縣知縣元陽邑庠生先君叔女一適崔龍光貴州貴筑縣縣丞孫男三孫女七君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廿四日卒年七十一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岡朝陽使來請銘予與君同年進士廼按狀次之銘曰

儉於取進豐於篤倫厥用未竟而出處完明最邇鑱石以留其嗣人

孝廉黃華川墓誌銘

嗚呼士廢日力役於舉子業亟亟趨時赴變求合有司尺度至於摧折踣頓猶不肯已其幸者偶一合有司尺度得自鄉貢名禮部禮部籍試之即不幸不得猶得注籍吏部以縣官學博待銓選而又疾病疲癃之無常康強壽考之不可必至於中道短折展轉彌留猶諄諄舉愛子屬人若惟恐後來爲之者之或不工其術以爲必師某某者即如吾即不師某某者即不如吾噫其篤於文也已黃生敏功從予講習於濂江書院予懼末學離眞失僞教學者以澄澈心源解脫纏縛思人之所以爲

人思學之所以為學其有主於內也譬入海者貴得元
珠其漸融於外也若消冰之得夏日而文在其中矣然
不信者以予言為迂濶也其信之者則又以予言為求
工文字之捷徑也是二說者淺深固皆無當雖黃生亦
然然充其質勿懈可進於道而工於文者已而黃生狀
其父之行實請予銘幽其狀曰生父性寬平於父母無
不承順於兄弟篤好相切劘如師友早歲泛濫涉獵兼
工書畫然非其好也壹意學為八股文補博士弟子員
試必魁其曹既廩於庠名譽日起然在舉場數戰數退
乾隆庚辰乃以第二人舉於鄉兩赴禮部試又不第丙

戍己丑歲。疏通乙科選格。士之舉於鄉者。半得官去。生父以體氣羸弱。獨杜門養疾於家。不得預。其在家。毛髮鬚眉。經紀秩如。遠近學子請業者。俱有聞有立。既九年。竟不起。以乾隆壬辰年二月二十六日歿。畢君光祖者。生父同年友也。兩人志學甚相得。是時畢官醴陵縣教諭。又以内艱主講瀘江書院。生父命小子敏功曰。吾死汝當學於畢。汝其以父事之。今畢補官遠去。敏功不得追從。然聲琅琅在耳。敏功猶時時泣。志之不敢忘。其平生所業文字。多散佚無收拾者。敢請吾師一言圖不朽。嗟乎。士之不爲舉子業。與爲其業而不精。其術精。其術

而不投於時俱可以自咎君一一反是而其效止於此鮮有不悔而敗圖者而君又望其子爲之而且望其爲之之得師以庶幾盡善噫若君者其篤於文也已矣君諱大年字象椿號華川醴陵人祖茂省由福建省人籍醴陵父鳳山例贈文林郎母某氏例贈孺人子四人長斂開次斂功卽從予於澧江者次斂發早夭次斂建女子子三人君生康熙壬寅年九月十八日年五十有一以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君於箭竹山銘曰

孰控之起孰掎之止衆萬之生若驟若馳叶耻摶沙成質解散則已君於其間勤而無所叶洗有崇者封神還

太姒抑猶有子君其不死

敕封文林郎原任安徽宿松縣知縣黃君秋水墓誌銘

君姓黃氏名堂字雨椽號秋水世籍江西之瀘溪縣居翁源世有隱德父樸庵公年垂五十五始舉君最憐愛之不使出就外傅即口授四子五經書即成誦或聞外間講論即通曉大義時文以意爲之自有法度於時人咸以君方江夏黃童云學使拔君於童子隊中置第一刻其詩古時藝懸爲國門程式自是試必魁曹伍閱丙子舉於鄉辛巳恩科念親老不欲上公車父促之行乃成進士名在第七廣昌詩人何在田鶴年君執友也方自京師就館穀於天津時頃約君同棹南歸及君微裝

至天津而在田病矣君艤舟不發爲之視眠食延醫藥彌月不懈及病革視含殮必謹躬哭泣甚哀已乃經紀其旅櫬而歸還其家西江太史饒霽南學曙蔣心餘士銓咸以爲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君者眞能朋友一倫於天下者也樸庵公則迎而喜曰吾初遲子南歸以爲不應久留滯乃爾而不知子之能不負死友於河北舟車間也吾不孤所望矣君侍父養甚孝謹至耄耋篤老愈益曲盡父性方嚴君宛宛孺子狀未嘗一日不得其歡也有所欲推予君息息無間形聲亦未嘗一事不如其志也父年九十三而歿君哀毀不欲生服闋後始

調選得安徽之宿松令。邑故難治，又苞苴盛行。君洗手敬職。有石、吳二姓者，互爭兆域，以貲財角勝，至久不決。君秉赤心勘定，其訟立解。牧豬奴有縱豬踐田歐者，農民劉某持鎗捍之，誤傷及某足。某足創既平復，旋死於夙疾，而黠者嗾以死於鎗，控前令，將論抵矣。君廉其冤狀，並追取藥師醫方為確証，某得更生。邑西界黃梅，黃梅弋獲流匪，令嚴鞫之，知在原籍宿松犯竊案，即以獲鄰省逸盜報大吏。大吏下其事於縣，縣吏請補報盜。君曰：黃梅自盜，吾邑自竊，而獨不省事主原狀止於穴壁乎？計贓在一兩以上，將陷之大辟，吾實不能。大吏又韙

君不補報盜部議必不利於君君謝曰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求保全一縣令非狂惑喪心即神鬼奪魄耳某自束髮讀孔孟書宿留胷中既數十年誠不能一旦鉤吐而棄之地也卒以此罣吏議君有強立之志有廉靜之守有剸割之才然君不苟隨而上官不能直其不苟隨上官能用拯而君不能強其必用拯君之所以不得展其職也君博聞強記早貫穿經史旁及音律星命醫卜諸書而性沖恬於人世一切窮達得喪泊如也既罷官歸來意氣閑適嘗時諷誦不輟有終焉之志惟夙負文望遠近學子請業請益名公巨卿逢迎者惟恐或

失在粤東主信州惠州講席在江西一主撫州講席最後江西撫軍蒋伯延主省城友教書院先後成就人才甚衆士之聞所聞以有立者不問而知其爲君弟子也著詩古十餘卷門弟子請鐫以行世君嫌自炫不許藏於家君生於雍正庚戌七月初四日卒於乾隆乙夘五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六配鄭孺人先十二年歿側室程氏子二人長鉌乾隆巳亥恩科舉人鄭孺人出次鈞郡庠生程氏出女三人孫男四人潤曾浩曾衍曾鍇出沒曾鈞出予與君爲同年友契君嗜古工文而不獲盡其用又舊識鍇於京師鍇能世君之學者及是君將就窀

麥錯先期來請銘、予不獲辭讓、因據狀識之、銘曰、
學之與治古一近、判所養所用截分界、斷君抱方施其
志在合隻輪方轂、衆口交雜舉棄道旁、騏驥執驂良樂
不遇、嗜殊酸鹹、退修初服、傳經足娛、滋畹樹晦、德馨不
孤、其仕雖蹶、其道則貞、習坎出坎、有孚心亨、隧封特起、
口相告語、澤在桐鄉、學傳舊侶、

劉母談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談氏，長沙名族處士越千君女，年二十一，來嬪於東潭太學劉府君，逮事君舅君姑暨王舅，少善病，雖稱水量藥，凡棗栗飴蜜免薧滫瀡之味，必手調以進，能得君舅君姑歡心。東潭府君御家嚴急，遇拂意事，或色然怒，孺人則巽志婉承，順事消息，以故親串間自期功至緦服祖免，俱未嘗有違言。子一玉檢，東潭府君勤劬鏃礪，必令其以文學顯，孺人則傾筐鬻績，短檠佐讀，玉檢因益肆其力於學。常以節嗇隆其門閥，以裁劃周其匱急，以詩禮嬗其孫曾，以仁慈惠其臧獲，懿哉母範也。

先是趙千處士之嗣續東潭府君時人慕代籌家政處士倚其材將付以家而老焉東潭持不可瑞人則請於父曰選於談以後談正也至今歆祀延焉予讀射義見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擯於矍圃鄭注訓與爲奇言既有爲者而往育之是貪財也然俗之衰至有創爲應繼愛繼實人無一肯繼富室或有二繼而婿挾女子子分財雖異姓尤無不以爲愛繼應繼者悖經喪義惟利是視於大宗小宗之義復何有哉卅識獨正色以正談氏大義也儀禮齊衰杖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

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
也是則嫁女於昆弟之爲父後者重著於經矣然經止
言其常而孺人於談氏無昆弟之爲父後者乃更通其
變其識尤精膺經義能得聖經之所不言者矣孺人生
於康熙癸未歿於乾隆丁酉壽七十有五以庚子歲卜
葬荷葉塘之山陽子一玉檢國學生孫六錫贇丁酉科
舉人官邵陽縣儒學教諭錫爵錫韓縣學庠生曾孫十
五元孫一玉檢早歲與予友善每上下其議論莫逆於
心吾子丞賢又與丁酉副車忝年誼及是甲寅孺人既
瘞十五年矣玉檢來請予追銘幽宮予按孺人狀皆中

銘法乃銘之曰

若古有訓毋儀一善事尊嫜忘厥疾甫張紘急調資獄

甕盎分糧鄰烟出夜促鉦火攤卷帙汲古功深井收綆

薄俗鑽利如蠶蠹孝思惻悱不酬失大義扶倫見尹姞

青山崇岡屈蟠吉刻辭貞石無愆肇世德世光照太乙

戴東原事畧

君名震、字東原、姓戴氏、休寧之隆阜人、少家貧、無以親師友、亦不喜隨人治世俗學、聞孔子定六經示後人、求其一經讀之、茲茲然無覺悟。爭思既久、乃自討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其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於是破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覩古聖人制作本始。更念爾雅爲承學治古文者津筏。又殫心其書。展淹星鳥。然後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朝夕諷誦。旁推交勘。讀之。則盡得其古書古義古音聲古度數名物。直聳然躋

身於巖劃周末與諸經師儒宿相語言謦欬於一堂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羣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復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不爲岐旁駢枝所惑而壹稟古經以求歸至是符契眞源使見者聞者洒然回視易聽步算家測北極兼測黄道極也則據周髀經證之曰黄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璇機也璇機今尚書作璿璣伏生大傳及隨書所引並作璇機璇取旋運之義機取樞機之義惟正北極居中不動黄道極環繞其外四周旋運凡日夜半在正北極下位子出卯在正北極左加午在正北極上入

酉、在正北極右、此璇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環周之一、位正卯則春分、又漸進爲夏至夜半位正午、又漸進爲秋分夜半、位正酉、此璇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璇機所建、卽十有二月建之本。與日躔黃道發南斂北相應。因其璇運不已。故周髀以北極璇璣名之。日月五星之右旋也、儒者又疑右旋爲逆、君則正之曰黃道爲日星右旋之天、周、不惟日循之而南北發斂以成寒暑、列宿部星、亦循之而古今推移、右旋者日月五星列宿旋轉之實也。論南北。不論東西、左旋者、爲大氣所運遂成

東出西沒之象論東西。不論南北。雖名以左右、而非一順一逆、知南北與東西殊致。則無疑於日月星實右旋矣。又就晉書蟻行磨石之喻、推論日行黃道南北、其象顯然、周禮大司徒土圭之法、君論其義曰、日南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嵎夷度西也。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差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以南北言。聖人南面而治、古宮室皆南嚮、故南北爲深、表景之短長、卽南北之遠近、必測而後得、故曰測土深也、正日景則以東西言。

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西方尚在午前而爲景朝。西方日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以率率之。去一次則差一時。地與天恒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爲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中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也。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前古測之極詳。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隨地不同。必悉測之而後偏中可知。分至啟閉可定也。又嘗言周禮太馭右祭兩軹。祭軓。鄭注曰故書軹爲斬。杜子春云斬當爲軹。軹謂兩轊

也、則注改經之軓爲軹。既與輢內之軹。二名無別又釋
軹爲轛。轛與軓亦若二制無別者。禮記少儀、祭左右軌
范、鄭注曰、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
謂轛頭也、則注既不辨經文軌字即軓字之誤。又徒涵
軌於軹。軹既誤釋爲轛。軌亦因之誤釋爲轛者。若濟盈
不濡軌之軌、毛詩故訓傳、由輈以上爲軌、依毛傳意、則
宜讀犯、此又注之涵軌於軓。且聲從軌而義從軓者數
字如治絲而棼、不可究詰、今宜還軓於轂。軓轂末也。還
軹於輢內。軹車軨也。辨軌字之誤於少儀。軌車轍。不得
謬訓轛頭也。正轛爲軸末。於軹與軌無關。正軓爲式前。

更於軌不合。辨其名。詳其制。乃可正交錯繆說。有若考工記難讀者、則删取鄭注而自定為補注、更繫之圖。其正軹崇三尺之軹當為軵。車人徹廣六尺之六當為八、弓人膠三鋝之鋝當為鍰。皆經文傳誤。漢儒已莫能是正者、其訓軫通前後左右材皆為軫。以軫象地方也。訓輈人之任正即輈。為下當兎圍發意。衡任即軸為下軸圍發意。訓鍰鋝之數、以鍰之假借字作垸。鋝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其數大小不同。未可如鄭注之合為一數也。訓桃氏設其後之設宜與設其旋設其羽同義。不得獨訓為大。訓鍾之鉦間記雖無

明文、然鐘自銑至鉦、自鉦至舞、欲綱以二準諸句股法。銑間八鉦間亦八。是謂鐘長十六也。若舞乃其上覆其修六廣四蓋畢鐘羨之度。不得援合以湊鐘長之數。鄭謂鉦間六、合鼓間六、與舞廣四爲十六者、殆未審也、辨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是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則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各具左夾右夾左个右个是也。凡夾室之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使寘饋於个。杜注、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亦或隨左右夾而稱之爲北堂東堂南堂西堂、故曰八堂、

要皆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鄉一面。明堂則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此又治經者循習鄭注、千餘年來未有如此明辨以析者、六書之說、雜然歧出、而轉注考老、人尤不解。假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別舉側山為阜、反人為匕、以象形之變轉者當之。而徐鉉鄭樵又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丂、於丂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則以諧聲之聲義兩近者當之。至蕭楚張有諸人、繆以轉聲為轉注、雖顧炎武亦不深省、竟援說文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之轉

注也。君則謂說文老從人毛。毛言鬚髮變白也。考從老省丂聲。二字本一屬會意。一屬諧聲。而說文又引以證轉注者。則會意諧聲其體。而轉注乃其用也。轉注之云。猶曰互訓云爾。說文於考字訓老。於老字訓考。轉相爲注。是以敘中論轉注。又舉此二字以實之也。大致造字之始。無所憑依。惟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

是之於用有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皆爲始卭吾
台予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有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
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
文字者又其兩大端也君論六書孳乳次第皆自然而
精覈如此宋元以來論反切之學俱稱釋神珙傳西域
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君則謂反切之法起於孫叔然叔
然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者也崇文總目叙曰
孫炎始作字音深寧叟曰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
韻此唐宋人論反切字咸溯源叔然也若珙之反紐圖
惟五音聲論刿字四十而不曰字母今所傳三十六字

毋乃定于釋守溫、又在珙後者也、嘗詳珙之自敘曰昔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是珙圖遠在沈休文後、敘內又及元和韵譜、是珙更後乎元和、何釋氏之徒、旣移反切之法於珙、又移珙於四三百載之前、冒入北魏、欲追而上之休文、以欺惑後世、而儒者數典自忘、亦且筆之於書、併口一談也、君又謂水經注四十卷、崇文總目云亡者五卷、後人因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訛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凡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復舉。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

以採摭故實則水名不得不更端再見又經文敘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必沿泝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又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則無稱故城者以是數者推之經與注溷殽甚夥而尋求端末乃可各歸條貫盖君之訂正譌舛俾水經一書亦實從來所未發者君修幹軒偉强識錚辨要其著書取理道顯白未嘗過騁議論以排擊前人嘗謂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于天官地志句股音韻之學靡不悉心鑽研貫宗句極嘗自言治經者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誦

堯典數行。即掩卷。不能卒業。不知古今地里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古音。徒彊以協韻。則誦二南自關雎而往。俱齟齬失讀。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誦古經士冠禮。即迷於向方。莫辨其用。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諷詠之指趣失矣。又戒鑿空立論。謂趙宋而降。去聖久遠。學者多習所見聞。喜談虛無性命。未免蔽以異趣。乃原本經旨。推究天人之道。陰陽善惡之理。作原善三篇。自明所嚮。乾隆壬午舉於鄉。癸巳

詔開四庫全書館必得如劉向楊雄其人者司讐校君用
諸城劉文正公薦入館克校理又明年乙未與會試中
式者同赴
廷對擢升翰林又明年丁酉以勤於職業病不復起卒年
五十有六時五月二十六日也其在館校定水經注五
經算術孫子算經等書官爲板行所自著書毛詩補傳
若干卷攷工記圖二卷爾雅文字攷若干卷孟子字義
疏證若干卷續天文畧三卷六書論三卷聲韻攷一卷
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屈原賦若干卷原善三
卷原象一卷文集十卷初君與其同郡鄉先生江慎修

永相講貫友善慎修碩學者儒著述甚富然勤一世於
山巖屋壁間竟無所遇以老死君君者遭際稽古右文
之盛得出所學於承明著作之廷不待後世復有子雲
既聲譽隆隆滿天下而又不永其年齡以大抒其所蓄
天之生斯人而奮興於斯學也遂如是止乎君既死遺
文零落無所收拾其後曲阜孔君繼涵取其書校付剞
劂稍稍流布海內海內既注仰孔君之表章嗜學而又
幸君之死而不死以爲潛心大業其顯晦升沈之際乃
有如是之感召默成也君感愴慎修死爲作事畧狀廷
燦未識君面而喜讀君書後君之死十有二年來京師

從士大夫之後。日聞君之學。與君之人。恐久就墜逸。因敘次其事畧、以待史館採擇焉、謹狀

附紀大宗伯曉嵐先生札

昀啟存吾太史閣下承示戴東原事畧、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畧須商搉、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弇陋、頗相證質、無不犂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韵考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于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

見者。則在不使西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韵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在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昀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己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

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愼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昀于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于左右。新刋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採。惟高明詳裁之。

案隋書經籍志載華嚴經每卷後。附以三字母。母下縱列十三字。其第一卷第一行。則阿侇鞞翁烏爊哀翳因安音諳謳阿十四字也。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者。則凡舉一字。長言而詠嘆之。其音必歸於此十

四字中也、當漢明帝時、已與佛經同入中國、其爲反切濫觴。在孫叔然之前。固顯白無疑者。曉嵐先生据史以辨証等韻之孰先孰後。即有斷斷好同異者。諒亦百喙莫破堅城。廷燦初輯東原事畧時、祇就東原聲韵攷一書、覓採櫽括、方喜其說之搜獲不磨、及先生折簡見示、乃知讀書必公聽並觀、凡學識論斷。總宜平宜確。匪在取新取奇。然以東原之折衷羣言、左右採獲、亦未嘗好鬭鋒辨、翻駁前人、以自炫、而獨於此書固執成見不移者、則先生之言曰。不欲使西域之學勝中國。不欲使後人之學勝古人耳。此亦何嘗

非篤信稽古用心於補苴攘斥者之一端。然意獨稍有偏涉。即平生著述不能不留此一段餘憾。此先生所以回環懇欵切切欲成東原之美而至於今東原已死。猶必伸理前說以告天下後世見公論自在當時不可罔者也。廷燦即欲取東原事畧刊去此條、而另採其與江愼修所論古音者補入歷城周太史永年見之、曰何如兩存其說、一以見東原之博學淹通。未必不有武斷。一以見先生之好古精核。至不肯背負死生。尙論尙友者、不可省括而知所從違乎、因仍存事畧舊本、並附先生札於右、而詳記其顛末如此、

然華嚴字母與釋神珙字母。又無論孰先孰後。而總皆可疑。則廷燦又嘗以書質之先生者。

同年公祭陳勾山兆崙太老師文

天目之山演漾苕水滙於臨安迴紋叠綺其兆爲文波譎瀾詭蔚爲國華鍾太夫于太夫子生高標揭已擔荷斯文毅求其是緜四部書約六經旨纂續前聞追尋正始春容大篇寂寥短紙濤翻雲涌淵澄岳止七字五言鼓宮協徵玉振金撞終始條理奮筆大科鳳觀虎視左右驚披儷藉走湜高騫金門泉山剏爲國樹人護衆鋤秕維楚有材輪軒包匭維補亭師弼穆表裏針芥投合不差黍絫歐之有蘇韓之有李一瓣香承尤稱得士侍

皇子學嚴恭尺咫道演孔孟治譜姚姒出於暘谷入於
濛汜早夜葵心
天顔有喜洊秩卿貳鳴珂故里皓首歸
朝恩加無已庶幾齡遐永膺蕃祉翔具等者淵源勤企
前脩後顧靈光獨歸講是去非如漂舟蟻每病斯文淪
襲骫骳末學膚陋測河以指二者交譏聲蛙色紫太夫
子存立平于市重自取高輕自就底揚虫毛羽抑創痏
痏大雅扶輪庶其有豸胡不憖遺華岱傾圮小子後生
何所繞紀荔丹芹香薇薦簋籩破戚為愉有文不死

同鄉公祭桂林相國陳公文

於戲斯文在玆游若汪洋交暢發揮一理闡揚理學之幟南宋初張吾楚濂溪最先濫觴關洛代興賡續發明紫陽朱氏益大以光程門高弟曰游曰楊朱門勁者推勉齋黃元之吳許恪守傳燈太和河津前明頡頏代有作者承一瓣香顧諸君子動遭謗傷或奇而鑿或起而僵其德不耀其施不長較其名業孰與陸王王尤遒陸截定家邦論者齗齗遂生異同予考二家源一流雙何朱不競束手廟廊將非其人或不精詳抑非其時有虧有成爰及

本朝安溪堂堂儀封之張睢陽之湯體與用俱光被穹壤
理學之盛至是乃彰於惟我公應運篤生八桂連蜷五
嶺交相幽芬間氣鬱為奇英被服造次若水有防飫程
朱學曰黍稻粱金門高騫晝省迴翔一麾典郡澄清維
揚疊領方面屏藩勛勷遂開幕府大建旂幢歷滇吳楚
更粵與秦天下自任旱雨川航梳痒爬垢蹇蹇匪躬陽
開陰闔品物咸亨後由吾楚
命作股肱總典夏官提挈天綱視漢魏丙姚唐杜房純懿
遠過揆席恪恭仕五十年何不飽嘗壘守所學寵辱不
驚既倦台鼎陳請徬徨進退無忝

嘉語皇皇。稠恩未有。榮及歸裝。何遽騎箕。返神太空。生榮死哀。存順歿寧。其備九列。儀式秉承。疇昔謂予。楚實故鄉。投契之分。不翅非常。公之勳業。勤施四方。公手訂書。嘉惠無疆。羅縷星漏。撮其始終。遵聞行知。後先相望。斯道擔負。人倫君宗。五嶽之鎮。五星之芒。甚惟我公。程朱不亡。陳詞薦酒。髣髴來享。

爲河南撫軍祭相國總督兩江高公文

嗚呼、華岱傾頹。秦淮嗚咽。鼓角橫江以悲壯。旌幢照海而蒼黃。河嶽分靈。久寄兩天之半壁。股肱一德。頓失萬里之長城。番番格人。風憶三蘇三沐。泱泱大國。淸餘一鶴一琴。辨趨殿上之金張。

九重恩疊。冰訣城南之韋杜。五等悲纏。恭惟相國高公、名叶瑤樞。光分斗柄。淹華族望。在豐沛勳戚之間。喬木世家。居魏內謨謀之上。金貂蘭錡。七葉高軒。鐵市銅街。三條貴里。惟公秉金精之氣。釋禍華年。現宰官之身。始基花縣。絃歌雅化。與鄒魯之諸生。循卓推遷。領龔黃之名

郡。既而風飄繡豸。觀察河壖。霜寒稽帷。拊循獄市。決排
疏瀹。咸利灊平機宜。出入平反。必簡稽平視聽。禹甸壯
山河之色。古董屏藩。秣陵著保障之勤。功高岳牧。爰膺
特簡。開幕府於皖江。遂筦重權。總河防於制閫。率屬擅清
剛之譽。陰闔陽開。乘時得宣浚之宜。濟航旱雨。公以體
國。文武忠孝儲其全。政在養民。水火木金惟其用。是以
江河茅土。俱錫勳庸。東南諸侯。半歸節制。懋書翠軸。護
鎖鑰於雄疆。大纛高牙。控幅員以萬里。況復金甌覆其
名姓。就拜平章。沙路塡自甓堦。進參機密。陶鎔元氣。入
則周召之在鎬京。愼固封圻。出則范韓之經西夏。治內

治外分其績國之典型江左江右轄其全民有父母誠德孕灝博宣神明之所扶持功滙汪洋亦僚吏之所禱祀者已廼籌治河之三策灑沉澹災恥納溝於一夫鞠躬盡瘁下淇園之竹方思底績於宣房辭晝錦之堂胡遽上驂乎箕尾

天子為之震悼典禮哀榮朝野於焉悲愴街衢塡溢某等夙資典則半列門墻當東閣之招賢吐哺握髮憶山公之啟事鑑空衡平杞梓楩楠巽儲棟樑於廣廈宮商角徵期合笙磬以同音知已重於感恩每念疇昔聞風執若親炙有愧忘情從此日下舊聞老臣如在江南輿誦

遺愛難。忘識貴識親。猶記温室之樹。勿剪勿伐。永留召伯之棠。豈惟褒公鄂公。英姿慘憺。遥知荒服要服、告語歔欷。酎觴奠以陳詞。庶靈斿之來格。尚享、

祭大司寇羅南川先生文

偉公德之淵涵。稟湖嶽之冲氣。息元運以脈渾。納萬千而交會。毓金玉於鑛璞。貫柯葉於根蔕。神明通而無方。大道成而不器。是故意氣冰消。塵埃蟬蛻。春森則融。月霽何凝。倘在險而不驚。亦履盛而如未嘗。論人則無所不爲。惟天純不容僞。乎旣盈而心亨。中无妄而道泰。羔鴈載贄以貽衷。圭璋特達而何价。跡公仕宦五十年。自翰林以㳺鼎貴。和順於至正大中。豪不參三而雜二。是惟近於性者。成於學。根於心者。達於事。所謂國之典型。人之蓍蔡。世有綱維。民有依賴。曲節畸行。不屑尸昧。

眛我思髣髴望東洋而仰泰岱嗚呼公之既薨也曾不使宅可宅田可田尤足厲貪墨而儆於有位憶昔癸酉之實與蒙也隨貢於計吏公使粵以還

朝頻拂拭而館餼曁再北以承顏獲讀書於中秘辱許與以文章每秀舉而瑕蓋澤我道德仁義之中期我功名富貴之外嗚呼太夫人與予共高曾公實我之自出親懿逝而誰歸矧又宿承乎提誨詠詞以哭其私亦天下所共感惻

祭陸大中丞文

伊古名臣。觀其出處。植綱維。出膏苗。乘至正。大中卓。立子午。數有始終。道無仰俯。於惟我公。作稽德元。性根太乙。學討眞源。書賢選貢。鵰翮初鶱。回翔閣部。星粲芒寒。典郡東魯。涖歷屏藩。物望方歸。用方殷。寮寀眷注。莫公與倫。公遽陳情。解印於肘。封還請養。曰臣有母。鄧尉梅林。洞庭橘藪。奉大夫人。怡愉上壽。十載子舍。辭榮篤守。非薄官祿。有孚用缶。事值其難。美成於久。惟孝資忠。天鑒在後。呼門詔起。復藩於東。海岱及淮。冰不春融。按行舊部。灑然清風。

肆覲

東巡彌昭靖恭。

皇帝曰俞予嘉乃心。遂付封圻。來奠湘南。旗纛舒舒。幕府潭潭。蠲除一概。本廉爲箴。誓灑河潤。遍布商霖。孰饑孰嘆。孰薇孰淹。孰桀以敖。孰眛以痡。載哺載理。載鬬載芟。琴鼓鶴放。綠暗紅酣。乃大合士。稽經角藝。第其材良。擢其通慧。扶樹風導。試月會歲。因上封章。破除常例。廣額準才。得增學稅。文治方張。士氣益銳。建言終養。尤儆有位。孝先之心。陽城之志。秉經植紀。無溺祿利。天下人子。著誠去僞。凡公擧畫。遠猷崇議。赤墳白壤。咸待埏埴。入

夏蘊隆野慳甘澍爲民請命瓣香徒步望霓如焚日損懌豫胡遽騎箕曾不小駐記歲春暮雅集文儒村開又一徑折亭孤紙窗豁啓桃萼杏趺山有集鳥沼有跳魚公中讜論玉佩瓊琚既舉芳尊公顧謂予此地開府遞宏遠模武進恭毅清忠獨無折心延訪良久欷歔予言恭毅乃公枌榆公心似水公政與符後秉筆者美必合書曾何多讓若不克如詎謂成讖日月其除歡讌清景一失難摹嗚呼我公忠亮正直不覓其施士民失職楚山吳水瞻望曷極陳詞薦馨庶幾來格

祭井塘泉神文

惟神涵元。儲精滀澼。滲漉當其。瀸湧穿嶽。演瀆。惟此一方。迴遭墝埆。而神脈胎。津潤綫霤。斷續黑蜧。卧潛有虁。其角。蘊利閟靈。慳我嘉穀。居人斯恐。競嗷眷埆。濬坎培封。探源一六。爰告有神。鞭笞蜷蜴。通氣騰波。化塉爲沃。毋或沈出。毋或泲伏。萬穴滙流。百泉潄竇。靈長雲濡。黍稷彧彧。地不愛寶。民實受福。敬薦蘋藻。用冀渥渥。惟神有仁。尚鑒茲役。

告掃竹廟神文

水清木華。儒宮一畝。社護神呵。滌蕩羣醜。何物么麼。巧豕于丑。踰垣跳梁。貪貒狗苟。拱而人立。深目舒肘。狂忽獸奔。高尻下首。拳毛縮項。聚足齧口。伺雞于樓。夜攫以手。不辨雙牌。寧留五母。肆其突張。翻巢捕鷇。嘐嘐貫耳。與常寢偶。奪此與彼。誰執其咎。神實有靈。胡弛綱紐。願譴族行。投畀淵藪。絡以徽纆。函以械杻。庶宅吾宅。家康物阜。歲報隻雞。還侑尊酒。

晉四十一年爲景運欣吉語之初聞
圖麟閣以受仔時當日午
御鳳樓而頒
詔。褊自
天申。衡函雲開。共祝南山之
壽。湖心波淨永懷
北闕之恩。臣等無任踴躍歡抃之至。謹合
詞恭摺
賀伏祈
聖鑒謹

奏

虛舟賦

理必化乎町畦。道無滯於邪廓。一元之運本希夷。兩大之間猶橐籥。水覆坳堂之上。毋置杯以自膠。鯤轉南溟而遥。寧守轍以自涸。是以卮言妙乎漆園。舟喻啟乎秘鑰。宛懸琴而不鼓。與夜深藏。似隱几之忘形。混沌未鑿。涵靈勿耀。既珠沉乎深淵。入世無心。復舟藏於大壑。象鐍於文豹。豐狐義通於白舫。青雀然而為舟。在乎利用。觀妙在乎能虛。盡實者迹所泥。而虛者體之儲。虛生白以光明。非闘燭照。風過簫而嘹亮。詎藉吹噓。採赤水之元珠。罔象非同智索。御天風之列子。絕迹豈云拘墟。推

之土旺四時而如寄。鏡涵萬象而不居。五十莢爲全著。以不用爲用。三十輻共一轂。而無車有車可知。凝滯而不變。何如渾化以自如。是以舟觸於河。難忘詬誶。而舟虛於內。若任推移。乍疑釣罷歸來。漾蘆花而不繫。還訝人稀。利涉橫渡口而委蛇。豈槎浮八月之濤。隨潮汐於海。若抑躋留大禹之載。拖烟霧於湘湄。搖桂棹兮空明。若沿若泝。信春風兮澹蕩。何成何虧。遂令觀者忘乎迹。相忮者默與衷。猶日出烟消。誰則欸乎欸乃。帆收浪鼓。並非阻乎石尤。嘗洞庭之始波。聊同一葉。渀滄洲於毋且不亂羣鷗。廣會不容。適來夜半之頁。巾還宛在。依稀

水大所浮。雖徧心而亦化。即欲語而何求。向使同牛渚之夜。聽袁宏以微吟。泛洛陽之波。覩仙李於乍遇。將此疆彼界。務剖析之甚明。徵色發聲。合強弱而俱怒。乃知有象斯有對。必刻舟以痕求。忘象自忘言。如解筏而迷渡。將欲使之意消。要在化乎膠固。我

皇上回旋太虛。偕運元化。道已契乎先天。器不資乎形下。淵澄上善。轉巨艦於一毛。楫作奇材。利大川於有夏。共仰

宸居之廣運。符眞宰於月窟天根。猶摘南華之妙諦。葆冲襟於細旃廣廈。

雙梧賦

展陝皐而得曠。俯淸遠之湘流。貯遺經於古屋。聚學侶以旁搜。豁軒㰅而洞達。凭欄檻而夷猶。偉雙梧之挺奇。落瘦影其寒儔。參霄漢以孤舉。雜講誦而颼飀。伴從容於[illegible]。如茹吐於淸幽。遲衆木之既榮。理新緒以徐抽。舒茂蔭於長夏。滌煩熱而遮稠。俄下墮其一片。根反貫於先秋。刋柯葉之繁縟。旋神瘁而貌攣。兀枯株於雀立。半死根於蟻含。排風雷以不戰。亦何去而何留。彼大木之拔山。齊回首於萬牛。誓永承乎柱礎。肅有待於雕鎪。倘琴材之忽薦。莫盤桓於息游。徒抑按以供翫。如莛撞

與蕢桴諒無調乎瓠椒寧響秘而聲收均百尺於五絃不鍵戶而裹餱予株守於丹罍感歲紀之警遒索微言於同志尋逸軌於前修仰雙谿之對峙映高霞其相摎錫短亭以嘉名時小憇而炯眸。